

新式標點

聊齋全集

己亥六月杜就田署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9843B



！ 注 意

本 書

內 容 標 點 校 對 紙 張 印 刷 裝 釘 售 價 寄 遞

較 衆

完 備 準 確 謹 慎 精 美 清 晰 整 齊 便 宜 迅 速

聊齋文集王序



宋歐陽子序梅聖俞詩云「詩人少達而多窮。」又曰「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之在當時，一工於詩者耳！而生才之天，必沿其虐才之成例，而使之窮不得志，成其留遺數卷之詩，則凡不僅僅以一藝名，而於文字無不工者，又曷怪天之窮之也？蒲子留仙，少有俊才，長負時譽，取青紫如拾芥，入木署登承明，以文章潤色，鴻業固人人意中事，而乃青青一衿，循資躋成，均絳帳談經，綠圖授史，老爲獼猴王，天之窮之也，不尤甚於聖俞乎？雖然，予之角者去其齒，齧於彼者豐於此，仰屋著書，等身誇富，讀其文，或探原左國，或胎息柳韓，奄有衆長，不名一格，視明代之摹擬秦漢，以爲高古，矜尙神韻，掉弄靈機者，不啻小巫見大巫矣！卽駢四儷六，游戲諧噓之作，亦能出入齊梁，追躡庾鮑，不爲唐以下儂佻纖仄之體，吾與蒲子歎觀止矣！僕自京華筮仕梓桑，老友踪跡闊疏，俗塵數斗，撲去無從，欲如向之把酒論文，盍簪聚首之樂，杳然不可得。幸蒲子之不棄，郵寄所作，謬以僕爲識途老馬，爲芻蕘之下問，謹援歐子之論，梅子者，用以慰蒲子，或者虐才之天，憫斯文之喪，有悔禍之心，則蒲子之窮於今日，未必窮於後日也！請以吾言卜之。

康熙三十三年三月四日，新城王士禎序於刑部之明慎齋。

柳泉蒲先生墓表

先生諱松齡，字留仙，一字劍臣，柳泉，其別號也。先生初應童子試，卽以縣府道三第一，補博士弟子員，文名藉藉諸生間。然入棘闈，輒見斥，慨然曰：「其命也夫！」用是決然捨去，而益肆力於古文辭，奮發砥礪，與日俱新，而其生平之佗僚失志，濶落鬱塞，俯仰時事，悲憤感慨，又有以激發其志氣。故其文章穎發蒼豎，恢詭魁壘，用能絕去町畦，自成一家人。而蘊結未盡，則又搜抉奇怪，著爲志異一書。雖事涉荒幻，而斷引謹嚴，要歸於警發薄俗，扶持道教。則猶是其所以爲古文者而已，非漫作也。先生性樸厚，篤交遊，重名義，而孤介峭直，尤不能與時相俯仰。少年與同邑李希梅及余，從伯父歷友親，旋結爲郢中詩社，以風雅道義相劇切，終一節無少間。鄉先生給諫孫公，爲時名臣，而風烈所激，其廝役佃屬，或陰爲恣睢，鄉里莫敢言。先生猶毅然上書千餘言，以諷公得書，驚歎立飭，其下皆斂戢。新城王司寇，素奇先生才，屢寓書將致先生於門下，卒以病謝辭不往。嗚呼！學者目不見先生，而但讀其文章，耳其聞望，意其人必雄談博辯，風義激昂，有不可一世之概。及進而接乎其人，則循循然長者，聽其言，則訥訥如不出諸口，而窺其中，則蘊藉深遠，要皆可以取諸懷而被諸世。然而阨窮困頓，終老明經，獨其文章意氣，猶可以耀當時，而垂後世。先生之不幸也，而豈足以盡先生哉？先生祖諱生泐，父諱槃，娶劉氏，增廣生劉公季調女。子四人，孫八人，曾孫四人，五世孫一人。所著文集四卷，詩集六卷，聊齋志異八卷。以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享年八十有六。以本年葬村東之原。又十年，爲雍正改元之三年，其孤將爲碑以揭其行，而以文屬余，以余於先生爲同邑後進，且知先生之深也。乃不辭而爲之文，以表於墓。同邑後學張元撰。

聊齋文集目錄

卷上

原天

灌仲孺論

志異自序

稷下別序

公門修行錄贅言

題時明府餘山舊意書屋

陳淑卿小像題辭

我日園倡和詩跋

擬表一

擬表二

擬表三

擬表四

擬表五

羣卉揭乳香劄子

聊齋文集目錄

卷中

上布政司救荒策

上孫給諫書

答陳翰林書

與韓樾老定州書

與阮亭先生書一

與阮亭先生書二

與諸弟姪

贈韓義仙序代

王儒人八十壽序代

曹大妄先生小傳

姜處士傳

重修玉谿庵碑記

紀災前篇

紀災後篇

龍泉橋記

放生池記

修柳泉龍王廟記

王村修路記

逸老園記代

遊靈巖記

明湖泛月記即贈別孫給諫假滿還臺

卷下

募修鴛鴦谷橋引

募建石溝河橋引

徵畢信涉逸老園詩啓

爲沈燕及邀客小啓

秦松賦

煎餅賦

綽然堂會食賦

祭蜚蟲文

責自髡文

戒應酬文

唐豹巖命作誌

元配劉孺人行實

祭王西樵先生文

祭唐豹巖太史文

祭高念東少宰文

祭王阮亭司寇文

祭張聖瑞文

聊齋文集卷上

淄川蒲松齡

原天

天者，衆人所戴之天，亦衆人所具之天。遊天之內，忘天之表，上矣。執天之樞，合天之符，次也。觀天之經，得天之紀，以調和吾天者，又其次者。俯仰五天之下，息乎天之中，卽天覓天，竟忘鑿其天者，吾不知所謂天矣！今人舉目見天，舉目而識象數否？瞑目觀天，瞑目而覘星日否？是集也，固所以觀天文也。然就天言天，則元穹之垂象，造化之推遷也，而非我之天也。就我言天，則方寸中之神理，吾儒家之能事。雖元會運世，曾不能當我一息，而天參兩地，變理陰陽，總屬緒餘矣。苟凝神默會，則盈虛消息，了無遺矚。昭昭方寸，彼行列次舍，常變吉凶，不過取以證合吾天耳！乃有探元索隱之士，叩余而問曰：「天地未有之先，是何景象？天地化生之後，歸於何所？」吾幾無以應子矣。

異哉！此問！吾幾無以應子矣。姑就吾方寸之天，爲汝妄言之。可乎？天地之始終，猶一人一物之始終也。欲知天地之始終，不於天地求之，得之方寸中耳！何也？天地在大化之中，不啻且暮之在天地；大化在方寸之中，亦猶天地之在大化也。方寸之中，吾何以觀大化哉？方寸之天地，不可以見見，不可以聞聞，不見不聞，空空靜靜，冥而守之，與元始合其真。渾寂永久，元神充盈，油油然覺靈機之發動，漸昭漸融，朗徹無垠。炤見天地未生以前，無理無氣，非暗非明，渾渾淪淪，包大道之原，而理斯寓焉。由是隱隱躍躍，若有所欲動者，太乙之精，孕而爲氣。一氣熏蒸，溫涼初判，二氣交旋，結而成形。形結爲山海大地，氣耀爲日月星辰。七曜飛輪，錯轉於空虛無際之內；大地沉浮，特懸於星羅氣運之中。順逆遲速，各有定數；生克喜惡，皆有常情。是故一造一化，出於自然而不容已；一治一亂，

本乎運數而不可更。所以天地之常變，人事之得失，兩相徵驗。一念善即應景星慶雲，一念惡即應飛流孛彗，一念喜即應和風甘雨，一念怒即應疾雷嚴霜。德之污隆，政之成敗，應若桴鼓，捷如發機。故邵康節之元會數，袁天罡之推背圖，皆可前定而知也。於是生生化化，至於理窮數盡，蕃華謝而雕耗隨之。山川失色，星日無光，形氣枯竭，虛火內炎，凡物皆壞，天地亦焚。魂魄與烈焰同銷，煨燼隨狂風蕩盡。渣滓悉掃，獨露真空，空虛亦泯，復如天地未生之先。此天地之大，始終方寸之真景况，孰謂冥冥之天，非昭昭之天也。豈待占候而知哉！此進退有數，消長有機，祇可靜觀而不可以示人。第吾子有問，不得不悠謬其說，而妄對如此云。

灌仲孺論

灌仲孺，真賢聖也，真佛菩薩也。蓋聖賢佛菩薩，其胸與海同其闊，其心與天地同其空，其天真與赤松子

同其爛漫。倘稍有生死之念，存於胸中，賤貴之見，存於目中，即不可以爲聖賢，不可以爲佛菩薩。仲孺者，其心只知有天地之爲大，君父之爲尊，朋友交誼之爲重，外則王侯與巧者，均之兩間之蠕蠕耳。觀其單騎而入敵營，以洩不共戴天之憤，非大勇而能之乎？獨是粗莽罵座，識者短其無術，不知此正仲孺之所以爲真聖賢，佛菩薩；而世人不之識也。夫田蚡以貴戚而爲丞相，權爭日月，覓一牀第玩具，遂至列侯宗室，脅肩諂笑於一堂。且此列侯宗室之中，賢者愚者，淺者深者，滅裂者，固無之不有，豈盡與武安投契者哉？不惟不投契焉而已，以狗馬自恣之丞相，豈無心竊非之者哉？第各有一武安侯之念，在其意中，一武安侯之見，在其目中，故腰可以折，膝可以行，夫誰敢有侮之焉者？而獨仲孺者有諸內，必形諸外，一半膝席之間，而胸中之五嶽墳起矣。乃以不值一錢之程，不識，又不佔嗶耳語於其際，故遂藉之以舒其磊塊，夫豈罵不識乎哉？罵武安而已矣。此正海闊其胸，天

空其心，爛漫其天真者也。使其罵他人之座而不罵武安之座，不可以爲仲孺也；使其不罵他人之座，而亦不罵武安之座，亦不可以爲仲孺也。惟罵他人而亦罵武安，不罵他人而獨罵武安，是其意中祇知其人之當罵，而並不知其爲武安也。嗚呼！此其所以爲仲孺哉！而要之漢室卿相，如汲黯輩，蓋不乏人，曾不聞櫻鱗折檻，一剖壯士之寃。而空使毅魄英魂，去作寢門之厲，亦可悲夫！

柳泉曰：「仲孺罵座，是尼山之杖也，是鷲嶺之棒喝也。一罵之間，已攝田氏之魂而收其魄矣。故渭城喋血，不旋踵而田氏隨之；而疑鬼驚神，且嘵嘵謝罪於臥榻之中也。噫！其真英魂爲厲，尙能追命於九原耶？抑天網恢恢而田氏漏，故子長借此以寄其牢騷耶？」

志異自序

被羅帶荔，三閭氏感而爲騷；牛鬼蛇神，長爪郎吟而成癖。自鳴天籟，不擇好音，有由然矣。僕落落秋螢之

火，魍魅爭光；逐逐野馬之塵，罔兩見笑。才非干寶，雅重搜神，情似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聚，所積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於斷髮之鄉；睫於目前，怪有過於飛頭之國。邈飛逸興，狂固難辭；永託曠懷，癡且不諱。展如之人，得毋向我胡盧耶？然五父衢頭，或涉濫聽；而三生石上，頗悟前因。方縱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廢者。松懸弧時，先大人夢一病瘠瞿曇，偏袒入室，藥膏如錢，圓貼乳際。寤而松生，果符墨誌。且也少羸多病，長命不猶，門庭之棲止，則冷淡如僧；筆墨之耕耘，則蕭條似鉢。每搔首自念，毋亦面壁人，果是吾前生耶？蓋有漏根因，未結人天之果，而隨風蕩墜，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謂無其理哉？獨是子夜焚燐，瘳昏欲盡，蕭齋瑟瑟，案冷凝冰。集腋爲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託如此，亦足悲矣。嗟呼！驚霜寒雀，抱樹無溫；弔月秋蟲，偃闌自熱。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

稷下別序

楊柳依依，春藏何處？梨花黯黯，夢淡於塵。數號風流，學士勾留之地；孃呼夜度，酒人馳逐之場。豈吾輩之能狂？果是鄉之可老，誰能遣此，亦難爲情。僕也，秋士工愁，相如善病；文人游戲，客子羈棲。白太傅江上琵琶，青衿溼淚；杜司勳梢頭豆蔻，珠箔尋春。腰不勝柔，憐柳枝其頻折；腸真欲斷，渡桃葉而無蹤。負負呼之，咄咄書也。稷下豪客鬪鷄，貴人走馬。萃往來之冠蓋，起日夜之笙歌。十載冶遊，略識迎風之舞；三生薄倖，難爲謔浪之詞。入洛士衡，空懷作賦；渡江羅隱，總未成名。最銷魂丁字簾前，慣日儘邀客醉；曾記得辛夸花下，有香都殢人嬌。感身世之飄蓬，賺神仙之贈珮。迴超凡質，別抱芳心。洵可人也。當日者，千絲碧藕，輒自纏綿；一曲紅綃，可勝婉轉。認是鏤冰作骨，降從姑射之山；錯疑鑄玉爲魂，初夢羅浮之嶺。掃春山其入畫，眉嫵描愁，激秋水而無塵。眼波溜豔，婷婷可愛。舉

舉堪憐。同上簫臺。恨無綵鳳雙飛之翼，願藏金屋，空印寒鴻片爪之泥。是猶得隔座送鉤，愛煞紅燈綠酒；護花作幙，證諸絮果。蘭因考已，燕雁代飛，烏兔促景。牽風水荇，催刀尺以商聲；逐浪浮萍，叩玉尊於明月。王仲宣登樓作賦，鄉思斐然；張季鷹故國興懷，秋風悵觸。悵飄零之書劍，何心評梁苑花枝；弄落拓之冠巾，誰暇問藍橋杵？卿真解意，偏知不唱黃河；我豈無情，爭奈未工白雪。灞岸盡相思之樹，三疊剛成；河梁吟攜手之詩，重逢何日？情至此，有不堪已首重回，傷如之何？噫嘻！鐵板銅琶，既託懷於坡老；曉風殘月，復自比於屯田。往日柔情，曲通情款；此時寸楮，那罄衷腸。老境婆娑，倩蹇驢其穩載；綺思稠疊，略便鴻之時翔。儻然雀護重來，定不許桃花人面；大有文通感賦，還貽我春水綠波。

公門修行錄贅言

西南巨山中有獮焉。善食漆，逐望見之，羣升木，嘯至，

戛然一鳴；諸揉聞之，如果熟遇勁風，墮滿地上，悚息膝立，無敢逸者。獮乃相其碩大，置瓦顛頂而誌之。誌已，復以爪揣擇肥者而攫食焉。黠者乘間而棄其瓦，揣則遺之。偶一談及，罔不詫異。余曰：「此何足異？人類中固不乏也。君不見城邑廨舍中，一獮在上，而羣獮隨之乎？每一齧出，或一訟興，卽有無數眈眈者，涎垂嗥叫。則誌其顛，則揣其骨，則姑嘬其肉。其懦耶，恐喝之；強耶，械挫之；慷慨耶，甘誘之；慳吝耶，遍苦之。且大罪可使漏網，而小禍可使彌天；重刑可以無傷，而薄懲可以畢命。蚩蚩者氓，遂不敢不賣兒貼婦，以充無常之厄；冤矣！其吏皂之具冠裳者，尙陰刻而陽慈，而最難堪者，其副以牛鬼奉蛇神命，乞丐相，鷓鴣鳴，當之者求死不得矣。夫人生至爲副役，已入餓鬼道中，而又以漏肺救飢乎？其在惡人，良不足惜；而小鬼之伎倆，偏中於善良，何以故？樸訥者固不敢取顛瓦而擲之也，顧產破人離，在案中必不可少者，猶無怨耳！甚無謂者，株累繁多，而官訊所不及者半焉。隨行

而入，遂隊而出，人跪亦跪，人興亦興。吏意有所在，故不肯一挂漏；官意所不在，故不肯一勾消。經旬累月，郎當不休，遂有瘐死囹圄，殍餓道路者，不亦大可哀哉！其喪天良而入公門者，勿論已。乃有忠信之質，入公門而始學爲裘，感耶否耶？或曰：「子言左矣。凡庶人在官，率假刀筆爲不田之農也者，借笞杖爲無本之殖也者，善則必貧，使役而安貧也，當未役時，固早安之矣。」余曰：「固然，豈無借公門而修行者乎？昔菩薩不忍地下有冤魂，輒數年一降幽冥，慧光所照，屈死者械梏盡脫。若果安身極樂界，則柳枝甘露，何得沾及羅刹鬼國哉？」客掩口胡盧而笑。且曰：「子欲強獮學鹿，恐不能捐生殉子教也。」余曰：「不然。獮者惡獸，非血肉不生；人而具有肺腸，卽不爲麟豸，何至甘爲獮哉？」雖然，余是時姑爲此論，實亦不敢望其必從。吾言如袁愚山輯修行錄，公門人不惟厭觀，並亦厭聽；其有僅笑而不罵者，余服其夜氣之猶存矣。而事有出人意者，公門修行錄，竟刻自公

門。余聞之望空膜拜。此真大士現公門身而爲說法。從此火盆中青蓮頓生。其功德豈可思議？又聞爲是舉者。閭室潛修。並不求多福之報。然人之所祝。即天之所佑。彼蒼蒼者。必不耳冷也。若猶疑之。試問從來威靈顯赫。震動一時。而卒不得終於正寢者。誰與謂鬼神於惡彰彰。而於善獨憤憤。必不然矣。故贅以言。

題時明府餘山舊意書屋

京洛詞人英多磊落。燕山國士年少風流。得句則石破天驚。臨箋則龍駭虎躍。鳧鳥飛來。隨車而灑靈雨。桃花裁去。徧野而布陽春。衛洗馬乘羊於市。蚤飲香名。宓子賤鳴琴於堂。纔逾弱冠。循良作令。榆莛千材。文學爲官。絃歌萬戶。而且銜新廬舍。必陸機之所臨室。靜塵埃。知林宗之會到。沖襟霞渺。逸興雲騫。除內廡之小堂。顏餘山之舊意。曾此陳蕃下榻。起奧舍於連垣。喜值時苗停車。變濁場爲清署。餘閒片刻。科頭半畝之宮。雅集崇朝。擊鉢五花之館。薰鑪夜熱。雲繞

書城。蠟炬宵明。香雜墨氣。千里遠仕。或發莊烏之吟。半道相邀。時度柴桑之履。滌筆之冰。甌雪椀。觸頰皆工。到屋之酒。白茶鑪。逐端並酌。傾襟倒屣。雅意高賢。緩帶垂簾。如還故里。卜鳳棲之不久。知驥足之將翔。某懇態從今。癡情似昔。羸膝數載。帶斷而續之以繩。抱刺三年。絨開而已滅其字。庾徵君之遊學。從役生徒。梁伯鸞之去鄉。爲傭市肆。近城郊而裹足。一往迷歸舍之徒。入公門而覲顏。四顧少回眸之舊。早完太平之賦。賴筆耘以代躬。耕幸依肆照之光。充藜腸而曝老背。偶略吉光片羽。信淡菊之如人。竊窺越布單衫。覺芳蘭之竟體。衛根葵葉。意實切於傾陽。習苦蓼蟲。性已安於避葦。沐煙露之餘采。敢作陽驕承齒頰之遺芬。爰同賀燕。

陳淑卿小像題辭

霓裳謫隊。香案舊曹。朱衍櫻唇。原太冲之嬌女。風飄柳絮。入謝氏之閨門。遊龍之人。宛同洛水。射雀之客。

舊本瑯琊。伯鸞將婚，兵方興於白水，文姬未嫁，亂適起於黃巾。居民竄諸深山，王孫去其故里，隨舟縱棹，忽睹秦漢之村，叩戶求漿，竟是神仙之宅。開扉致詰，始辨聲音，秉燭傾談，恍疑夢寤。倥偬搭面，送神女於巫山；倉卒催妝，迎天孫於鵲渡。片時荒會，遂共流離；一點雛齡，便知恩愛。寄八襪之襟帶，不爲秋寒；脫半臂之錦綃，非憐夜冷。迨夫烽煙罷警，遁客還鄉，攜四壁之芙蓉，來歸庭戶；捧半年之巾帨，始認家門。因亂成婚，已失椿萱之意；爲懽廢禮，大非姑舅之心。厭嫌之色難堪，驅遣之詞并進。流黃新婦，蹴袂裙之細步；以歸織素故人，望蘼蕪之高山而去。連理之樹，日度愁鶯；比翼之禽，翻爲別鶴。此際真成雙怨，是番幸不長離。青鳥啣書，頻頻而通好信；紅衿繫綫，依依而返舊廬。且喜運數之亨，珍珠復還合浦；未釋帝天之怒，牛女終隔明河。道里非遐，遙天相似；幃房日近，蕩子還同。黃上侯之窗前，啼含鏡影；義安主之牀上，涕溼衾花。胡消息之能通，賴腹心之可託，金釵略扣，鐵限

初開。對影之鸞，相看欲舞；聞簫之鳳，並耦成仙。雖合驚其非常，悲歡感而交至。沈吟爲爾，不擬有今；嬌羞呢人，猶疑是夢。引臂替枕，指屈黃蘗之程；縱體入懷，腮斷明珠之串。紅豆之根不死，爲郎宵奔；烏白之鳥無情，催儂夜去。幸老采蘋之能解意，感女崑崙之不振煩。力悲金屋之人，捐曾似扇；尤惜錦綉之物，棄不如麈。廣柳爲船，別嬌嬰於渡口；長江作泪，望悃踞於河汀。遭逢苦而憂患除，艱厄盡而債孽滿。雷霆雖烈，漸感悟於湘衡；伉儷久成，初合懽於荳蔻。鴛鴦眠渚，不思風濤；燕子偎梁，同棲玳瑁。好期世世，香灼迎玉之肌；誓在生生，梳斷銜山之月。朝炊暮績，迎人之笑，鬢仍開；兒啼女號，謫我之惡聲，未有所恨。雖奢會促，孫子荆怨起秋風，可憐樂極哀生；潘安仁悲深長簾，香奩賸粉，飄殘並蒂之枝；羅襪遺鈎，淒絕斷腸之草。半杯漿水，呼小歲之兒名；一樹桃花，想當年之人面。敬傳神於阿堵，聊寄念於空閨。環珮珊珊，臨風初動；春山淡淡，含睇將流。五夜中見影行來，願如紫紫千

秋下有人拾得，恐當真。薄贅駢詞，即充小傳。

我日園侶和詩跋

暮雨生微涼，處處惹松筠之氣；秋聲滴暗露，隱隱流荷菱之香。石徑雲深，檻外之寒釐弔月；銀床輓斷，庭前之小鳳啣花。邱壑曠乎襟懷，文章假之天地。風來水面，景物俱可移情；酒滿樽中，主人復能醉客。天倫樂事，已集風月於蘭亭；大雅雄章，疑聽笙歌於梁苑。望仙帆之縹緲，恨未攀舟；披彩筆之風流，神切倚玉。驚人之句，已探珠顆於龍頷；擊鉢之餘，聊附繩點於驥尾。

擬

上至孝性成，恭遇

皇太后萬壽聖節，御製

萬壽無疆賦，仍命翰

詹諸臣擬作進呈

御覽，遂賜御書各一幅謝表。康熙二十九年伏以

介永福於岡陵

慈母晉無疆之祝

煥天章於

松柏，聖人昭不價之誠。百官共祝，遐齡萬國羣瞻孝德，圖書彩溢，阪滢歡騰。臣等誠恐誠惶，稽首頓首。竊惟君子三樂，純嘏莫大於俱存；王者萬幾，至德莫先於立孝。故明發切二人之念，晨昏謹三至之儀。顧復均等於昊天，劬勞尤專於母氏。赤虹繞霧，實啓堯封；紫宿流輝，爰開禹甸。雜霸之主，尚有長信之朝；衰晚之侯，猶悔城頴之誓。然甯親之典，少曠則鞠子之情，已微。歌風而稱壽觴，徒矜德色於一旦；因疾而改常度，遂開釁隙於兩宮。即循定省之儀，莫盡順承之孝。未有揮毫染翰，親成萬壽之章；拜手颺言，盡受百朋之錫。如今日者也。伏遇 皇上陛下宏慈覆地，廣孝同天。瑞啓璇宮，敬一人以宏萬邦之佑；光生瑤席，先百行而合四海之歡。至德高深，雖廣被乎率土；皇心凱摯，尤獨切於庭幃。念生育之恩，非玉食所可報；具持載之德，豈徽號所能揚。恭逢 萬壽之辰，親製無疆之賦。奏鈞天之廣樂，香繞紅箋；同擲地之金聲，花生青纓。龍躍虎臥，若曉漢

之橫空鶴舞鸞翔，類長風之卷旆。黃門捧出，羣驚雲漢之章。丹陛傳來，俾和陽春之曲。天顏有喜，千臣共祝臺萊。造物無私，百爾均霑雨露。十行頒賜，固以寵異臣鄰。萬世珍藏，擬將永傳子孫。臣等學詩未就，作賦難工。幸居覆載之中，無忘坤儀之博厚。共在長養之內，惟祝嵩壽之遐昌。感聖主所躬行，因思致君以忠孝。沐皇仁所寵錫，輒期報國以文章。伏願道躋椿年，治臻樛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永式命於九圍。親吾親以及人之親，廣推恩於四海。宗社享無疆之福，而靈辰衍有道之長。兩儀可以參三王，不可匹矣。

擬

上允科臣奏請 賜宋儒邵雍子孫世襲五經博士謝表 康熙四十一年伏以 昭代隆文明之治，禮重先賢。聖朝念風流之豪，恩加遠裔。榮忽生於望外，典遂出於異常。哲嗣騰輝，儒林動色。臣等竊惟

興朝重道，式及居廬。哲后尊賢，世食天祿。虞商之賓客，繫馬於周。魏狄之子孫，授官於宋。蓋類推之愛，遂因屋而念其烏。遺恩之存，或惜棠而保其樹。自忠厚之模既渺，而覃恩之典無聞。變卻之家，皂隸遂降於後世。房杜之子，門戶已壞於本朝。以彼烏巷故堂，空飛紫燕。而况朝儀舊譜，誰問青箱。仲舒之故宅無恙乎？空勞行人之矜式。太白之後嗣猶存否？徒煩觀察之流連。墜緒茫茫，道學感邱陵之變。前微渺渺，布衣慚蘭玉之家。未有桂馥蘭馨，冠裳續箕裘之業。龍意鳳詔，褒封驚綸綍之榮。如今日者也。伏遇 皇帝陛下睿謀神授，健質天成。濬哲文明，志在堯舜。仁君之列，狗齊敦敏。恥居漢唐，凡主之間。立極開天，遠應五百年之運數。讀書論世，尙友千萬古之英賢。先民之居，已見宸翰賜額。元聖之緒，業有曠典加封矣。念道學固闡於宋儒，而易理尤精於邵子。不求富貴，始探八卦之微。欲作神仙，猶恐二程之笑。窩名安樂，傳貽後人。自昔參究微言，固有功於開

繼於今振揚道化，何可不錄其子孫爰推恩於草茅，俾備員於博士。陽春大造，施澤於不報之人。天地宏恩，動心於無情之地。百年駿骨，忽增價於千金；一介儒生，遽濫竽於庶職。是故當朝之盛典，不以遠而或遺；遂使先哲之家聲，至於久而益著。臣等秩愧續貂，名慙附驥。恪守所學，惟詩書二義為師；敬共厥官，與朱程二氏為友。仁義之道，遵為許國之資；忠孝之誠，誓作致君之範。伏願 政由人舉，德以日新。君道與師道而並隆，文運偕 國運而交泰。 聖壽應南山之祝，君子萬年。 皇圖協東洛之符，本支百世。

擬

上念士習宜端 親製聖訓頒行學宮謝表 康熙四十四

一年

伏以膠庠徧地， 清時隆養士之文； 綸綍自

天， 聖主廣作人之化。至教與 王言而並重，

學宮得 帝藻以增輝。士習維新，文風丕振。 臣等

竊惟型仁講讓，皆朝廷教士之方。立序設庠，原國家

儲才之地。虞廷以五品親百姓，厥有明揚；周室以三

物教萬民，始登俊秀。自對策肇於漢代，而入彀定自

唐年。泮水青芹，掌之司成及司樂；澤宮白矢，升之司

馬與司徒。因言舉人，固將求德行於科名之內；衡文

取士，實欲得經綸於帖括之中。奈世教寢衰，則士風

漸敝。縱橫自肆，羣習揣摩之文詞；佻達無行，共游子

衿之城闕。惟縫掖之賤，為聖教所弗加；斯孝弟之行，為子弟所不謹。未有留心學校，敬煥天章；注意化成，親攄容藻。如今日者也。伏遇 皇帝陛下丕煥唐文，重華虞哲。揆文奮武，天河洗兵甲之光；禮士親賢，旭日亘詩書之氣。掃藝林之軋苗，化洽薪

櫨。闢賢路之榛蕪，亨連茅茹。猶念橫經之士，皆他

年之耳目股肱；當使釋褐之先，預平時之文學。德行

責司鐸於教秩，或不以稱職為忠；付校士於學臣，恐

第以守官為事。爰抒 容藻，用灑 宸翰。廣明德以

新民，允矣。治三二典，觀人文以成化，不獨言七六經。頌諸學宮，恍見球圖之列；鑄之殿壁，應聞琴瑟之聲。萬里而遙，聽鈞天之黃鐘；大呂千秋而下，作儒林之玉律金科。士氣爲之奮揚，文風因而振刷。臣等教慚蒸變，職愧司存。憂盛危明，計太平之人心；世道持盈保泰，仰至聖之過化存神。身膺宣化之司，願竭承流之力。伏願廣宣韜鐸，頻貢蒲輪。諧九德之弼謨，官人於知人之後；裕百年之教化，養士於取士之先。則頌慶歷之得才，奎躔聚德星之彩；如天聖之唱第，日輪擁慶雲之輝矣！

擬

上允儒臣請鑄御製詩文謝表

伏以奎章絢爛，帝藻彰龍鳳之文；玉版精明，

天葩煥雲霞之采。壽金石而精光布濩，播宇宙而元氣淋漓。喜動蓬池，驚傳芸閣。臣等竊惟聖主留心翰墨，哲王耽志琴書。四表流勳，尙紀文明之德；重華

協帝，猶傳賡拜之章。虞夏典謨，盛世之逸音；如在商周，誥誓興王之大力，猶存。是皆煥乎其有章，祇以作者之爲聖。迨夫雄襟過沛，徒歌風起雲飛；秋宴橫汾，漫志菊芳蘭秀。卽建安之英風丕振，止競聲華；而大歷之宮體空存，不關性理。風斯下矣，文在茲乎？未有幸逢聰睿之君，得覩風雅之盛，如今日者也。伏遇皇帝陛下學綜天人，道超今古。龍圖虎觀，共儒彥以平章；東壁西清，衍圖書之祕密。惟英謀神略，固已績邁百王；卽斷楮片詞，亦自前無千古。時作十行細札，擲地俱有金聲；偶成七字長歌，流采皆成雲氣。燦胸中之星斗，楚些非才揮紙上之烟雲。杜陵無技，情文益溢；卽繡虎雕龍之譽，無能名焉。音韻悠揚，誠陽春白雪之歌，難爲和也。此非侈風流於文字，固以示意嚮於臣民。非若剗劘之能，効功天上；何如瑯嬛之奧，布采人間。莊楷書成，寫作怒猊渴驥；良工心苦，雕爲鐵畫銀鉤。金玉裝潢，一展帙而八埏驚霧縹緲；絨紈纒開卷而萬里飛雲。大道融於青編

榮光燭乎碧落。傳之弈禩，如赤刀大訓之留自先朝；獻之上方，似大呂元英之陳於東序。臣等秩叨附鳳，技愧雕蟲。似從花筆夢中，還歸舊錦。祇向驪龍頷下，剩得殘鱗。露灌薔薇，芬生齒頰。伏願道心廣被，文德旁敷。因文藝而進考典墳，盡究帝王之要旨；假翰藻而參求經傳，深維化理之淵源。將見禮備樂明，數百世之昌符永固；化行俗美，億萬年之慶歷長留矣！

擬

頌賜御書謝表

伏以 帝藻繽紛，瑤管煥雲雷之色；

天葩爛

燭霞縑分雨露之恩，臨摹炳烜乎古今；

寵錫徧

及乎侍從，承顏胥悅，拭目增榮。臣等竊惟筆陣縱橫，

文字實生於蚪蚪；天機隱見，圖書已兆於龜龍。惟六

書爲六藝之宗，斯八法傳八卦之體。結繩紀事，久而

成文。摹稊書雲，變而益妙。摩厓碧落，推千古之專家

瘞鶴換鵝，擅一時之獨步。鍾王顏柳，代有名家。米蔡蘇黃，並流清譽。間有聰明之主，亦傳翰墨之芳。慶會閣之飛毫，固已龍文璀璨；逞錄壇之染翰，亦驚風采淋漓。璽書以賜尉佗，老成歸命；手詔以答馮異，舊輔同心。然光武之御札十行，時見遐方受惠；唐宗之飛白一紙，止傳近世蒙恩。未有上下交而志同，墨蹟屢頒於宮禁，明良合爲一體，奎章悉徧於朝班，如今日者也。伏遇 皇帝陛下應錄承天，握符御世。明堂博覽，化蒼生載地之仁；便殿粲陳，納青瑣斷金之義。視朝既暇，留心於典冊之間；灑翰尤工，得意於烟雲之外。筆歌墨舞，若曉漢之橫空；鐵畫銀鈎，類長風之卷旆。揮 鳳池之麗藻，獨劈瑤箋灑；鶴禁之松烟，分沾鷺序。黃門捧出，瑞應金膝；絳幘傳來，光搖銀海。喜龍蛇之飛動，睹雲漢之昭回。奇字屢吟，如廣樂之初陳；音移衆籟，寶章一覽，似太陽之甫炤。芒掩繁星，承王帙之有光；期珍藏而勿斲；臣等學書未就，投筆無能。芸閣懷鉛，空抱鴉塗之技；

蓬窗握管未詳屋漏之痕。仰荷優渥之隆恩，敢忘勤劬之微報？伏願至德廣運，文教誕敷，網羅六藝之林，務盡丙丁甲乙；馳驟八行之外，不徒文字語言。將見千年太史之河，光浮若鏡；五色文昌之宿，氣蔚成珠。

羣卉揭乳香劄子

花神部下供奉臣丹藥蘭菊等稽首東皇殿下。竊惟梁棟成材，始加培植；蕪茅害稼，必至蘊崇。故松柏爲材木之良，則化工資其蒼翠；梓桐有琴瑟之用，則造物任其婆娑。是皆衆卉貼衣，羣情屈服。乃有乳香者，中無勁節，外少華文，殊慙莫莢之靈，僅有刀錐之液，雖盈尋丈，亦屬異才，略辨春秋，終非靈物。旣膺大造，植諸渤海，一年又荷主人移諸般陽。五月彼遂恃寵，抽條煽威，弄影于是引莖彌肆，展柯益狂。荏苒半年，縱橫四堵，黨羽自樹，勢欲蔽天，浮蕩不文，居然偃蓋。纔知寒暑，濫廁楨榦之中，甫拆勾萌，高出倫儕之上。

流膏固位，放踵求憐。隨風而有橫斜，因蠹而爲屈曲。盤根自潤，竭疆土之脂膏；叢葉獨圍，斷倉冥之雨露。遂使翠雲之草，與苔蘚而皆枯；綠萼之梅，緣冰霜而俱瘦。春花滿地，不受陽和；細草如毡，益加憔悴。不知宛城下，彼久虐復何堪？止覺孝水旁，其餘毒已若此。臣等叨賦弱質，苦隸矮簷，雖戴光天，實同幽谷。誰非日月所照，而委在陰冥；同爲天地所生，而罹茲荼苦。兒女引蔓，仰待雷霆；姊妹連根，苟延旦夕。苟不急加斧鑕，恐將盡殄生靈。且以花封，置此蠢物，不惟流毒庶類，抑亦有玷羣僚。所當立縱斧斤，夷及苗裔。庶幾一隅世界，復見天光。半夜花魂，聊蘇生命。明知殿下仁柔，但祈轉達帝聽。臣等昧死以聞。東皇令曰：乳香者受氣鴻濛，托根草野，雖無長才，大用喜有餘液旁流。故主人移植園林，俾潤肌骨。何物奸丹淫藥，敢興謠詠之詞，點菊刁蘭，妄作萋菲之愬。况數年久陰之所，未聞噴有煩言。何五月暫移之鄉，遂云了無生趣。可知地方好訟習俗不醇，且生產各有定鄉，禍福

罔非前數。宜安風偃之分，靜待露復之加。愛憎靡常，榮枯何定？如上帝憐爾久悴，則吹拂可期；倘主人厭彼不材，則斬徙有日。或使河陽桃李，與汝并受春陽；當有郟國黍苗，及爾同沾陰雨。不然，媧石原有缺陷，非我縱容；豹鬪亦甚遐遙，憑卿呼籲！

上布政司救荒策

山右之奇荒，千年僅見，而淄邑尤甚。蓋他處尚有麥可以接濟，尚有苗可望收成，而淄自去年六月不雨，直至於今，又加蟲災，禾麥全無，赤地千里。民之餓死者十之三，而逃亡又倍之。其商賈有素業，與安土重遷之民，僅存無幾。其餘皆桀驁不逞之徒，殺人放火，以爲生者耳。現今除縉紳而外，惟有坐以待斃之士，及三五良民，日與成羣之盜雜相間處。晝無飽餐，夜不安枕，勢將使饑者以不能作賊而死，飽者以不能禦賊而死。闔縣之人，不盡不休，真可懼也。今大人聖賢爲心，設粥廠於郡城，賴以活者不可勝計。道路

歡傳，人人頌德。愚生聞之，惟大人樂聽善言，能行善政，故敢以荒唐之詞，獻諸案下。如當則見諸施行，固梓里之福；卽不當而迂儒之無知，亦仁人所不怒也。伏陳五則，開列於後：一曰錢法。夫錢之挑選苛刻，起於康熙四十二年。先是州縣出告示曉諭民間，謂雜錢之行，姑從民便。三年後都中新錢下，則市中之錢，皆不許復行。因而有錢者皆大懼，急賤棄之，而貿易者選之又選，挑之又挑，一旦而成廢物。久之官錢不下，而挑選之積習，已牢不可破。其棄置不用者，各有名目：以鐵鉛作模，椅而成錢者曰椅錢；兩面磨光者曰磨錢；熙字左撇彎長者曰五腿；新出於鑪者爲黃；炭黑不淨者曰黑；大面薄者曰薄；痒；糲糊輕小，人人不便者曰死痒。總之皆私鑄之別名。故各處各行一種，使爲官鑄，則都中並無二模。其字畫輪廓輕重大小，又安有此行而彼不行者乎？且都中大錢尙未行下，而私鑄者已依樣鑄出，以欺愚民，遂盛行膠萊間。久之而黃者悉變而黑人，始知其假，皆擯棄之。

遂有懷中抱錢而餓死者。豈盡挑選之故哉？然今之錢禁，其陋弊與盜案等。蓋法太嚴，則官不敢報；因而私鑄甚多。自長山鄒平以及五定諸處，鑄錢不下千支。京都之局，不足供千鎰之燬。於是私鑄遍地，而官錢之存者幾希矣。今方捉私鑄者以竊治其罪，而又責人之不行其所鑄，不亦適相反乎？然欲禁使勿挑而緩之，則民不辭；急之，則粟不入市。而糴者益困矣。法將奈何？竊思彼此混爭，病在無官錢耳。若疏請各省復開舊局，則官錢日多，而又式樣精工，體重質美，人人奉行矣。今以貧民之艱於得，時而姑強使之，以雜錢姑相留易，實仁人之用心。然亦目前救急之策，而終非長久可行之道也。一曰無禁糴。昔周季各君其國，各撫其民，痛癢絕不相關，而猶曰無遏糴。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隅失所，亦屬痼癢之痛，而忍閉之糴耶？此猶王道迂闊之論也。自今日言之，不惟不可禁，並亦不能禁。何也？一禁則糴者不敢入市，而求諸糴者之門，官烏能盡知之？更有屬託豪強，買給市

僧，而爲之代糴裝載，以護送出境者，官又烏得人人而察之哉？是禁糴之法，正以啓無賴之搶奪，恣棍徒之騙詐而已。且一禁則糴者鑽求愈急，糴者勒索愈甚，而市價之騰湧益速，總不如聽其自然。年豐之處，粟少貴，則年凶之處，價亦得以少減。年豐者卽粟少貴，而不至於大飢，年凶者價少減，而亦不至於盡死。豐凶略爲之均，亦瓦全之一道也。一曰官穀可借蓋倉中積穀，其初納時，名爲樂輸。原令民自爲計，將以備本地凶荒，非待他人之所取用也。前年他邑被災，則一運二運至六七運，且勞民傷財以賚送之。今本地連年大飢，餓殍滿野，流離載道，而倉中穀反不得一粒入口，積穀之本意，謂何？淄原積穀一萬五千餘石，借賑新萊者一萬石，下剩者雖不足救圍縣之人。如學中生員不能遠竄，奄奄待斃者，十之八九，合無斟酌借貸，不妨造簿登名，使收成後加息還倉。諸生輩各有恆產，亦非一瓢一笠無處追逃者也。如此則目前免貧賤之飢餓，他日可增官廩之積貯。此舉兩

得之道，卽天高地厚之恩也。一曰治盜：古有荒政十二，除盜賊爲其一。蓋年荒則盜易聚，天下之大亂多起於荒年，不可不早杜其漸也。卽如漕，如去歲歉收，初之穴牆胝篋者一二人，後漸三五成羣，架軟梯爲進院之具。自過歲以來，皆四五十爲一夥，刀槍火炬，攻打莊村矣。或劫財不得，則燎人至死；入村不得，則縱火燒村。至有一村盡爲邱墟者，被害之家，皆忍痛含冤，莫敢聲報。間有認貌指名以報官者，非爲捕役之所買放，卽薄懲鬆繫而不盡其法。於是官以姑息爲仁而賊民日多，官以諱盜爲智而良民日少。旣以千百之戶口，半盡於凶年，又忍以僅存之良民，聽其死於盜乎？今必申飭州縣，使受害者敢報，兼使司盜者不敢不拿治。荒年之盜，不必限以成法，亦不必責以報上，而令隨捉隨審，隨審隨處。古云：『亂世用重典，則治之宜嚴。』此輩皆博賭無行，游手不務本業之人，卽在豐年，亦非善類，流離飢死之民，乃足惜，而此輩不足惜也。且乘其未據山寨，猶可易就束縛。夥

者分其首從，必務窮其渠魁，十中捕其一二，亦可散其餘黨。案固不必捉完，而捉者卽勿輕放。若一寬縱，盜益無所畏忌。迨賊勢養成，勢必至於用兵，則誅益衆而殺益慘矣。惟立法嚴，旣爲盜者可以喪其胆，而未爲盜者，可以消其萌。盜息則良民安，良民安則所患者獨有錢耳。今則日間經營，升斗夜輒有人入室，以刀壓頸，劫奪而去，此民間之苦情。呼天無路，急待仁人之區處而拯救者也。一曰粥廠：郡城之內，蒙力捐清俸，以救災黎，真覆載之恩，功德不可思議。現今有麥可食，有苗可望之處，稍緩其憂矣。如漕之野無青草，流亡殆盡者，而又妄冀援郡城之例，行文下邑，設法移粟，俾四方各立粥廠。又遍諭通省，使流亡之民，歸而就食。若慮米價高貴，煩費難繼，不妨雜以糠秕，苟延其性命而已。廠中則選富厚有德者以司之，務期周徧均平，皆沾實惠。此救荒之急策也。然猶不如周粟之便，何也？四鄉設廠，則十五里以外，道漸遠，一人獨往，則家中餓其老弱攜家而往，則終日苦於

奔波，不如五日一次，按日而授以粟，仍是廠中之粥，使自雜糠粃以養之，則民遂瞻顧之情，而官省柴薪之費，亦或一道也。書生之愚見如此。

聊齋文集卷中

上孫給諫書

年年落魄，有負故人，自覺面目酸澁，不可以登君子之堂。因而疎節孔多，幸知我者勿訝也。所自信者，朋友之情，老而彌篤，可無愧於良友耳。先生錚錚朝端，真爲閭里生光，真爲蒼生造福。藉藉官聲，良愜鄙願。然而爲鄉紳者，居官而有赫赫名，甚可喜；居鄉而有赫赫名，甚可懼。某欲陳所見聞，又恐聽者不我嘉納。此際徬徨，真與古諫臣挑燈屬草時，無以少異。願先生爲諍臣，知必能容諍友。草野之人，不敢謀居官之事，竊以爲居鄉所當知者，蓋有數端，請得而言其略。一曰擇事而行。邑中人惟蠹役宜懲，下此則雖至賤之人，亦無所施吾繫辱。邑中事惟利弊可言，除此則雖至微之事，無所容吾招攬。蓋居高位者，爲善有力，爲不善亦有力。我一動齒頰，而階下人將百倍行之。

矣。苟行所不當行，人受之，成我之惡；人不受，成我之辱。某每見受者固十九，而不受者亦十一。其十九，皆吾所當優容；其十一，皆吾所當顧忌者也。某謂先生當今日，不必用自薦之毛遂，爲吾爭雄，祇宜用市義之馮驩，代吾焚券耳。故曰：事不可不擇也。一曰擇人而友。門多士君子，古人賢之矣。德行之人，吾所師，學問之人，吾所友。至脅肩我前者，止足供棋酒笑具耳。其言固足聽也，乃初聞之而覺其佞，久而安焉。又久之，而我之腑膈肝腸，漸與鮑魚俱化矣。每一事出，我未行而百人贊之，我欲行而百人贊之，甚有以害傷天理之事，教我俾陰隲行之者。門外之吞聲者甚多，但我不及聞也，可畏也。故曰：友不可不擇也。一曰擇言而聽。凡謂我一行，而人必不敢違者，贊吾者也；謂我一行，而人敢違者，激我者也。贊我之言，細思之而可懼；激我之言，洞察之而可笑也。昔沈文瑞先生嘗

有言曰：「凡以庸受來愬者，直笑曰：『我不曾目見有罵言毀罵主翁者，直笑曰：『我不曾耳聞。』」只此兩語，遂使火盆地獄，化作清涼世界。某謂名不可以威成，財不可以怒取。凡以此等事誘我者，皆欲壞我之德，以自便其私者也。故曰：言不可以不擇也。一曰：擇僕而役，每見蠹役賁盈，懼人覆算，遂如山中之狼，借我囊以自庇。不惟衆怒難任，且恐豺狼之性，未必忘情於人肉也。且負人債者，冀投我而人不敢討；犯王法者，冀投我而官不敢追。又他家舊僕壞事而逃，借我以抗其主，否則故主失勢，又復叛而之他。如此等類，皆奉賄我座客，鑽我嬖人，啖我以美利，挨身而求進步。究之染指幾何，乃使我失同袍之面，招物議之尤。此惑之甚者也。又其甚者，鄉中狡獪，思假我之聲靈以濟其暴橫，乃夤緣而入，甫得挂名卯簿，即公然肆行於市井，搆訟於公門。且假主人之威令爲辭，遂使鄉里爲之側目，官長爲之枉法。我之左右，皆其耳目，悉銅蔽不令主知，即偶入主人之耳，又復代爲解說。

以惑主聽，因而受害者，遂控訴無門矣。抑聞長山邑大夫南公嘗語人曰：「爲令者，他氣猶好受，惟宦家大腹奴之氣難受。」此其經歷之語，其中憤其言威也。故曰：僕不可不擇也。一曰：收斂族人。凡一人之望重，則舉族之人多竊其聲靈以作威福。力之大者，則把持官府力之小者，則武斷鄉曲。甚且族人之奴僕親戚，亦張我之旗幟，以欺山中之良懦。良可駭嘆！况貴族威名，遠邇藉甚，即時時收斂之，彼且人人以給諫爲名，若稍加呵護，則邑中之大爺公第無空閒處所矣。凡此者，惡雖出於衆作，怨實叢於一人。所當與門下人同一箝束者也。凡此數者，皆弟之所目擊而心熱，非實有其事，不敢言，非實有其人，不敢道也。弟之言無可憑信，即先生問之他人，亦必以余言爲誣。但祈先生微行里井而訪之焉。倘有一人聞孫宅之名，而不咋舌，鹹指者，弟任狂妄之罪，而不敢辭。先生存心何等愷悌，乃使桑梓愚民，聞聲而股慄，誠不知其可矣。曩者劉孔棘自武康歸，先生嘗謂之曰：「曩

桂之藥，亦宜相人而施。一某之言，真辣於薑桂矣。如可節取，則電畢而火之，如其荒謬，即不妨暴之，同人以彰吾過。弟年來無他益進，然能知非矣，斷不敢謬執己見以自是也。臨穎不勝悚仄之至。

答陳翰林書

古人一日之別，猶懷戀恨；數里之隔，動輒皆思。况乃天限南北，真如異世。鍾情如我輩，誰能不悒悒者哉？憶握手狼山之下，同舟邗水之間，我未喝陰，君猶茂齒。縱飲雄談，權呼徹曙，直欲揮白日使停晷，止參斗使不墮。每一文成，疊肩擊節，追隨晨夕，使人樂而忘疲。不虞我輩聚首，遂爲天公所妬。廣陵把袂，悲緒紛來，每一念及，難爲胸臆。顧乃鑼鼓收場，反蒙繾綣；桃源潭水，未足言情好也。獨是王孫歸去，僅有鶴琴；倦鳥飛還，惟存松菊。羊豕作侶，麋鹿爲曹。忽忽十七年，不覺龍鍾殊甚。于思猶故，但所異於昔者，白耳。倘今日復相邂逅，恐乘車者不能認戴笠人矣。自分年老

氣衰，無復豪思；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三餐外，非山中六七旬人所宜過問，遂於世事多所聾瞶。客歲偶閱邸抄，乃知弁冕詞林，此中欣慰，如獲異寶。雖猶是於熱鬧場中，作冷淡生活。然讀書稽古，庶知蒼蒼者不相背負耳！私心竊擬申賀，不圖高雅先施，致音書於窮谷。灌手薔薇，喜泪交并；孔集老友，奄然物化。忽蒙訊及，彌深涕零。遂因鴻便，聊附尺帛。土物賤賤，聊申醜意。臨穎神馳，不盡欲言！

與韓樾老定州書

握手話別，忘却幾易寒暑，而蒼蒼者已化而白矣。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輸璧，不能自達於聖明。真令人憤氣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聞足下敝屣軒冕，親朋皆弔，某獨快之。竊與令甥言，倘尊外舅有浮海之游，其負蒲團以相從者，非他人必某也。既而聞士庶之號呼者，絡繹於道，則大喜大慰。喜者何？喜夫特達之知。未必不由於此。慰者何？慰夫平日之

良雖喪於冠裳而幸存於匹夫匹婦。則知我者尙有蒼生何憾哉！當淵明歸田時，設有此攀號，亦未必不勉爲五斗留也。昔王喬以仙作令，豈他有冀倖哉？亦以無地非修行耳。某素不達時務，惟思世無知己，則頓足欲罵，感於民情，則愴惻欲涕，利與害非所計也。足下想亦人情，無煩親友怪詫矣。久疎修候，聊以寄懽慰之情，便訊起居，瞻切何已。

與阮亭先生書一

十年前一奉几杖，入耳者宛在胸襟。或云先生雖有台閣位望，無改名士風流。非親炙聲歎者，不能爲此言也。近於玉斧兄案頭得詩集兩種，快讀之，自覺得論衡而思益進。先生調鼎有日，幾務殷繁，未敢遽以和質而私淑者，竊附門牆矣。前拙志蒙點誌，其目未遑繕寫。今老臥蓬窗，因得以暇自逸，遂與同人共錄之，輯爲二冊，因便呈進。猶之四本論遙擲急走，惟先生進而教之。古人文字多以游揚而傳，深愧謫陋，不

堪受宣城獎進也。

與阮亭先生書二

久擬一親杖履，輒慮倉卒不能竟所欲談。思近通德之門，覓一居停主人，僑寓五日，庶朝夕蹈隙，得以罄所懷來。荏苒因循，而舍人已趣裝矣。近不能晤，遠復何如？望樹瞻雲，祇有悵切。松留心風雅，雖已有年，然東塗西抹，其實無所師授。少苦鮑謝諸詩，詰屈不能成誦，故於五古一道，尤爲粗淺。近妄擬古作，寄求指南，冀不吝數筆之塗，亦猶在夷貊則進之耳。送別一首，所謂貧別在骨，止足以供笑資，不堪箋奏。統俟揮擲，臨池翹切。

與諸弟姪

古大將之才，類出天授；然其臨敵制勝也，要皆先識兵勢虛實，而以避實擊虛爲百戰百勝之法。文士家作文，亦何獨不然？蓋意乘間則巧，筆翻空則奇，局逆

振則險詞旁搜曲引則暢。雖古今名作如林，亦斷無攻堅據實硬鋪直寫，而其文得佳者。故一題到手，必靜和其神理所起，止繇實字勘到虛字，更繇有字句處，勘到無字句處。既入其中，復周索之上下四旁焉。而題無餘蘊矣。及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務於他人所數十百言未盡者，予以數言了之。及其幅窮墨止，反覺有數十百言在其筆下。又於他人所數言可了者，予更以數十百言排蕩搖曳而出之。及其幅窮墨止，反覺紙上不多一字。如是又何慮文之不理明辭達神完氣足也哉！此則所謂避實擊虛之法也。大將軍得之以用兵，文人得之以作文。縱橫天下，有餘力矣！

文章甘苦，盡於此矣。其文亦如出蘇子瞻乎？

贈韓義仙序（代）

韓侯義仙，三秦名士。丙戌歲，以內翰出令淄。慈惠廉平，淡泊復能自甘。又深沈於帖括，樂以教人，輒娓娓

不倦，使聽者忘疲。且長民者握麈論文，共喜足音之登然也。某每一接見，如飲醇醪，尤喜其至誠敦篤。無他肺腑，侯亦以毫不干私，諒余樸拙，因而相視莫逆。八兒沆，又以文字受知，時獲提命，非徒衡荆岑寂，借冠蓋爲光寵也。是時候年六十有四，猶抱商瞿之憂，每以道及某，曰：「居官宅心如公者，尙當高大其門，以俟之，豈僅以丈夫子而已哉？」逾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果符玉燕之祥。以某多男，下托兒輩雁行之列，於序爲九，屬某命名，考古畢，萬興於魏，曲沃桓公子，萬興於韓，萬盈數也。遂以爲小字。兒輩皆以世名，泊演渡沅澗，涵淮沆，皆從水，遂名之世淄。諸兒字皆以公，遂字以公般。般，淄水也。某烏衣巷中一遷儒耳，齊秦相距二千餘里，匪惟侯不知有某，某亦何知有侯。且臨淄相交好，又生佳兒，作百世之緣哉！又奇已。兒慶百辰，某及弟鑰赴湯餅之召，綳而相之，皙貌豐頤，直英物也，益洒然喜。適邢孝廉來自隴西，爲侯同榜，與其宴笑，懽甚，促酬不覺盡三蕉葉焉。某素髮垂領，

惟一老孟光，布衣椎髻，偕隱山谷，何意復觸愛少之權？因質言志喜，無論異日阿萬騰壑，昂霄庶可追溯曩好。且我兩門世澤弗替，倘子若孫有特達而仕進者焉，邂逅之遭，亦當有手足之愛也。

王孺人八十壽序(代)

某素樸訥，於疎者不敢稱其惡，親者不敢揚其美。蓋疎者恆多溢惡之言，而親者恆多溢美之言。故口之悠悠，未言而人先疑之矣。今值吾叔母王孺人壽辰，諸子姓皆願稱觴，以某馬齒加增，囑爲頌德之詞，以傲華封之祝。而不知凡子弟之於尊長，不惟不得愚之，並亦不得賢之。況某於叔母，於族爲至邇，屬離猶毛裏也。又烏得而鋪張之？又烏得而揚厲之？因謝不敏曰：「予何言？」衆曰：「亦姑言其衆所聞見，佩戴者而已矣。有何不可言者哉？」子試言其家，世世華膺，初未嘗以貴自倨者，可也。子試言其佐吾家刺史，以慈道助平反者，可也。子試言其歸奉高堂溫清，自奉

箴管抑搔，不諉媢娣者，可也。子試言其事奉邱嫂，一食不忘，如奉姑嫜者，可也。而且十房內賓，至者如歸，其家貧者，解推使去。至子姓戚里，多所負貸，而薛券之焚，更不俟馮驩矣。衆不過有不容已於孺人之意，欲頌其德而祝其年耳。此何者不可言哉？某即志衆人之言以爲言，不敢更贊一詞。然叔母今八十年矣，而康彊猶倍於昔。昔多病，每使諸孫之能御者，負之登樓；近則去杖，迴翔如壯歲時。此可見人心所在，卽天意所存。竊意必有升卿者出，大興吾門，金花纓帶，當猶及身受之，豈但觀蓬萊之清淺，再下一籌而已哉？此衆人之意，此某之溢美也。

曹大妄先生小傳

先生姓曹，名天无，字大妄。本名元吉，因故易。然不與人通姓氏，蓋大隱君子也。世安邱順治乙未來，潛結廬巖山麓，居恆足不履城市。回計先生來淄時，松齡二十有八歲矣，初不知有先生。及知，又不獲與先生

面咫尺天涯，輒引爲憾。齡無狀，誠不敢與畸士逸人
扳高躅，然心嚮往之，略不能一日忘。康熙戊午秋，介
徐子大拙往求見。徐子忻然爲先容。徐子先生弟子
也，值先生病，未獲見。厥後饑驅四方，距鄉井遠，且頻
忽忽者凡幾年，徒神遊先生杖履間，恆以不得一親
高姿爲憾事。歲甲申，自稷下歸，徐子來告曰：「先生
老而病，病且卒矣。」聞之愴然，不知涕之何從也。既
而求其軼事，人罕知者。徐子以師生誼，能道一二，殊
不詳。洵其采而搜之，踰年得其報。蓋先生明季時以
文章風節自命，值璫患，東林諸君子以聲氣爭於朝，
往往義不苟合，不遽仕。顧又慨時事之日非，當軸之
貪祿無長策，懷才未試，亦不遽隱。天崇間，力學者十
年，冀一見用，應詔舉，被賢選，蓋未嘗一日忘天下也。
崇禎辛巳閏七夕，家庭例祀雙星，封藕節，屢無竅。先
生曰：「是殆天示我以塞聽蔽明耶？」遂閉門不與
天下事。天下既定，當道言於朝，守令徵於里，好學之
士又求從於門，名籍籍甚。先生懼之，厭之，鄙之，恥之，

乃披簔負耒，與樵牧相尙羊，人不得而物色之。又喜
與浮屠老子遊，皆不知其姓氏，知亦不告人。越十五
年乙未，從弟貞吉成進士，或爲先生賀，先生曰：「是
何咄咄偏人耶？」乃易名來潛，居也。貧甚，閉門種菜
以自給，日或不再食，甘焉。或執贄請門下，間有應者，
大拙幸其列無子，一女能爲文，能輯父書，以貞老資
山田數畝給。或求先生遺墨，女不妄示人，且祕言其
行狀，故鮮有知。大拙所知，止此而已。夫以先生行誼
之高，風節之峻，胸懷之磊落，有足以風世勵俗者，徐
子言之，大概有在矣。謹據而書之。先生卒於康熙四
十三年甲申，享壽九十有二歲云。

姜處士傳

處士姓姜，名辛，太公望苗裔也。望以佐武功，封於齊，
子孫遂散居諸郡，或居西蜀。惟居蜀者得稱子牙，從
其朔也。處士祖若父，世尙陰德，與農圃家爲伍，不樂
仕進，故無顯者。周之季也，處士始出，時魯人孔子大

聖人也，名聞諸侯。所從遊者，盡列國賢士，而獨深重處士，每日必在座後。孔子道既不行，聞詔於齊，厄於陳蔡。時諸膏粱子弟多散逸，惟處士嘗侍左右不去。以是名滿天下，人爭延致之。其所流寓，多在邱園中。滄煙吸露，於世味泊如也。根器深靜，而風度則濯秀可愛。好衣青羽衣，每臨風嘯詠，翩然秩然，如神仙中人。識者每望而得之。然性剛介寡合，恥以甘腴取容悅，又口刺人，是非不少假借。人受之，輒口螫，或面發，或涕淚交下；汗浹背者，亦不之顧。既而風味浹洽，覺有通神明，去邪穢，力乃歎服。然亦坐是見疎，或有大烹之享。雖邀致，輒恚曰：「吾奈何柔厥性，而與肉食者狎乎？」惟工長桑君術，人以疾患來告，則無不往。既至，爲決嫌疑，定可否，授以服餌之法。苟得濟，雖解衣刺血，剔膚割股，所不惜也。其切於救人如此。與西川椒氏、小山桂氏諸子，氣味雅相得，嘗謂二子曰：「世之季矣，習爲甘旨媚人，實投以酖毒耳，尤可効乎？吾儕其毋爲脂韋易吾素，以是晚節皆益勵，人或合

稱之曰：「姜桂之性，老而愈辣。」云。處士既卒，其族類繁衍甚，遂徧大江南北間，然皆有處士風。此先生自爲寫照之文，較昌黎毛穎徒爲遊戲者不同。

重修玉谿庵碑記

竊聞人師闡果，雨裏飛花；至性通靈，蓮中幻相。絕谷深山之際，忽開化城；陰天大夜之中，宏燃寶炬。故國內禽魚樂生，西土而殿前松柏，竟繞東枝。以是知菩提感應，良非妄語。于是僧伽水濱，傲五層之殿閣；醍醐山頂，起八寶之樓台。清梵成功，長夜受福；世尊所言，諒不欺我。因而芳閨綵線，繡成妙鬘之雲；金屋白檀，雕作琉璃之葉。寶塔舍利，蕩漾冲霄翠瓦；魚鱗參差拂斗，凡以嚴事招提，感發慧覺。人咸此心，無他故也。玉谿庵原先大人之所創建，南接層巒，下瞰幽谷。白石齒齒如玉，不窮秋潦；霽霽成溪，無際。傍山臨壑，因以爲名，創建至今，蓋有年所矣。廟碑苔蘚，多歷歲

時佛面泥金，漸蝕風雨。遂使廊前斷瓦，久沒荒苔。幾令野外偶人，還歸故土。蒼鼠晝竄，元狐宵棲。居民爲之惻愴，行路爲之淖歎。故觀察沈公，施濟及于鄉隣，善提由於天性。一日者，驅車別業，視鹿苑之荒涼，駐馬殘垣，悲龍堂之禾黍。旣測然而動心，遂慨焉而倡善。募緣疏成，首以謀予兄弟。噫！是在仁人，尙起莊嚴之願。況屬孫子，敢忘堂構之思。各出數金，聊資一簣。於是鳩工庀材，擇吉興修。不圖觀察辭塵，溘焉朝露。又值饑饉洊臻，輟工數載。賴有杜善人，克終其事。里中王某輩，不辭厥勞，迄今年始告成功。或使庵羅園裏，果樹常存；簷甬林中，華香不謝。萬代瞻依，顧不偉歟。雖然，抑有慨焉。當日牆垣頽落，創此舉者何人？今茲殿宇垂成，首乎善者焉。往嗚呼！閣尙臨江，無復建閣之人。桃已結子，不睹種桃之客。今日表揚善德，以誌不朽，非予之責而誰責哉？

紀災前編（康熙四十二年）

癸未四月天雨，二麥歉收。五月二十四日甲子，雨竟日，自此霖霖不休。農苦不得耨，草迷疆界，與稼爭雄。長。六月十九日始晴，遂不復雨。低田水沒，脛久晴不涸。經烈日，湯若煮，禾以盡稿。高田差耐潦，然多蜚，奇臭。族集禾，擻爲墳，起剖之，紛紛四出。日既上，則入土而伏。禾被嗜，以枯以秕。黠盡臭，牛馬不食。類最蕃，又善蟄不死，不可逐，不可撲滅，爲害無已。時惟豆不稔，而得無恙，而豆未華，更無滴雨到地，人無復望其收者。朝視之，露熒熒綴焉，亦花，亦角，亦實，畝斂二斗。天所在，理不必其有也。顧久旱，田深半尺，無潤土，種麥愆期。中秋小雨，不可耕。農慙慙自急，或起浮土，時播數畝，若置之。廿七又雨，倍中秋。天已寒，無敢不耕。犁入地，僅沒其銳，溼覆而乾承之。五日後，燥不可耕矣。初種者，苗出斷復續，細纒如絲。後種者，不復出。爬視之，一二萌生焉。中秋所種，經雨斬然，壟無斷際，但瘠不肥。俟明年雨肥之，而一冬無雪。天微和，陌上起黃埃，道不坵。是年因遭霖雨，六郡皆飢，粟暴貴，臘

將盡麥梁斗七百，救粟五百，而錢之選也苛。先是官諭市中雜錢，始從民便，都中新錢下，不許復行。貿易者皆懼非舊日官錢，斥不用，而官錢一，又被私鑄者燬爲兩。久之，新錢不下，以千錢並不能糴升米，膠萊間多有抱錢而餓死者矣。縣有糠市里許，至夕售盡空。禾場中，風飄帚掠者，囊五六十粟，殼倍焉。乞丐趾錯於門，卽糠糶亦不能嗟來之。歲豐，大賈富歲，飢儉農富歲，儻勤農富。是時千石粟，千畦菘韭，與萬戶侯等朝廷截漕五十萬，遣旗官分道賑濟，獨淄不成災，未與賑。幸皇恩肆赦，兩稅盡蠲，則雷公雷母不得擇地而雨露之矣。過歲正月廿七初見雪，二月廿三又雪。雪旣融，麥未出者盡出，出者盡長。去秋未種者，物色北地春種，日轉麥，斗值千五百，遙遙負戴歸，亦盡種。而由此雨復絕，麥秋種者旱死之，春種者蜚死之，轉灣種者高田亢死之。惟秋早種者，莖四寸許，尚有蠅頭穗。家數畝麥，男子出行乞，姑婦生拔之。籃而歸，庭而曬，擣杵其斂具也。粟至此，價亦騰，斗至千

錢。鬻兒賣婦者，邑無賴居爲肆求售，取牙利焉。春初榆皮一空，遙望玉樹成林，楊柳槐因葉及枝，髡之童童然，桑生鼠耳。家家護守之，或近澆村，村惡少轉相連縱，負筐籠，百十爲羣，若蠆聚，若獠登，主者莫敢訶，睨之而已。六郡皆患荒，淄獨患再荒。六郡皆患旱，淄獨患盜。淄自冬驚盜，邑無甯村，村無甯日。家中粟盈斗，錢盈貫，箱有完衣，目卽莫敢睨。防少懈，白刃加頸矣。盜日益多，漸至十餘人，或至四五十人爲族。縱火燒村舍，殺人行，淫罔不至。微獨不敢報，亦不敢傷。蓋爲盜，官不知，人命官知之，盜殺人，官不問，人殺盜，懼官問，盜犯無死法，人命犯無生路也。或徹夜闕，但矢去鏃，銃去丸，以驚之散焉，則已。淄至是彌望無青草，而境之南之西之北皆有麥，於是荷擔糶子，流離道中，皆淄人也。有村廿餘家，僅餘四扉未闔，而盜日橫。懼孤亦他徙，一村遂空。是時十分淄，耗者死二，而逃三，存者八三，而賊盜二。五月底猶未雨，存者亦漸逃，惟賊不逃。如蟲附物，物雖瘠未死，尙可附也。道殣無

人瘞，禽犬分葬之，人儉而畜豐矣。郡城流人所聚，國若焦，郊闢善土爲掘智井，深數尺，納尸焉。旣滿復掘，蓋十餘井，猶未已也。貨人肉者，凌晨驅驢載送諸食肆，價十分羊之一。或煉人膏而漬之，以杖荷罈，擊銅板上，價視烏麻之槽磨者，得入智井，猶大葬也。不死者，露穢眠道側，將死忘羞，雖生亦忘情，或偕口俱出，死其一，行者不顧，屍橫路衢，無鳴哭者。草間有棄兒，憐者收恤之，至是人益賤，垂髻女纔易斗粟。幸六月初九雨，深一犂，下僅隔燥土三寸許，然閤閤耜聲，滿野矣。播雖晚，顧地中無蜚跡，蓋上無青草，無食所，下無溼土，無栖所。故子母皆焦斃，大若曰：蜚害溷久，非一年旱，不能殄滅之也！

紀災後篇

甲申歲六月始雨，春秋禾一時並種，因之東南畝一時並出，積年草實，久旱不得萌，亦一時並茁。青黃碧綠，灑漫四野，苗與莠與，莫辨主客。此時田翁田媪，鋤

不及耨，竈不給炊，汗滴禾下，半日許，苗鬚鬚亦怒生。早芸者，二十日沒膝矣。徧野無春苗，惟高粱死未盡，久置不望復熟，至此亦勃發。中原初見，妨農相顧失色，無主，惟意天好生，夏災後，生路無多，已寒塗，必不更寒竇。不知天好生，而有所好非所生，所生非所好，孰測其然？與妨蟻若，蟻蝨若，猶共坐聽之。三日後，復視壠，濟濟蠢蠢，已如兩眠蠶，禾無完葉，乃駭，乃悲，念罄懸，念龔苦辛，有失聲者。始率妻及弱兒女，以箕以蘿，及斷梗，揮汗炙膚，敲擊之。婦攜乳嬰，網置壠畔，眠任風拂，啼任聲嘶，弗遑恤。近聲柝柝，遠聲剝剝，滿野器既盈，蹴杵異刑，焚坑異法，率非刑置之，無姑息哀憐者。亦有巫祝者流，香祭致壠上，諂拜而僂祝，求神之吐之。有時奔望，禾漸破碎，乃悉焚擊，然堆蟲道間，必曼聲連誦阿彌陀佛，乃糜爛之。第擊一過，就擒十一，墮地十九，兼日上伏，在下者成都焉。擣盡旋返，禾上已復集，劬勞終日，似無減焉者。越宿，眠者起，伏者出，擊之紛如，似益熾焉者。惰農卽造訛言，言不可

擊之加盛；則或餒焉，或間焉，或置焉。葉旦晚輒盡，亭亭修修，賸綠梗簪，秕穗搖蕩，秋風甚者，葉盡齧穗，穗茸茸以立，而勤者苦戰不休。過二三日，勢則稍殺，至五六日，而箕折其搗，而蘿斷其縈，而蟲亦落落孤其黨，餘孽僅存，不爲害矣。但擊之久，禾亦稍損矣。善擊者不專用擊法，每人隨擊者後，拾墜焉，搜伏焉，爲長平坑，爲京觀築，恆河沙不足平矣。愚民求禦蟲法，靡計不施，灰揚之，蟲並灰而吞之。摻以屋下煙埃，蟲不食，禾亦尋枯。我稱柏油良，顧畝須數兩，費太多，難嘗試也。終無出擊之策者。無畏多，無憚熱，蟲漸生，終不敵人類殺；蟲一生數十，終不敵人一殺數萬也。然遲殺尤大，不如早殺。蝗，村人有已效者。妨初出如線，尙無議攻者，彼獨先倡之，投數千，裁不盈把。竟日得一甌而強，次日得半甌而弱，三日復往，則朝擒者足踏之，午擒者指斃之，暮獵焉，無所擒矣。但一手兩足，其力幾何？智者得善計，晝親往焉，傾家與俱，暮而歸，賃村中食力者，約五更月上，旋進襲取之。已曙，俵資

令散，客不妨晝作，主不用餽餉，又早涼，不爲夜苦。夜向晨，蟲若僵，地下無伏者，計更許斬殺，倍於永晝。三夜三起，蟲以盡絕，良法可傳也。至春成所獲，善戰者十之，苦戰者八之，戰矣，不苦五之，不戰者空焉矣。不戰不苦，而倖有獲，其運亨，其蟲少也。抑早芸者，苗疎以風，故蟲生也少；芸既晚，宿草如毡，蟲遂以熱蒸而繁。是歲農苦忙，故常不得早芸，又或爲鄰累，往往延災之。蟲雖寡，太平無坐享也。其類又易孽，嘗見巨妨伏葉表，兩肋墜物，微茫如露珠，警長如蛆，蠕蠕動，頃之堆累數十，銳首撓亂，似各有作，俄已成繭，自蔽如麥然。奇情奇理，可爲駭怪！時高粱已穗，葉大耐蝕，梗高耐登，蟲自下空其半體，視不見聞，無聲者。然歲疊荒，盜多，幾與蟲等，晝防晝偷，夜防夜偷，架木巢其傍，眠少熟，粒青青已果，賊腹矣。妨故不賊豆，或憐畝穀，盡獵食，無所池魚之殃，豆則身受之。甚至隴無片葉，蓬蓬如亂麻。已角受災者，角半秕，猶粒災，其華則其歧立，不復角。穀未秀，蟲空其葉，青青蟲轟然，大段如

木賊，無人采焉者。以其穗猶胎含，留待復秀。久之生一二葉，類瘦茅穗，盈盈寸許，仰不復垂，霜寒猶綠。待田耕者，中道夭之，猶不如蜀秫之晚生者。豆出始出，豆熟亦熟焉。乃豆未遭妨害者，又自生螟，蜿蜒二三寸，圓粗於拇，倡言者謂其肥可煎油，競捉之。囊筐充物，斷頭反革，置鼎水騰沸，油浮出，黃金色，革亦焦脆，餓者甘之。捉亦衆，因不爲災。時某邑諸生告災於令，呈妨，令咄之，謂是么麼物，何足稱災？又呈豆螟始，駭始詰名，一生答曰：「此所謂糊突蟲也。」聞者皆匿笑。八月初四雨，夜大寒，妨悉入土爲蛹。或又言蛹絕美，富者以升麥易升蛹。於是男女若婦挾鐵銳具，石足山根，搜抉殆遍。乃妨方沒，蝗又至，食其齒牙餘，患謾謾斷粒蒂，零落田間，驅之躍於禾下。又撲之，入於叢中，苦戰而存者，蝗又盡之，劫數矣哉！加以八月亢陽，蕎花豆角皆焦隕，惟五穀早熟者，未受酷虐。梨棗天稱大有，恨隘黍稷，年稱小泰，恨寡。城西城北十數里，有豆無蟲，稱調順，恨狹。餘皆恣蟲嚼而愁苦矣！

十月向盡，麥田燥未耕，較去年益晚，益乾，益寒。農無奈，播種埃塊中，情知罔濟，然麥在土，猶可痴望。土中空則絕望也。是時地裂而不震，逃亡更多於春時，去歲道有棄兒，慈者猶或收育之，今則號嘶路側，無顧者。米價方貴，相傳漕糧已經赦者，當事復欲征，人心益駭懼。世家中亦有賃車徒，載細弱，遠徙樂土者。去年天作孽，邑絕貧民，今年再作孽，邑無富民。今年之天，又作來年之孽，恐邑少生民矣。情可哀，涕可隕，志其略，告臨民者。勤農事欲猛，捍患難得。法緬述之，告力田者！

龍泉橋記

淄邑也。率傾側少坦途，或升之高，則以腕捺膝力作努；其下也，腰旅無屈骨，一踵卓立，囊橐然，每多鬚髮爲顛。少縱則奔不自禁。處處山合，其勢然也。又或蹄跡深其道，山潦掠其塵，以爲濁流。久之，掠復掠，遂谷焉矣。而龍溝尤巨，尤險，尤衝衢。通南北，而溝東

西以橫。以楚漢所指，以界分齊州也者。余自西鄙趨顏山，經由此道。三嘗遭泥滑，馬至此踟躕，策強進之，終畏蹶。緊其銜，馬亦知戒懼，步每不咫。蹄踏沒階，胆始放，不數步上青天也。乘者不可仰，以鞍受膺，如蟲緣膩壁，馬咻咻汗喘，窟乃出。乃得坦途，無復井中天也。聞之常往來者，有時山雨驟至，則怒濤洶洶，上拍天，陵谷震搖。此時騎者下車者休，荷者弛其擔，兩岸行人蠅而集，虛尻蹲露草中，相望愁悶，以待滄桑之變。御輪者或愆期焉。又且日西下，暴客借爲利藪，暮行踽踽，則伏莽者施白梃矣。艱危矣哉！余聞之加駭歎，恨不能石而虹架之也。范村李君翠石，其爲人敦篤樂善，一鄉稱長者。忽發慈悲銳任之，捐其產，瀉其囊，數年始竣。費金幾盈千，而將伯之助，予蓋十而三之。而文學孫伯嗣州倅孫延仲，又捐其長稅之畝，以闢其孔道，於是一道康莊矣。壬戌工既九仞，唐太史爲作記，未遑壽石，而翠石先朝露。遲遲又久，其令嗣欲成父志，索其文，迷其藏所，而太史亦脫屣矣，莫可

問訊。穆生僅志其一，二語屬予貂續之，余不敏，何敢繼太史聊志年月，不沒所由來云爾。

放生池記

昔齊宣不忍一牛，子輿許其可王，宋哲宗盟而避蟻，程子以爲推之。卽帝王之要道，非謂偶殺一物，遂爲不仁，而不仁之端所由推也。余蒞寶伊始，舟過邑南，有塘一區，涵空射目。詢之吏人曰：「此官塘也。創於明季，計廿餘畝，民間網罟禁勿入。惟官以儲供應，備宴享，用餽遺，歲凡再取。取則漁戶輟本業，艤舟集網，以待官攜壺榼，於以悅耳目快口腹焉。」噫，過矣。用民力以窮己欲，所需幾何，而暴戕物命乃爾。仁者固如是耶？或曰：「仁民而後愛物，一民仁要矣。抑思愛者仁之始，仁者愛之推。夫一任己欲，則欲生貪，貪生殺。以是而司牧於上，舉凡錢穀之輸將，庸詎有念民膏而撫字者乎？刑名之出入，庸詎有得民情而哀矜者乎？工役之興作，庸詎有撫民力而軫恤者乎？且此

芸芸含生之倫，日羣然延頸於此，乃待人一欲而殺之。且非他人，卽在我之一欲而殺之，魚其有知，必且聚族而謀，相與大恐。如有謀與恐，而殺身之怨，始有專歸矣。嗚呼！可勿懼哉？不寧惟是，條而躍淵，條而澗，輒敗鱗棄路，引頸穿楊，推之卽論囚，亦渭者類也。河潛就刃，頰尾猶搖，肉案沾腥，金梭尙擲，推之卽舂骨，聚糧者類也。中藏尺素，宜盡葵心，於物方沼，輒供釜底，推之卽暮金枉法者類也。余用是惻惻焉，憫震震焉，驚故舍之爲放生池。世有以予言爲善者，則此林林總總，皆可作一思想，而卽當木索之下，皆可作一放思想，一切三千大千世界，無不可作一放生池觀。昔宋諸賢，令依普賢懺法，禁捕江湖魚，後奉詔還夢，有魚爲人形者數萬，號哭曰：「長者去矣！」令作夢魚文以屬後人。余願後之君子，庶幾共勉斯意，也是爲記。

修柳泉龍王廟記

淄東七里，有柳泉。邑乘載之，誌勝也。水清以冽，味甘以芬，釀增酒旨，淪增茗香。桑苧翁劇試之，驚自上洽外，得未曾有也。深丈許，水滿而溢，穿甃石，灑灑出焉。故土人又名滿井。泉涓涓自流，自溢自波，折聽呼者牛馬之。其出也，匯者淵之，流者溪之，夏潦秋霖，客水相續，則泱泱然河矣。蘭若外爲泉，泉外爲河，河外爲山，山族而居。每坐泉上，小山簇簇，作兒孫羅列，圓如米聚，方如罍設。削壁開丹嶂，雜以垂楊綠柳，縈青繚白，渾無斷際。河之陰一道，通南北往來，解賞者輒坐流連。冬之日，甃石爲燠，溽暑行人望陰投止，望泉投止，脫汗笠，解衣罵柳腰，則飲則浴，則憩坐。坐頃，風颺颺，泉泠泠，自謂於蓬萊不易也。泉不知何年何主人所創焉者，甃石不甚斧鑿，爲游人所坐，衣磨拂而滑之。泉旁柳，大百圍，爲雨浸以濡而空之矣。泉最久，故其神最靈，每暘亢，遠近昇柳，輦駐其下，呼神者三，谷淵淵有應聲。其聲徹雨，則立樹之。天性上人，以是故立意募祠之，俾所禱所有依憑，其志良佳。然彼爲一

方祝調順，予兼喜爲邑中資點綴也。故記之。

王村修路記

王村爲郡邑通衢，冠蓋之往來恆於斯，商賈之負販恆於斯，無他歧可出焉者。而村之東夾途而溪，三十年以往，途尙高，俯臨溪，溪涓涓自逝耳。歲既經久，輪所經，轍深之地所經，塵揚之怒潦所經，激冲刮蕩之地以日下，溪決決四溢，漸侵容軌之區，以拓其疆。雨則魚遊于道，旱則駟陷於淖。行人解履，作鷲步，躡之漬漬然。漚既出，濯足清流，乃履乃去。以是患苦之，咸曲折而南，假道於長稅之畝。畝中車馬襁屬，未種者夷爲道，已禾者踐爲道。雨之餘，承趾必擇燥土，則道之側復歧爲道，而田以不毛。禾日犯，無請庚者。至轍跡之所常經，則讓蛙黽長子孫焉，不已慎乎？村中善士目所擊而心傷之，因忽忽而設一想，思貼地以石，若橋之立岸以堵，若堤之流碎碎，不得撼，雨淫淫，不得渚。趾錯錯，騎遶遶，不得埃壘，利千百世之千百人。

何其溥也？顧計須石千車，灰百簣，匠作百工，庶幾落成，煩乎艱哉。然使出此途者，肯解囊買半尺亨衢，則十人得五，而此功成矣。竊意人無不喜捷厭紆，喜夷厭險，喜利物，厭自封，故衆慮其難成。余賀其易就也，說之。

逸老園記（代）

東阿余別業也。村雖故，小山繞之，河又繞之，暑可漁，寒可樵，四時皆可田臨。眺平不陂，頗宜稼。雖不阿，阿矣。面冲山而村，村去山步武耳。山勝以石，石數以夥，夥之勝以位置，以參差。逕之半，尙以土柔；益進益上，則石氏族而居，分疆占據，少間田。高狀矗矗，下狀兀兀，肥狀悶悶，瘦狀稜稜。虎若而伏，人若而立，羊若而羣，布置現示，費造物匠心，至不以品名，不可以馬策數。其最高有阿石，山之石之一也，尤奇。石凡三兩，渠夾間之，似混沌初，巨靈未擘時，曾爲一物者，後裂之，渠其裂紋也。壁良峭，或者磴而欹，而仄，而劣足容乎。

趾，揉行僅可上。其上則夷，容數十人分曹飲，然無飲醉者。醒可上，醉難下也。顧兩渠若躍可過，亦無敢躍平乃壯，險則怖也。坐其上，望村一簇，望河一綫，望羣山一抹，望田隴段復段如蔬畦，四望豁人懷。下石而東，可踴者一矢許，傾側側石，復枕石，堆疊崿澗間，泉灑灑出焉，亦阿名。水所逕成渠，渠迢迢至山根，不知幾許深。石壘壘滿之，大小皆爲個，滑潔不以繡媚。瀑激然，與泉無涸時。冬則涇涇，春則涓涓，夏而霖秋而潦，則崩崖掛練，激石雷礮，不復文。山水皆鴻濛時，舊物曾無人賞焉者。山讓牛眠，水讓牛飲，村人不解登，登亦不解賞。天下事此類固多哉。余童時過輒浮鉤，夢魂猶戀之。修數椽屋，卜菟裘焉。水宜沼也，而不沼，予沼之。沼之上宜柳也，而無柳，予柳之。與會一至，可以蔭，可以汲，卽謂予家園亭，不禁樵牧也。可然鬢毛斑矣，又常抱維摩病，履齒獲壽，姑蠟之耳。齋扉晨啓，爽氣入懷，翠影到案。而石來座上，而樹裊庭中，則臥遊之時，多於兜輿也。予不文，不能傳水之神，石之

色。水之面目，冀有能傳者傳之；人生山水色，山水生予色，爲幸不既多乎？遂記之。

遊靈巖記

家與山鄰，曰未遊之也，有乎？曰數遊之而未之記也，有乎？未之遊，無有也；未之記，則余於靈巖山有之。靈巖在長清縣東七十里，長清與淄川同屬濟南府，長與淄距二百里。強巖在長東，去淄百里，遙耳。西近孔道，車轂之所輻湊，來遊者衆，矧土著其鄰邑耶？岱北多巨巖，靈巖尤巨，尤峻，尤名。巖之北谷，沂以東，越一嶺，入琨瑞山。靈巖谷水西流，合中川水入濟。琨瑞山水西北流入濟，皆爲岱之北谷。琨瑞有朗公谷，多殿舍樓閣廢址，世言苻堅時，佛圖澄弟子竺僧朗嘗居此，谷以之名。時朗爲人說法於靈巖，故靈巖有朗公石焉。巖之狀如壘石，如城墉，高千百雉。周若環，獨缺其南一面。南列重嶂，絡重谿，多植柏，翳高塞深。靈巖寺在柏中。寺後鑿石壁爲龕，居佛像。其巨，其高，略不

可上作蟹行乃登。登而四望，萬山環若幕，若張若弛，若蠱若偃，殊驚異趣。詭奇百出，駭人志，眯人目。巖尻有泉，僧淪泉作茗飲，注以陶，多柏氣，亦清冽。寺壁墁古石碑，碑字漫漶，約辨有宣和政和字，宋物也。日晡循山下，時蚤，可閒道往琨瑞，足疲不之果。顧琨瑞往嘗遊之，但未之記也。記琨瑞，俟遊琨瑞也。茲遊也，天春，天晴，天煖，天長，視曩遊暢歸樂而爲之記。時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二月二十有七日。

明湖泛月記卽贈別孫給諫假滿

還臺

歲丙戌秋，孫樹百給諫乞假歸里。八月二日，招同黃子厚、孝廉、張歷、友明、經集、大明、湖上、薄醉、方適、夕陽已催、鯨鐘、報昏、漁火、炤燄。給諫曰：「興未闌也。」日云暮矣，月魄旁死，蓋歸乎來？於是榜人投篙，舵女弛纜，認岸樹之沓暝，託舞雩以歌詩。松齡進一言曰：「

泛湖之樂，春秋殊致。春宜日麗，秋宜夜涼。矧將中秋，盍訂期爲泛月之舉乎？」子厚願於中秋夜作東道主，給諫以北行迫辭，遂復預期爲十二日。謀卜夜之歡焉。夫赤壁之下，坡公泛舟，桃李之園，太白秉燭。永夕起詩人之興，申旦述騷客之談。矧吾黨話桑梓於一鄉，迴萍蓬於兩地，名流裙屐，賓主忘形，良夜壺觴，嫦娥伴醉，藉據結轡，有眷遐盟。高山景仰之思，程將啓北古寺精嚴之地，湖本稱西，不隔重圍，魚鱗無容顧我，正逢八月，蟾輝豈吝照人耶？是日也，有約斯來，同聲相應。日未晡而咸集，舟夙戒其先維。不管烏跋，祇延兔至。翻前遊之別調，拾良會之墜歡。放乎中流，且續牛斗東山之賦，取諸當境，膾有天心，水面之亭。主人賸擘酬賓，扣舷發唱，度得還雲之曲，和來明月之章。俄而煙樹微，城郭隱，清風扇，水雲動，波心一點，澗出明珠，天上三分，全呈寶鏡。當此之際，喜可知已。維時欸乃未終，遊行自在，魚驚人而欲避，鷗逐槳其潛來，遂就淨池而爲泊焉。淥水中央，紅闌九曲，木欲

脫而蟬噤，天不夜而鵲飛。夾岸楸桐，瑟瑟叶清商之響。搖波荇藻，瑩瑩涵滑笏之光。淺瀨浮輝，四照現上方樓閣。深杯倒影，一吸盡大地山河。孕臙臙於始波。表晶晶於餘沚。快老蟾其可語，招手狂呼。驚棲鶴而爭飛，昂頭大笑。時則迴燈添酒，無關白傅琵琶。曲水流觴，略似蘭亭。少長折秋杯而疎酌，含風遂以輕搖。不知涼露之零頭，但愛清光之掬手。天河影轉，識是更深。遊舫人歸，何妨興盡乎？是知升沉者至無定，聚散者有何常。莫非天假之緣，賦醉歸於夜飲。猶是會逢其適，悵頃刻於天涯。明年玉尊，知醉何處。今宵玄鶴，儻掠余舟。在水一方，永言君子之慕。別路千里，不隔美人之思。焚草高風，諫垣望峻。寄梅他日，吾輩情多。爰假毫端，略陳心曲。勝遊罷矣，眷言記之。是日會者，仍前遊四人。添入者，李約庵茂才也。

募修鴛鴦谷橋引

淄環邑皆山，故河患常少，而溝瀆之險阻過之。蓋河流之浩瀚，尙有舟楫，而野水之崩騰，苦無翎翅。不雨則突兀下上，輒覆輪轅；一雨則傾洞懷襄，莫辨牛馬。且也天清潦盡，猶蹋弱泥；日落鷄鳴，兼憂暴客。危乎艱哉！其患尤多，其害殊烈也。淄境率少坦途，而他鄉皆僻徑，無百里車轍，徒爲耕斂之所梗塞，負擔之所呻吟而已。至西鄙則省會通衢，而道有三險：一龍泉溝，一桃花塢，一鴛鴦谷。隘有崩濤，深可伏莽。時而千山灌壑，撼搖天地而來，甚則一梃中顛，掠刦囊裝而去，阻隔行人，爲害已久。幸龍泉溝自數年前，賴一方善信，建立橋梁，桃花塢亦鳩工庀石，漸次落成矣。惟鴛鴦谷舊有小橋，傾圮殆盡，疑法師之架虹作渡，轉眼空虛，如仙人之擲杖爲梁，隨踪消滅。遂使南北道

路，猶界鴻溝；來往行旌，遙愁天塹。遺此缺陷，有恨何如？竊喜近村諸戚黨，見賢思齊，爲善最勇，捐金捨地，不讓獨賢。敦事募緣，各有專任。雖一簣之未覆，當九仞之初基。而意中之虹霓，已凌霄漢；眼底之車馬，紛就康莊矣！但恐驅石無能，術或窮於中道；負山非任，力必屈於長途。所望四方仁人，助厥成功，襄此義舉。欲王刺史之疆界，不覆租車；冀蘇長公之豪襟，還留犀帶。彼編橋渡蝮，猶發盛德之祥；况布地施金，豈無長者之報？天人之果，竊願與諸君子共給之也。

募建石溝河橋引

石溝河在淄青之界，蓋南北之通衢也。臨崖下注，蒼茫數尋，入谷仰窺，青空一綫。亦途之至危者矣！而乃萬蹄萬趾，晨夕奔騰；九地九天，倏忽變易。喘牛汗馬，覆輪躡轂，慈悲者或憐之矣。雖然，此猶未爲其甚者。

矣！迨乎秋落桑麻，野無簞笠。深溝易蔽，遂有伏莽之虞。狹道難奔，輒罹喪貲之禍。挺矛驟起，跪獻腰纏。囊笈全搜，乞憐蟻命。則是爲三冬暴客，設出沒之窟巢。留數矢長渠，作南北之陷阱。此行道之所憂，卽維摩之所病也。不寧惟是橫石礙路，已憂跋履之艱；急雨翻盆，更懼懷襄之水。渾潦肆注，溟泮無休。塊磊互冲，播礫不已。期違花燭，或礙朱子之車。目斷舟梁，因下阮生之涕。而或河消濁浪，已滅夕陽。鷓鴣叫空山，並無歸路。豈非羸膝阻塞，愁道路之風波；行李往來，恨天涯之缺陷者哉？竊喜禪僧濟德，道行清高，襟期浩落，忽興志願，力建橋梁。直將使世界恆沙，由人利濟；寰中坎陷，自我消平。此志此舉，亦孔嘉矣。然鳩工庀料，計費不貲。所慮蚊蠹負山，徒謁夸娥之力；精衛啣土，難填龍女之宮。惟冀長者推仁，檀那好義，共有爲善之樂。大捐佈施之金。庶幾凌宛轉之長虹，空行複道；踏軟紅之香土，坦入康莊。自茲以往，風雨二陵，天不限於衣帶；烟雲一道，地不界於鴻溝。亦快事也！喜而

爲之序。

徵畢信涉逸老園詩啓

冲山北向，范水東流。一株松雲，甚類愚公之谷；數家烟火，遙憐處士之庭。老爲逸園，村名阿里。簾捲精舍，長臨小范之花雲。度低牆，舊接東鄰之棗。仲蔚之舍，徑滿蓬蒿。肩吾之家，門容轆蓋。科頭曳杖，到王氏之新柴。移岸臨流，見米家之舊物。遠霞暮落，爽氣朝來。植蕙飯僧，輞水之園亭不異。樵歌牧唱，東山之絲竹何殊。松菊田園，雅在百年之樂。琴瑟車馬，無煩十日之更。借石供於遙峯，自饒風月。卜菟裘於別業，兼戀農桑。漁舟入而村巷皆迷，亦自謂是鄉可老。河水冽而糟邱長築，何須待後嗣重興。松謬廁雜賓，叨倍二仲。繫馬先生之柳，脫履長者之門。徐折角巾於雨餘，速命作黍曲加柄笠於顛頂，便其遊山。人登碧落之堂，遙遙觀暗桃明李。身入西山之宴，步步見繞白縈。青陸氏憑臨，輒有筆牀在手。摩詰遊釣，常將酒白隨。

身。看將軍之佩劍刀，泉飛如湧；似山人之吹鐵笛，石裂成渠。桂樹留人，狂作楚舞；梨花壓帽，醉變秦聲。爰成下里之章，敢索高人之和！

爲沈燕及邀客小啓

淑氣撩人，青草襯雕欄之色；晴光撲面，黃鶯傳繡陌之春。梨花樹頭，花猶帶雨；丁香枝上，香欲隨風。只逢人世二難，已堪倒屣；况有歌兒數輩，雅善遏雲。不追春夜之遊，難免花神之笑。恭惟八日，具集同人，采雉牙籌，定卜呼殘夜月；紫樓玉鳳，當令叫破春愁。願君跨蹇而來，遣童掃榻以俟！

秦松賦

秦山之半，有古松焉。遙而望之，蒼蒼然，鬱鬱然。槎枒黃峴之嶺，輪囷曲盤之路。儼五老之古裝，恍四皓之偉步。駘背鶴髮，龍翔鳳翥。俯首類揖，曲躬似語。不知此生，歷幾朝暮。云是秦時所封五大夫樹，觀其根盤

節錯，雪飽霜經；針繁棘刺，露護雲蒸。屈驚鳥去，澁受
猱登。當必瑤池之花數卸，蓬萊之水三清。始得此蒼
柯磊落，古鬣鬢髻。貌與石而並古，色比黛而同青。若
乃春雨垂絲，春風成片。綠樹牽人，紅花似面。華林栖
鳳之竹，錦水藏鶯之線。萋萋金谷之園，泛泛武陵之
岸。無不豔豔爭媚，英英相間。當是時也，岑寂邱阿，蕭
森巖畔。意調高鶩，儀容慘淡。大夫於此，不以美炫。迨
夫南雁去，朔風威，堅冰合，冷霰霏。錦殘芳歇，蕙折蘭
摧。爾乃清標獨聳，大蓋孤垂。意挺挺而自若，似無喜
而無悲。龍鱗蜿蜒，蛇影離披。因風欲舞，得雨將飛。虬
枝半橫，棘刺全低。夜則濤聲沸湧，晝則烟雨淒迷。止
容鼠竄，未許禽栖。時則遊子休裝，行人息轡。懸想當
年，太息不置。當夫翠華遙臨，秦君乍至，萬騎雲屯，十
乘鼎沸。玉勒光天，金鞍耀地。冠蓋旌旗，彌滿無際。阻
風雨於二陵，借覆幬於五樹。因而喜動天顏，恩承上
意。賜爵授官，恩奢寵異。可不謂遇合之隆，千載一日
者哉！到於今祖龍已亡，山河屢易。扛鼎雄君，歌風亦

帝玉帳妖姬鐵衣猛士七葉金貂千年帶礪斯皆草腐煙消香埋珠碎獨有大夫存昂藏之瘦骨亘古今而不墜予登岱過其下摩挲而問之曰「大夫乎大夫乎秦之封有乎無乎」以爲榮乎汗乎「徘徊良久坐而假夢一偉男子曰「世呼我牛也牛之馬也馬之秦雖以我爲大夫我未嘗以秦爲大夫也爲魯連之鄉黨近田橫之門人高人烈士義不帝秦秦皇何君而我爲其臣」未幾山風謾謾予忽驚悟拱立竦息拜揖而去

煎餅賦（并序）

古麵食皆以餅名蓋取麵水合并之義若湯餅蒸餅胡餅之屬已見于漢魏間至薄溲薄持安溲牢丸束皙賦及之然不解其何物齊俗則尚薄餅昔高瓊卷大餅如庭柱蜀趙氏合三斗麵爲一枚是皆乖巧當世卽秘其傳惟明邱文莊進軼餅於上面甘之因以爲名

是薄餅之制其來已數代矣獨煎餅則合米豆爲之齊人以代麵食二月二日尤競之是時薦新葱富者夾半鹹肉比戶胥然昔惟北齊主與石勒筒有一「卒律葛答」之謎而他者不概見豈非自古及今惟齊有之與緣行於世者不遠故見之古者尤稀康熙中齊亢陽甚二麥輒數歲不登則煎餅之有裨於民生非淺鮮也因爲之賦

煎餅之制何代斯興溲合米豆磨如膠餈扒須兩歧之勢鐵爲鼎足之形掬瓦盆之一杓經火烙而滂溲乃隨手而左旋如磨上之蟻行黃白忽變斯須而成卒律葛答乘此熱鑪一翻手而覆手作什百於俄頃圓如望月大如銅征薄似剡溪之紙色似黃鶴之翎此煎餅之定制也若易之以政屑則如秋練之輝騰雜之以蜀黍如西山日落返照而霞蒸夾以脂噴相半之脈管浸以肥膩不二之雞羹晨一飽而達暮腹殷然其雷鳴備老饕之一啖亦可以鼓腹而延生若

夫經宿冷羹，尙須烹調。或拭鵝脂，或假純膏。三五重疊，炎燂成焦。味鬆酥而爽口，香四散而遠飄。更有層層卷摺，斷以廚刀。縱橫歷亂，絕似冷淘。湯合鑼鼓，未到蘭椒。鼎中水沸，零落金條。時霜寒而水凍，佐小啜於凌朝。額涔涔而欲汗，勝金帳之飲羊羔。奈爾東人運蹇，奇荒相繼。豆落南山，擬於珠粒。窮慘淡之經營，生凶荒之妙制。采綠葉於椒榆，漬濃液以雜治。帶藜煙而攜來，色柔滑而蒼翠。野老於此，效得醬於仲尼。做縮葱於侯氏，柔雙頤，據牆茨，咤咤根根，鯨吞任意。左持巨卷，右拾遺墜。方且笑鍋底飯之不倫，訝五侯鯖之過費。有錦衣公子過而美之曰：「願以我鼎內之所烹，博爾手中之所遺，可乎？」野老憮然，掉頭不

綽然堂會食賦

有兩師六弟共一几餐，弟之長者方能御少者。僕數齡每食，情狀可哂，戲而賦之。

僮踰踰兮登台，碗錚錚兮飯來。南閣閉兮扉啓，東振振兮簾開。出兩行而似雁，足亂動而成雷。小者飛忙而躍舞，大者矜持而徘徊。迨夫塞戶登堂，並肩連袂。奪坐爭食，椅聲錯地。似羣牛之驟奔，擬萬鶴之爭唳。甫能安坐，眼如望羊。相何品兮堪用，齊噪動兮倉皇。袖拂盞兮沾熱瀋，身遠探兮如堵牆。箸森森兮刺目，臂密密而遮眶。脫一瞬兮他顧，旋回首兮淨光。或有求而弗得，顏暴變而聲愴。或眼明而手疾，疊大卷兮如梁。赤手搏肉，餅破流湯。唇膏欲滴，喙暈生芒。骨橫斜其滿地，汁淋漓以沾裳。若夫廚役無良，庖丁不敬。去肉留皮，脂團膜勝。既少醬而乏椒，又毛捲而革硬。共乘七而躊躇，殊蕭索而寡興。乃擇瘦而翻肥，案狼藉而交橫。時而嘉旨偶多，一卷猶剩。慮已遲晚，恐人先竟。連口直吞，雙睛斜瞪。膾如卷而下咽，噎類鵝而伸頸。嘴澎澎而難合，已捉餅而急競。合盤托來，一掬而淨。舉坐失色，良久方定。夫然後息爭心，消貪念，筋高關，餅乾咽。無可奈何，呼葱覓蒜。既飽餽糧，乃登粥。

飯。衆口流餒，聲聞鄰院。惟夏萋與冬蘿，共蹙蹙而厭見。卽鹽齏之稍嘉，亦眼忙而指亂。至拄腹而撐腸，始闐然而一散。亂曰：一日兮兩回，望集兮開齋。齋之開兮衆所盼，爭不得兮失所願。嗚呼！日常爲雞鶩爭，可憐可憐饑衆生。

祭蜚蟲文（並序）

康熙四十一年間，忽有害稼之虫，多而奇臭，以致比年不稔，莫有知其名者。惟春秋有蜚災註疏，所言形象臭惡，當是其物。吾淄自舊歲益蕃，受害益烈，鄉人無告，請余爲文以祭之。其詞曰：

某月日，謹以醜酒楮錠，致禱於蜚神曰：「維爾蜚蟲，臭惡非常，味如蠶子，穢甚蜚螂，紛紛爲稼，藉藉之殃。或於籜中而聚，或聚根下而藏，穀被薰而萎悴，麥受嗜而隕黃。既蕃衍而無數，又細碎而披猖。逐之不得，治之無方。又經冬而不死，害尤烈於蝗蚋。蚩民無告，

冀其憐傷，不敢斥言，呼曰香娘。上違心之徽號，殊無減於凶腸。憶舊歲之被災也，半夏猶苦霖雨，三秋繼以亢陽。剩凋殘之餘稼，爾緣本而成行。麥種燥土，若存若亡，春纔雨而少潤，爾蠢動而繁昌。勢不盡而不止，致羣心之惶皇。今者千錢斗米，道殣相望，榆皮淨盡，髡及垂楊。矛弧徧野，橫刦村莊。人已剥皮而見骨，爾猶嘔乎齧幣之餘芳。嗚呼！麥奄奄以垂盡，爾蠕蠕而未已。延及秋禾，害無休止。天旣生人，何復生爾？云有神焉，實主宰是神。如正直，當不如此荒已甚而不憐，是不仁也；腹久果而不行，是不義也；已求馨而禍人以臭，是不恕也；必待青草絕而始遷，是不智也。或也凡百災祥，皆由天意，夫彼蒼清輕而主慈，豈有好生之天，而俾惡濁者，永爲災疹咄哉！人於爾乎何仇？必戀戀於此地，旣殞殪而不堪，亦形穢而可愧。今奠爾以臭餘之黍，薦爾以臭殘之麥。貽爾以楮帛之資，焚爾以沉檀之氣。遺我以臭而香報之，或可以去此而適彼。苟不率爾子孫，刻期遠避，是必欲致人于

死而死無生全之計也。我將訴諸金闕昊天。牒諸伏魔大帝，縛臭神，問臭罪，夷臭黨，剿臭類，舉族全誅，靈擊糜碎，貶爾於鐵圍陰山，無俾遺臭於年年歲歲。

責白髭文

年來白髭，歲添一莖，鉗去復出。丁卯秋，自稷門鍛羽歸，攬鏡蒼然，彌增感憤。因爲文以責之，其詞曰：「嗟汝白髭，何其不通拳拳在頰，蠶絲相同。皤皤沾喙，魚刺爭雄。能化好而爲醜，能使少而爲翁。取憎於鴛鴦隊裏，見笑於逍達場中。官有汝則致惡於大僚，士有汝則取厭於文宗。馮唐於焉偃蹇，顏駟因而飄蓬。嗟汝白髭，分何不情？汝宜依宰相，汝宜附公卿，助名已立，尙不汝驚。我方抱苦業，對寒燈，望北闕，志南溟。爾乃今年一本，明年一莖，其來滾滾，其出營營。如穢穢之客，別去復來；荒蕪之草，剝盡猶生。抑何顏之厚而不一緒也？」責已，嗒然隱几而臥。彷彿有素衣丈夫，逡巡入夢曰：「我髭之神也，聞子詬怨，願進一言。乘

時鄧禹棄繻終軍，年方弱冠，置身青雲。我猶未生，彼已軼羣。我之既生，彼爲元勛，曰頭宰相，世所常聞，抑亦何惡於我焉？子乃蹉跎歲月，四十無聞。人脫曰紵，子尙青衿，不面目之自覲，而何怨我之紛紛也？且吾之爲人髭也，或稱美於天子，或見拂於貴官。擗搖則萬絲飄領，掀動則滿座承顏。黑固炫美，白亦壯觀。人美似玉，我貴如蘭。自爲子髭，乃殊不然。朝沾麻粥，暮挫煤煙。呻吟五夜，旣斷猶拈。冬受布被之折，夏爲暑汗之沾。爲子髭者，不亦難乎？我不怨子，子何怨我爲？」予聞其言，癡若木偶，不敢出聲。欲加夷族，削鬚爲僧。翕然自顧，是何情形？欲求烏法，強使變更。根如蟻集，醜態彌增。俛首沈思，而得一謀。於是忿然作色而言曰：「咄，汝髭！我所以畏汝者，尙有非望之心焉耳。今將投毛錐，焚竹筍，匣碎玻璃，床敲翡翠。旣無上官之逢迎，亦無少婦之可媚。我亦何求於汝哉？」其人逡巡將別，瞠目若黷，但拱手曰：「憑子憑子。」先生豁然而醒，撚髭而視，數莖挺然，猶含怒意。

戒應酬文

旬前，或以吉啓囑余，而意懶苦於思索，掇筆復置者屢矣。望前之五日，計需期已迫，不得已搆之，思猶不屬。每月已西，嚴寒侵燭，霜氣入幃，瘦肌起粟，枵腹鳴饑。迴顧酸影在牖，鬚叟聳肩縮項，如世鍾馗。因訝然而自笑，哂指大之呆癡。於是相對而言曰：「苦哉！踽踽涼涼乎？鬚乎？鬚乎？爾胡爲者乎？人生世上，具有鬚眉，無端而代人歌哭，胡然而自爲笑啼，無謂矣哉！且也人皆鼎烹爾，獨藜藜人且重裘爾，無絮衣。傍徨永夜，亦孔之凄。受冥冥之苛罰，皆爾行之有虧。何哉！胸無半卷，矢口侏僂，自我視爾，茫然無知，緣人貴耳而賤目，爾遂居之而不疑。公然上瑤函之金簡，染吳蜀之輕絲，管城爲之抱怨，楮子因而興悲。墮茫茫之孽海，恐懺悔兮難施。况爾之爲，更愚者之所事，而智者之所苦。若夫幽房熾炭，茗酒浮卮，奚童旁而剝棗，慢撚髯而吟思於斯時也，神閒已適，逸興遄飛，亦

文人之雅致，當樂此而忘疲。爾乃坐枯寂，耐寒威，憑冰案，握毛錐。口蒸雲而露溼，燈凝寒而光微。筆欲瑯而管冷，身未動而風吹。吟似寒蟬，縮如凍龜。與春衣而市筆扎，會不足供數日之揮。愚哉！愚哉！既非孫康之映雪，又非董子之下帷。前無釣餌，後無鞭箠。利既不屬，名亦罔歸。連連作苦聲於終夜，誠可笑而可嗤。於是乃投筆而起，嗒然歎歎。既往者之不諫，尙來者之可追。其從此而永戒，勿復蹈乎前非。越日盟已，更衣未披，忽聞剝啄，若叩柴扉。啓門而視，乃我舊戚攜果一榼，載酒一瓶。予怪而問焉，客揖而言曰：「將有所事，煩子屬詞，致不腆之微物，聊以備啣晤之小資。」余聞之，沉吟而笑，未及致辭，心欲耿耿而守戒，臆神嘒嘒而不依，無已，且效馮婦於一次，過此再戒而弗遲。

唐豹岩命作誌

唐太史公，字濟武，別號豹岩。愛弟錫士，曾有桐葉之

封因國爲家，爰入倉曹之譜。其先，棗強人，遷於淄。卜居西鄙，創業南坡。世有奇人，家傳舊業，閱十三世。至公祖，碩德宿望，世稱長者。德高里黨，人人知君實之名。臘值王侯，歲歲設黔婁之粥。樂善好施，積久不倦。至太公耕讀自善，方正不阿，尤以賢著。因有佛名。是生公而太史懸弧之日，卽封公施粥之辰。因瑜珥之苗芽，知青蓮之相見。公弱不好弄，幼輒能文。過高僧之蘭若，恍悟前身。認鄰子之金環，業含夙慧。江郎年少，筆已生花。楊子家貧，口能吐鳳。順治五年，舉於鄉。六年，成進士。時公年二十有三。蕊珠殿上，鷗翼怒飛。芙蓉鏡旁，毡車密映。大慚大好之技，慶捷足於騰驥。萬選萬中之才，喜承恩於供奉。是年，卽授翰林院庶吉士。官屬冷曹，士稱榮選。燦花飛屑，奪席寶座之山。迴雪流風，攜藻玉堂之署。踰三年，晉秩檢討。禁中頗牧，恥以粉飾相安。署內鳳鸞，輒將鷹鷂自許。雞刀小試，見勝氣之籠霄。龍甲初攄，驚丹心之捧日。微臣愚戇，觸犯雷霆。天王聖明，放歸田里。攜能知我之雄

劍，拂袖遂行。望不負吾之青山，焚章竟去。楚靈均之憔悴，寄興湘蘅。陶靖節之疎狂，怡情松菊。爲親防老，營莊豹岫之山。代弟憂貧，買墅孝河之尾。孝友之謀，於斯無虧。讓舊第而不析，買芳鄰以自棲。巷似回軒，堂名志壑。家居西弄，籤滿鄰侯之床。戶近南城，竹環張廡之屋。澤車而乘款段，菊淡如人。小鳥而看盤伶，鷗閒似我。一莊負郭，僅有種黍之田。五柳當門，殊少連雲之業。繩床經案，卽摩詰之園亭。北陌東阡，盡昌黎之鄰里。對親賓則此心無二，過里社則並馬成三。而且獨宿齋亭，花當良友。偶臨閨闈，犬吠主人。行清意冷，蓋可知已。又其接引寒儒，提掖後進，拔十得五。好爲美談，齒獎牙褒，不惜餘論。徒行在道，脫韋少貧。下僕之車，敝垢登堂。多王思遠交帚之座，粗通文字。遂遭煖律之吹，略見品題。已定青萍之價，贖鱗殘馥。沾溉不窮，景星鳳皇。先睹爲快，公以窮民苦累，甲力鈞凡有飛奮，以身先之。從此元亭十畝，得安業於農桑綠墊千疇，不傷心於箕斗。所謂河流百里，遠潤

萬家弱木一枝，旁蔭數國，公之謂矣！又戊申地震，睨崩摧，倘以往歲之脩城，任貪人之敗類，將不知幾人傾家，幾人蕩產矣！幸仁人之肯言，值賢侯之能聽，咄嗟而辦，無煩絳甲之勞，尅期而成，不起澤門之怨。城功既落，村舍罔聞。凡禍暴臨而方覺，福陰受而不知。此類是已。公學富五車，積詩爲窖，懷藏八陣，聚石成圖，庫有全兵，森森乎若睹矛戟；囊無長物，耿耿者猶在胸襟。發溥利之言，代福星於桑梓；出垂遠之略，作素宦於林邱。昔萊郡有于七之難，王師一旅，秉鉞東征，燕巢危幕，至傾拔木之風；兵弄潢池，大懼炎崑之火。開府從軍，公與有素。祖士少澄清爲志，喜從諫於轉轡；唐子西世務咸通，得獻籌於借箸。於是掠禁維嚴，膚功立奏。縱俘擒之弱息，懼嚙孤城；拉啞叱之嬌嬰，還歸故里。卒之羣醜皆犇，二天齊戴。湖所由來，厥功茂已。三藩之叛，吾鄉李鄴園相國時總制浙閩，當軍功成敗之秋，正民命存亡之日。公以飛雲五朵，寄韜鈴於鴻書；長扎千言，說兵機於虎帳。心腸俱熱，

遙陳痛哭之書；水乳適投，深得服膺之報。曹將軍勾當公事，盡釋南國之俘；呂子明遭值霖霖，不復吳軍之鎧。功雖成於御李，德實異於逢唐。此皆經天緯地之能，立功海內，鈎月絲霓之技，布德人寰。至於交遊蒙咳唾之恩，貧賤荷解推之義，枚不勝舉，筆亦難窮。數年以來，素髮垂領，猶耽志於讀書；清夜挑燈，尙留情於握麈。風波歷盡，深知橘柚之酸；格調淒涼，猶得江山之助。百城自擁，憐蘂菊之留人；三字未居，惜幽蘭之在谷。松一介寒癯，半生老鬢；羸膝蹠躄，頻登元禮之門；破帽羸衣，叨連杜公之榻。耿光時炙，誌步趨於杖履之餘；聲氣遙通，窺情懷於警效之末。疏其厓略，壽諸口碑。

元配劉孺人行實

孺人劉氏，蒲松齡妻也。父季調，文學，諱國鼎，文戰有聲。生四女子，孺人其次也。初松齡，父處士公敏，吾少慧，肯研讀，文傲陶鄧，而操童子業，苦不售。家貧甚，遂

去而學賈，積二十餘年，稱素封。然四十餘無一丈夫子，不欲復居積，因閉戶讀，無釋卷時。以是宿儒，無其淵博，而周貧建寺，不理生產。旣而嫡生男三，庶生男一，每十餘歲，輒自教讀，而爲寡食衆，家日以落。松齡其第三子，十一歲未聘，聞劉公次女待字，媒通之，或訾其貧。劉公曰：「聞其爲忍辱仙人，又教兒讀書，以貧輟業，貽謀必無蹉跌。雖貧何病？」遂文定焉。順治乙未間，訛傳「朝廷將選良家子充掖庭」，人情洶動。劉公初不信，而意不敢堅，亦從衆送女詣壻家。時年十三，先母董太孺人與同寢處，訛言旣息，始移歸。又二年，始行御輪之禮。入門最溫謹，樸訥寡言，不及諸宛若慧黠，亦不似他者與姑諍譖也。太孺人謂其有赤子之心，頗加憐愛，逢人稱道之。冢婦益恚，率娣奴若爲黨，疑姑有徧私，頻偵察之。而太孺人素坦白，卽庶子亦撫愛如一，無瑕可蹈也。然時以虛舟之觸，爲姑罪，嗷嗷者長舌無已時。處士公曰：「此烏可久居哉？」乃析箸授田二十畝，時歲歉，收五斗粟，三斗雜

器具皆棄朽敗，爭完好。而孺人嘿若癡，兄弟皆得夏屋，爨舍閒房皆具。松齡獨異居，惟農場老屋三間，曠無四壁，小樹叢叢，蓬蒿滿之。松齡歲歲遊學，孺人雍荆榛，覓傭作堵。假伯兄一白板扉，大如掌，聊分內外。出逢入者，則避扉後，俟入之乃出。時僅生大男，攜子伏聽，避之徑，聞聲然者而喜焉。一庭中觸雨瀟瀟，遇風嗚嗚，遭雷霆震震，謾謾，狼夜入，則架雞驚鳴，圈豕駭竄。兒不知愁眠早熟，續火熒熒，待曙而已。故常自減餐，留餅餌，啖鄰媪。臥以上床，浼作侶，雖固貧，寂守然不肯廢兒讀。憐兒幼，輒味爽握髮送兒出，又日送之入塾，乃返。後又生一女三男，次笏，次笏，十餘年，漸自成立，爲婚嫁所迫，促努力起屋宇。一子授一室，而一畝之院，進無隙地，向之蓬翟，悉化而茅茨矣。然食指繁，每會飯，非一榻可容，因與沙釜一俾，各炊居無何，大男食餼，二男四男皆入庠，長孫立德，亦弃童子科。孺人食貧衣儉，甕中頗有餘蓄。松齡年七十，遂歸老，不復他遊。先是五十餘，猶不忘進取。孺人止之。

曰：「君勿須復爾，倘命應通顯，今已台閣矣。」山林自有樂地，何必以肉鼓吹爲快哉？」松齡善其言，顧兒孫入闈，褊心不能無望。往往情見乎詞，而孺人漠置之。或媚以先兆，亦若罔聞。松齡笑曰：「穆如者不欲作夫人耶？」答曰：「我無他長，但知知足。今三子一孫能繼書香，衣食不至餓凍，天賜不爲不厚，自顧有何功德，而尙存觖望耶？」少時紡績勞動，垂老苦臂痛，猶不輟。衣屢澣，或有小補綴，非燕賓則庖無肉。松齡遠出，得甘旨，不以自嘗，緘藏待之。每至腐敗，兄弟皆赤貧，假貸爲常，並不冀其償也。嘗曰：「吾常受乞而不乞於人，爲幸多矣。」暮年多病，歲數作，自笄時有腹塊，不爲害，而六旬後與年俱長。至七十，兩腋皆癥瘕，一作則頭眩心瘁，不一狀，然三五日輒已。癸巳七十有一，中秋與女及諸婦把酒，語刺刺至午漏，翼日而病，未遽怪也。踰數日，體不起，始其憂之，體灼熱，可以炙手，醫投寒劑，熱益劇。曰：「世盡庸醫，無益徒自苦。」不復藥矣。諸兒爲市巴絹作殉衣，方成，二十

六日尙臥理家政。燈方張，頻索衣曰：「我行矣，他無所囑，但無作佛事而已。」俄而氣絕，三日具殮，容貌如生。先是六十時，便促營壽藏，有貨柏材者，松齡購之，曰：「誰先逝占此。」孺人笑曰：「此殆爲我而設，但不知何日而沒。」後週身具備，乃於十二月十五日午時葬焉。

祭王西樵先生文

桓臺佳士，東海文人。筆花散采，早達楓宸。分銅章於西晉，留遺愛於汾濱。然而鴻鵠有志，燕雀非倫。薄宦情於蟬翼，戀東山之白雲。告疾遄歸，俯仰自樂。寄意農桑，怡情林壑。田父不妨泥飲，鄰翁可以共酌。族鄰沐其餘澤，鄉鄰化其真樸。夫何造物不情，鬼神太惡。黍一炊而變悲歡，門三過而成今昨。悼藹吉之仁人，竟九原之不作。嗚呼！離鸞旣去，寡鶴徒悲。幸母儀之猶在，作懿範於清閨。持家克儉，御物能慈。聞里黨之藉藉，共傳桓孟之芳規。卽庭前之玉樹，見胎教之旨。

遺，緬想大德，共祝期頤。爭先前之幾何，遽白首而同歸。嗚呼！孫枝載託，似蔦施松，驚聞哀訃，酸感心胸。華堂舊設，石椁新封，銘旌前引，翠柳揚風。人天永隔，冥漠難通。羊求再至，但見蒿蓬，墓門一酌，于邑無窮。

祭唐豹岩太史文

嗚呼！城郭猶故，人民頓非。眼看埋玉，昔人所悲。而况一木折而大廈傾，一人死而氣運衰。卽婦子之無知，猶輟春而涕洟。矧親承乎警欬，忍見其脫屣而長歸。緬維太史，弱冠雄飛，據英藝苑，珥筆鳳池。志不安於縮頸，願遂適乎拂衣。迨其歸也，承顏事親，提耳教子，臨流賦詩，登山蠟屐。文如金翅擘海，詩如明錦鋪地。大業垂於千秋，聲施及乎百世。雅愛文人，尤憐才士。苟一藝之微長，輒稱揚而不置。晚歲多更，益饒經濟。羅斗宿於襟懷，森矛戟於胸次。爲公任勞而不辭，爲民叢怨而不避。無念不爲蒼生，無事不存豈弟。陳民隱于大僚，導循良以撫字。往往蒔屋之愚氓，陰受福

而不知其自。尸祝者徧山城，望其見滄海之三易。年過七秩，步履猶輕，縱飲尙能一石，揮塵每至三更。又養息之仙術，謂其可以不死而長生。乃前夕方把盞而對，次日遂奄然而長瞑。仙人無疾而終，曰尸解。意必厭塵世而歸太清。嗚呼！悲哉！老成凋謝，梁木摧崩。河山變色，風月無情。衣冠遂無領袖，里社竟絕典型。值大廷之公議，嘿相視而咽聲。烏爰止於誰家屋，徒遺恨於冥冥。倘乘煙以遨戲，尙俯視乎溟溟。俾得一廉能之宰，更佑其拔薤而撫嬰。

祭高念東少宰文

嗚呼！先生海岳鍾氣，梓潼化身。文章道德，迴絕羣倫。維蘭芳而蕙茂，遂連鑣而逸塵。公乃擣藻玉堂，飛纓殿陛。歷任清華，屢典要職。戶施行馬，門橫檠戟。一朝麟鳳，當代柱石。荒服誦其遺章，長安傳其佳什。身登台閣之尊，志在江湖之側。委笏而去，拂袖遂東。樂煙霞之嘯傲，爲劍鳥之雍容。已忘龍尾之道，不懷長樂

之鐘。乃一旦徵書交迫，不聽其眠。頤世之高春，東山再起，補秩司農，不修幅於彩履，寄大隱於朝中，聖明賜休，角巾還第，綠楚攜觴，東山載妓，書卷情怡，筆牀興寄，名山繫馬，清流轉鷁，徧蠟屐之芳蹤，樹文壇之赤幟，慧業文心，尤闡宗義，降摩尼於兜率之天，散空花於瑠璃之地，直欲使苦海澄波，慈燈炤世，寓勸懲於俚謠，皆慈悲之妙諦，邇年來登期頤之犬壽，倦藍輿之清游，因閉關而頤養，遂絕客而潛修，雖則門外事置不入耳，而百里之雅俗，賴坐鎮乎喧嘩，此中大有人在，今狺狺者亦顧忌而少休，胡爲乎玉魚符下，東壁星流，曾昊天之不弔，遽華屋而山邱，嗚呼！某以錦川之鄙人，附婚姻於公子，日受警欬之薰，何止廣廈之庇，訃音忽來，沾衣何以，匏繫一官，悲瞻梓里，絮酒盈卮，將此泪耳，祖奠松門，侑以蒿里。

祭王阮亭司寇文

天下之事，生有輕於鴻毛，死有重於泰山，此其言如

河漢而無極也。而吾於今日確信其然。其或家以祿富人，以名傳，澤不及乎再世，名不出乎里閭，其身則榮沒則已焉。如公者，年少擢第，譽滿人寰，德則豐玉，儉穀才則搏翠浮瀾，言則飛花粲齒，心則皓月光天。出則羽儀當代，處則獎掖後賢，故其存也，山川爲之增色；其沒也，天地爲之闡然。邇年來老成凋謝，海岳無光，幸風流之不墜，屬氣運於漁洋，有斗南之一士，覺斯文之未亡。天乎！天乎！胡不憖遺一老，而遽變乎滄桑。嗚呼！名流盡歸門下，朝士多賴獎成，咳唾皆成珠玉，四海奉爲典型。雖哲人其已渺，猶百代而長生。其仕宦也，始於司李，終於秋卿，日以平反爲事，不以執繫爲能，實一介之不取，特受知於聖明。雖三槐之報，尙遲應於駟馬之門，而風雅不替，其去純衿之貴，已不啻徑庭矣。因葭莖之愛，締結姻盟，緣純犢之無福，遂中斷乎赤繩。念老母之臘高，屢承存問，尤令人意感而心傾。然以越蔭之故，臨穴而忉忉傷心者，此猶瓜葛之情也。至乎天壤間少此一人，遂乾坤慘

淡風月。淒清一聞計。而千淚俱下。此非復情之恆也。
芙蓉城。其非遠乎。吾隻雞斗酒。而顛奠之。庶達此意
於青冥。

祭張聖瑞文

日無止景。水無回波。蕭蕭秋槿。瑟瑟寒露。夢長醒短。
人少鬼多。朝存華屋。暮寂山阿。芝焚蕙歎。傷如之何。
嗚呼。某與君族。世接山村。嶂望南北。人共晨昏。三里
春樹。一抹平原。培塿小立。卽見寒門。朱陳村近。金蘭
世敦。迺及子姓。附爲婚姻。卓卓英譽。入耳常溫。里中
農賈。如蝨處禪。君獨挺出。爲鄉籬藩。山斗之望。柱石
之存。子弟所仰。父老所尊。鬼神何惡。妬其當年。休文
憔悴。相如沉綿。忽忽三載。冀可望延。何圖一旦。而遽
溘然。嗚呼。城郭如故。陵谷頓遷。衆斂魂魄。不問愚賢。
酒壚人渺。鄰笛聲酸。風雲無色。山嶂含煙。南山石櫛。
西郊墓田。鬼燈久待。雲柳雙前。松風纒密。薇宮卽連。
重泉無曉。萬載長眠。生平此別。言之涕漣。

欲解決考試問題請備

百科常識問答

教育界鉅子專著

高小初中高中學生

自修投考必需

本社鑒於學校科目之浩繁。學者每週僅憑數小時之講授。不易領悟。故特結合現代教育界鉅子百餘人。各將其專門研究之科目。用問答體裁輯為百科常識問答一書。刪繁擷要。解答明哲。并附中外五彩地圖二幅。不僅足供中小等學校學生自修參考。或準備考試之用。且堪作學校教科科本之需要。故另備單行本分十七科為十七種。以便學者。自由採擇。十七種書名如下。

總發行所

東方文學社

分發行所

上海溫州路三祝里

(全三巨册) (實洋二元二角)

- | | | | |
|------|----|------|--------|
| 黨義 | 問答 | 唐守常著 | 定價一角五分 |
| 國學 | 問答 | 謝卓豐著 | 定價二角 |
| 中國歷史 | 問答 | 潘之寶著 | 定價二角 |
| 世界歷史 | 問答 | 車曾訓著 | 定價三角五分 |
| 中國歷史 | 問答 | 洪懋熙著 | 定價三角 |
| 世界地理 | 問答 | 李長傳著 | 定價三角 |
| 動物 | 問答 | 劉慶萱著 | 定價一角五分 |
| 植物 | 問答 | 劉慶萱著 | 定價二角 |
| 生理衛生 | 問答 | 徐養頤著 | 定價一角 |
| 礦物 | 問答 | 劉慶萱著 | 定價一角 |
| 物理 | 問答 | 夏珩藝著 | 定價一角五分 |
| 數學 | 問答 | 夏珩藝著 | 定價一角五分 |
| 算術 | 問答 | 王震保著 | 定價三角 |
| 代數 | 問答 | 蔡斌著 | 定價四角 |
| 幾何 | 問答 | 王震保著 | 定價一角五分 |
| 三角 | 問答 | 蔡斌著 | 定價一角 |
| 英文法 | 問答 | 周海樓著 | 定價四角 |

各省大東書局及各埠大書店

聊齋詩卷上

淄川蒲松齡留仙著

田何一首 (何字子莊，漢淄川人，魯商

瞿受易，孔子傳六世之何，漢興，言易者本
之)

易理演陰陽，生生大道祖；秦火不可燔，精義存萬古。
義畫肇開天，美里心何苦？姬孔大聖人，傳薪通法乳。
絕業紹尼山，遠仰商瞿魯；泊乎炎劉興，六世衛千櫓。
卓哉田子莊，躡括羣經矩；異說疇其淆，絕續中流柱。
得力闡微言，鉛槧定象數；餘響永師承，般陽其桴鼓。
(淄川，漢般陽縣地)

謁鄭元祠 (祠在縣東)

修簏展拜鄭司農，幾輩衣冠具肅雍；俎豆千秋通胙
饗，乾坤一氣受陶鎔；青青書帶沿階草，鬱鬱巒山對
戶峯；絕業流傳長不朽，而今齊魯奉師宗。

晒書臺懷古 (臺者縣東北，巒山後，鄭

康成刊註詩書於此)

寂寞荒臺弔夕陽，巒山終古鬱蒼蒼；流風猶說經師
鄭，傳徧人間是縹緗；
牙籤玉軸想當年，書帶蒼茸草亦仙；幾許蠹魚供一
飽，食肥勝似郝隆眠。

苦雨東袁宣四孝廉 (袁名藩，別號

松籬，淄川人，康熙二年癸卯舉人)

三日滂沱一日晴，沾春巷屐未停聲；烏雲偏與斜陽
競，簷溜如絲又到明。
蕉窗淺鎖只濃雲，顛苦蒼蒼不肯開；無怪關心民瘼
者，憂時吾輩亦云云。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驪，和鸞載鳴，雍容威儀。一解君馬黃，臣馬白，爰馳爰驅，爰整鞭策。二解君馬黃，臣馬蒼，式如金玉，永保壽康。三解

空城雀

高城峨峨空無人，有雀有雀鳴酸辛。吁嗟城空粟亦盡，但覺饑來不可忍。饑不可忍將奈何？溝渠白骨充腸多。

折楊柳

置酒忽不樂，與君從此辭。春風將別淚，吹上楊柳枝。楊柳空有絲，難繫征人衣。不如楊柳花，千里飛相隨。

艾如張

艾而張羅，獲禽孔多；獲禽既多，醜酒高歌。注酒戒其

傾，取物戒其盈。開網布德澤，萬類霑陽春。

君馬黃（擬齊梁體）

君馬黃，君馬良；來從西極道路長，龍文虎脊軒以昂。黃金絡頭青絲韁，一日能行千里強；貌閒氣定神洋洋，嗟哉駑駘敢雁行！

空城雀

空城雀，常苦饑；啾啾唧唧，朝亦無所適，暮亦無所依。借問梁間燕，主人一去何時歸？

折楊柳

下馬折楊柳，還看持作鞭；笑入吳姬肆，春風一路妍。

艾如張

驅馬出門去，射獵南山崗；嚴霜昨夜隕，秋草連天黃。孤矢豈不利，網羅亦既張；鴻飛寥廓外，弋者安能傷？

春暮與李約庵同飲（李名堯臣，字

希梅，淄川諸生）

一杯相對總懽然，那許閒愁到酒邊；屬草有時攜秃管，坐花底事說瓊筵。奔忙世事有千變，閱歷人生無百年；飛絮漫空春欲去，柳絲故意爲纏綿。

野行

平疇渺無際，野色望蒼茫；水淺鷓鴣瘦，風輕蝴蝶忙。草灰前夜燒，齋飯隔年香；渴吻何由解，村醪試一嘗。

登千佛山眺遠同宣四作

偶登絕巘豁雙眸，萬里雲煙一望收；滾滾波濤來巨艦，重重巒嶂隱危樓。魚龍出沒蹤偏幻，鷓鴣飛騰勢自逾；縱是山名仙祓誤，亦教千佛護神州。（千佛山在濟南府南，卽歷山，或云乃仙祓訛音也）

放生池成喜賦

綱鈞分明記聖人，漫貪口腹又何因？易牛曾許齊君王，避蟻還稱宋帝仁。未必大江蘇涸鮒，且教方沼畜修鱗；而今賢令懷諸賢，入夢維魚竟若神！

韓義仙邑侯六十五歲得子詩以

賀之

三秦老名士，一官來般陽；政平訟亦理，蔭暘多甘棠。吾亦澹臺子，樞衣登其堂；揮麈論文字，肺腑兩相忘。公年六十四，玉燕虛其祥；善人應有後，遲者庸何傷。忽舉丈夫子，狂喜書弄響；絕纓復大笑，易象占枯楊。繡襖見英物，品珍圭與璋；視民一如子，有子後必昌。亭亭森玉樹，世澤並爲長；縣縣衍瓜瓞，家德永其芳。趨庭詔詩禮，理通品節詳；琴鶴養年壽，逢吉祝康強。耄齡企衛武，志學相頡頏；奚以操左券，臨風晉一觴。

呈焦石虹先生北行（焦名毓瑞，字

輯五章邨人，進士時官戶部左侍郎）

經濟文章世所宗，萬方生命繫司農；西風匹馬秋凌策，北闕仙鸞曉啓鐘。軍國權衡風節峻，觚棱瞻仰露華濃。金甌事業清時重，漫向田園問菊松。

喜畢公權獲解（畢名世持，淄川人，康

熙十七年戊午解元）

勝區自昔鍾靈秀，代有傳人播盛名；落落高懷希往哲，超超元箸冠羣英。明蟾秋月開金榜，匹馬春風上玉京。聖代右文培士氣，著鞭應不限前程。

爾衡一首（衡般人）

正平卓犖才，薦達自文舉；未抗權臣疏，徒奏伶人鼓。龍不躍天門，豈堪蝦蟇伍？時方尚詐力，高談故齟齬。在廷半私人，忠亮非所許；試聽漁陽聲，淵淵應鍾呂。

執籥何足羞？碩人實僕僕；老瞞欲侮人，先已受其侮。惜哉此劍鋒，缺折為黃祖；不復乘虹霓，祇傳賦鸚鵡。

同畢怡庵綽然堂談狐時康熙二

十一年臘月十九日夜也

瑟瑟鼙鼓送殘歲，小集消寒欣把袂；天寒晷短逼青陽，日云暮矣夜以繼。朔風吹冷綽然堂，華燈粲粲燃無光；詩心酒膽迸而發，劇談益烈相顛狂。人生大半不如意，放言豈必皆遊戲；緣來緣去信亦疑，道是西池青島使。一羣姊妹雜癡瞋，翠繞珠圍索解人；刺史高樓一角明，香夢重尋春復春。

李貞女行（貞女，鄒平人）

比翼鳥，不獨生；連理枝，不獨死。負氣含生類如此，若貞女者堪舉似。一解貞女李姓鄒平居，幼習庭訓嫻詩書。許字楊家郎，未駕親迎車。楊郎一旦病且殂，貞女聞訃傷何如？二解言辭父母側，來詣舅姑前。麻衣

撫郎棺，慟哭呼蒼天。白虹一道袖中出，願攜郎手同歸泉。幸哉救之得無恙，一時嫺戚族黨莫不嗟其賢！
三解 貞女已無夫，夫兄猶有子；下以續宗祧，上以侍甘旨。女身霜中筠，女心井中水；霜寒節益堅，井深波不起。四解 貞女之貞之死靡佗，學士大夫競爲詩歌傳之。千秋萬載永不磨。古來城有圮，筓有摩；以方貞女未足多。君不見一丸髮女星，光輝夜夜明天河！
五解

謁伏生祠

（祠在鄒平縣東北）

秦燔直多事，聖澤流孔長；齊魯尊博士，日月炳重光。祠古碑無字，經傳書有香；搗衣一展拜，肅然瞻階堂。

秦松

寒歲貞心肯受封，勁風謾謾五株松；仲連莫道無知己，千載依然倚岱宗！

淄川竹枝詞（有缺）

聊齋詩 卷上

淄川春色柳千絲，沉醉東風酒一卮；門外夕陽紅不了，無人知道鄭元祠。
層巒疊翠撲朝暎，遙望青山一抹痕；指點煙巒最高處，盛名稱道是崑崙。
短笛無腔聽牧童，山隈隨意受春風；朝朝聽吐紅泥犢，預卜豐源十倍豐。
祝其山色鬱蒼蒼，夾谷千秋尙有亭；遊客而今談往事，峯巒環拱列如屏。

飲邱行素廣文清夢樓賦贈

（邱

名希潛，淄川人，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歲貢，授黃縣訓導，旋告歸，構清夢樓於豹山之陽，讀書其中，每與山僧野叟輩談諧暢飲。

一官秉鐸古萊園，喬然貢樹爭春色；苜蓿滿盤甘若飴，儒生不羨鼎烹食。忽爲解組賦歸來，奉身豹隱深山隈；有時閉戶學尋夢，小樓一角清無埃。藏有奇書

五萬卷，權擁百城傲南面；輒開金石淵淵聲，拋卻高
眠不知倦。興來豪飲累百觴，山僧野叟同徜徉。風前
脫幘發奇論，卓哉天骨森開張。

秋闈報罷寄王如水

黃花有約試東籬，忽忽西風警冷時；狂罵冬烘糊眼
鬼，閒題秋雨斷腸詞。一場幻想都成夢，幾卷殘書不
合宜。免俗未能聊復爾，牢愁怎不怕人知。

病足簡畢萊臣

昔日常誇腰脚健，今朝入定強爲僧；橫陳一榻真無
賴，跛倚三餐且不勝。藜杖多情扶故我，菊花有約負
良朋。欲呼弟子啓予足，賦罷深淵賦履冰。

病中感懷

感懷知己盼天涯，搔首平生數歲華；略解文章差自
活，每因疾病不離家。醫庸技薄辭膏藥，春去天陰補

種花；從古封侯非易事，幾人傳作畫圖夸？

明季小樂府

虎踞龍蟠地，高皇此建都；金川門啓日，知有福王無？
一載偏安局，紛紛競是非；儲君猶可假，何況舊時妃！
閣黨重收錄，清流禍自深；軍書星火急，猶議殺東林。
詔下都城沸，君王選後宮；可知江北岸，烽火徹天紅。
冷落春燈謎，淒涼燕子箋；秦淮歌舞地，明月自年年！
京洛三千里，蛾眉匹馬還；背人銀燭下，猶唱念家山。
四鎮紛爭日，調停賴督師；苦心籌大局，惟有嶺梅知！
年少專城將，功高異姓王；都將家國恨，分付與紅妝。
傳檄清君側，全軍指石頭；椎胸長太息，畢竟負臨侯！
扶杖東皋去，重尋舊草堂；忠魂招未得，八桂夜飛霜。
恢復知無望，南田且負嵎；東風吹血淚，流恨滿西湖！
萬里滇南路，孤忠賸李王；平西何太急，一夜渡瀾滄。

焦石虹侍御賜觀方正學老木寒

烏圖詩以紀幸

金川門啓宮中火，姬旦稱尊當殿坐；麻衣入哭方先生，十族甘心同受斃。當時大節疇麟峒，若齊若黃皆殺身；先生之死死尤烈，讀書種子今無人！二百年來一彈指，收拾滄桑付青史；一片高山仰止心，索向零縑與殘紙。章邱侍御工蒐羅，法書名畫珍藏多；先生績事世希觀，黃金購得欣摩挲。老樹一株勢擎攬，白項九鳥共依託；題無年月有姓名，云爲朝宗右相作。朝宗者誰汪廣洋，比匪卒爲惟庸傷；先生得毋有深意，擇鳥擇木先藏機。酒酣呵壁將誰問，忠佞千秋聽公論；卻看勁氣溢毫端，殿前投筆知遺恨。蒙也倚几凝兩眸，獲觀此本他何求？不揣與公作品第，文文山字差堪儔。（侍郎云：尚有文信國書蹟長卷，在京邸）

春日陽穀道中

挈榼提壺聽嘒鶯，千條楊柳不勝情；東風撲面薰人

醉，魂共落花飛入城！

夾谷臺（縣西南甲山，本名祝其山，上有

夾谷臺，孔子相魯公會齊侯處）

仰止高山見景行，一臺終古得知名；折衝禦侮端由禮，辭享歸田劇有情。駐節千秋尊魯相，解圍數語卻萊兵；青峯齊魯知多少，偏爲麟經獲至榮！

白雲湖（湖在章邱西，產魚藕菱芡，一名

劉郎中泊）

閒倚春風一放船，白雲湖上水連天；漁舟三五自成隊，沙鳥一雙飛入煙。蒹葭劈雲衝浪去，蒲帆帶雨正風縣；應知我本忘機者，狎鷺盟鷗總自然！

張歷友北行留別（張名篤慶，號厚

齋，別號崑崙山人）

緇衣京洛啓征車，僕僕風塵別路賒；勸飲一杯無限

意殘燈翦盡復生花。

午夜重傾金叵羅，燈前擁袂勸儂歌；愁深易醉難成曲，明日陽關奈別何！

袁宣四得古瓶詩以豔之（有序）

邑有甲乙二人，淘北村井，忽見髑髏，誤碎其口，得黃金，納之。又得六七枚，悉碎，無有。復得銅器一，古磁瓶二。甲死乙蘇，曰：遭新莽亂，全家投井，有少金內口中，實非含品，人人都有也。奈何悉碎耶？許以葬乙，乃愈。其後銅器爲人購去，瓶一入張秀才家，有黑點，可志朔望，浸花不枯。惜口微缺，一歸宣四，可驗陰晴。見有一點潤處，初如粟米，漸闊而滿，則雨潤；退則晴，理不可測也。

巨君竊窺漢宮闕，遭亂全家同滅沒；目余智井而拯之，無奈髑髏盡枯骨，慢藏誨盜古所言，死猶不舍何昏昏；口中黃金非含物，六七頭顱呼奇冤，冷淘豈必

逢寒食？乙生甲死聞失色；陸離斑駁亦何奇？一樣磁銅黝以黑。銅之爲器雙環垂，大可合抱形成規；此志鮮識者，存而不論姑闕疑。兩磁爲瓶尤奇絕，千年幽銅質如鐵；用志朔望方堯莫，張君得之口微缺。潤處一點驗陰晴，初如粟米漸滿盈；雨霽雲開復厥始，物理可明終莫明。款識年月不可攷，喜爲主人歌得寶；上世陶氏有專官，作者其誰叩大造！

望雲作

銀漢白雲微，悠揚住復飛；思隨峯影幻，影養水心肥。天際依帆遠，林閒帶鶴歸；有時零落處，極目送斜暉。

擬杜荀鶴春宮怨

掖庭春色到，幾度負東風；歌舞珠簾外，容顏寶鏡中。草迎新雨綠，花襯夕陽紅；聽說承恩者，蛾眉又不同。

原作

早被嬋娟誤，欲汝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

擬王仲初鏡聽詞

鴛鴦帶縮雙鸞鏡，纖手輕持卜暗聽；竈前燈火滅還明，翠袖重遮出芳徑。丁寧細語無人知，宛轉階前月上時；但願郎歸期不誤，何妨行騎故遲遲。平安兩字聽切切，似解征人久離別；無心好語有心問，卻喜歸期大刀折。郎行不是鏡中花，珍重妝奩護絳紗；鏡影圓時人意愜，雲鬢重整鬢邊鴉。

原作

重重摩挲嫁時鏡，夫婿遠行憑鏡聽；回身不遣別人知，人意丁寧鏡神聖。懷中收拾雙錦帶，恐畏街頭見驚怪；嗟嗟際際下堂階，獨自竈前來跪拜。出門願不聞悲哀，郎在任郎回。

未回月明地下人過盡，好語多同皆道來。卷袖上床喜不定，與郎裁衣失翻正。可能三日得相見，重繡錦囊磨鏡面。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朱絃；思君如楊柳，三起又三眠。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新妝；思君如短傘，一日一絲長。

花朝

淡雲微雨峭東風，釀得花枝處處紅；報道二分春色到，看花須趁五花驄。舞罷鞦韆鬢欲斜，欄杆閒倚且看花；攜來小小輕羅扇，撲蝶回時半面遮。

花朝同宣四聯句

百花生日記今朝，留無限春光破寂寥；色欠三分看乍到，宣晴開二月信非遙。前身合與東君認，留芳訊。

曾緣使者招；屈指計逢絲雨過，宣關心料得翦風飄。
 彩霞壓架娛長日，留香氣穿簾話隔宵，好共鸞盃分
 白打，宣聊同撲蝶鬧紅么。草迷南浦青先踏，菜滿
 西園綠共挑，翦紙輕從條上慶，宣護旗高向樹中搖。
 恰當前渡桃翻鴨，留正值頭番筍透貓，錦里不須催
 羯鼓，宣畫樓剛聽賣餚簫。柳迎鞭鐙拖金縷，留杏傍
 鞦韆惹玉腰，鬪草溼黏鴉襪嫩，宣尋芳歸逐馬蹏驕。
 一釵定許詩魂入，留萬簇應從粉本描，候較蘭辰猶
 緩緩，宣期輸蒲節尙迢迢。好誇此會千金值，留休說
 他時半面消，唐俗流傳還可溯，宣相將勝事紀龍橋。

春日大明湖上作 (湖在府城內，一

名西湖，水經注，灤水北爲大明湖，西卽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日俯仰，目對魚鳥，極望水木明瑟，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遠矣。

大明湖邊花亂飛，一片湖光上客衣；桐雲負日鳥相語，柳絮逐波魚正肥。梵磬一聲出林表，漁船雙槳弄晴暉。沂水春風樂何似，翛然點瑟同詠歸。

詠淄川古八景

崑崙疊翠

巍巍崑崙山，峯巒頗嶺峯；誰與掃重眉？定有仙人筆。

孝水澄清

一水何淪漣，明漪見至性；逝者如斯夫，肅然而起敬。

文廟古松

崇祀徧寰宇，况近聖人居；三代禮並用，殷社憑邱墟。

禪林峻塔

浮屠類無垠，禪悅經誰講；疎雨黯龍橋，壞虹欹斷港。

蘇相石橋

石橋石嶙峋，細草如鋪茵；綠溪撫廢碣，衆事如游塵。

鄭公書院

灰燼撥羸爝，經師拜鄭元；沿階書帶草，歲歲茁新痕。

萬山樵唱

環溜皆山也，行行來鄧林。清歌起何處，雲深莽難尋。

豐源牧唱

豐年書大有，耕者十千耜。短笛不成腔，和歌信口吹。

簡孫給諫

觚棱近接氣，尊嚴骨鯁丰。裁不避嫌，民瘼關懷通疾苦。臣心在抱，勵清廉。燈前屬草風生管，磚底量花日上簾。已分雲泥相隔遠，詩懷兀自付蒼兼。

簡阮亭司寇

泉石棲遲五十年，臨風我自笑華顛。文章近世無知己，几杖當時接大賢。望斗瞻山欽雅度，明刑弼教闡真詮。高官偏是宜名士，日下蜚聲豈偶然。

懷人一首

清河詞境老斲輪，早有盛名傳縉紳。口無陽秋腹無

聊齋詩

卷上

鱗；惟餘俠骨攢麟岫，取義崑崙非無因。（張厚齋明經）隴西與之近為鄰，警欬相交接昏晨，每逢吟讌笑語親。忽吐肝鬲驚諸賓，詩狂酒狂併一身。（李約庵秀才）漁陽先生才通神，古之鳴鳳今祥麟。鮑家雋逸庚清新，班香朱豔次第陳。投筆一笑宣南春，（王阮亭司寇）玉堂視草伊何人？六街走馬踏紅塵，風池珥筆屬儒臣。風流跌宕世無倫，卓哉唐子何彬彬。（唐豹巖太史）賤子身世殊沈淪，願為識字耕田民。柳泉一灣如避秦，朋從夙喜啣杯頻。興高不問雨，墊巾停雲落月意不伸，搦筆轉自笑斷斷。

蓮子湖招涼

（湖在歷城北，周環極廣，

中多蓮花，漁舟相聚，西陽雜俎所謂罟罟疏布，遠望若蛛網浮杯也。）

蓮子湖中蓮試花，清風拂袖日初斜。佳人雪藕滌煩暑，仙子凌波映彩霞。欸乃鶻聲歸勝女，輕盈杯渡聚漁家。科頭躡足攄長嘯，鷗鷺忘機未足誇。

二

采蓮曲

蓮葉障如妾，蓮花豔似郎；生憎比翼鳥，夜夜宿蓮房。
朵小剛容寸，淩波步步嬌；弓鞋羞比樣，背面束裙腰。

顏魯公爭坐位帖韓義仙邑侯命

題

唐室亂紀綱，宦官始竊柄；赫赫餘軍容，聲勢一何盛！
朝廷既尊寵，何況諸執政？公卿徒側目，專恣與誰競？
惟公挺勁節，立身自嚴正；正氣懾權姦，抗顏準賢聖。
坐位雖細微，踰禮實足病；等威苟不明，夷倫遂變更。
公言得大體，豈獨在諫諍；今觀草藁書，筆力更遒勁。
結構挾風霜，含毫見真性；名箋擗硬黃，字字露瘦硬。
而今八百年，往事猶歌詠；（祿山反公時爲平原太守，
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募士得萬人，大饗城西門，
慷慨泣下，衆皆感勵願死守。）韓侯宰吾淄，心

神可輝映。舉此屬爲題，固辭不獲命。

輓王欽文太翁（名與敕，順治甲申拔

貢，封國子監祭酒，西樵阮亭兩先生之父也）

斗山望重式鄉閭，綠野堂中賦遂初；得壽引年福全備，
顯親生子願非虛；扶筇愛日共談笑，側帽承歡問起居；
家學淵源延奕葉，况貽後世有楹書。

書聊齋壁

好花隨意帶雲裁，草長柴扃故不開；滿榻松風當日
午，海天時有鶴飛來。
茶煙裊裊一簾垂，花氣薰人勸不支；夢雜華胥都入
妙，是真是幻兩休知。

晚晴卽事

夕陽開霽色，暎色忽相侵；燈影搖風亂，鐘聲帶雨沈。

殘花黏枕簟，淡月照衣襟；薄醉夜夢醒，柳泉待曉禽。

夜涼和厚齋作

暑氣逼炎夏，夜涼生微微；引杯停紈扇，坐石披羅衣。
蟬聲高樹歇，螢火疏簾飛；劇談輒忘勸，乘風歸未歸。

泰和道中同約庵作

惘惘出門去，攜手慰孤栖；月落夜逾靜，風寒聲太淒！
行裝資笠屐，客况問輪囷；明蚤泰山近，晨雞爲先啼。

報罷

莫訝狂歌歎唾壺，壯懷如許竟窮途；求賢若渴才猶棄，
到處爲家夢不孤；志氣消殘閒歲月，文章用舊老工夫；
此身祇合林泉住，垂柳陰中作釣徒。

爲約庵戲作

天爲斯人付主持，一腔心事自家知；無靈文字常難

達，有分姻緣不礙遲。博醉動斟金鑿落，消愁頻弄玉
參差；春風紅豆生南國，珠箔銀屏夢莫疑。

餘山舊意書屋消寒雜詠分題四

首

雪花

密雪紛飛處，天花亂墜來；破階千點綴，枯樹一齊開。
有絮渾疑柳，無香卻遜梅；衝寒飛六出，羯鼓不須催。

筆花

江令生花筆，紛披五色同；夢迷香國裏，春滿管城中。
意蕊憑胸結，詩葩觸手工；探懷濃欲滴，端不藉東風。

劍花

龍抱鐵花吟，風霜冷不侵；神從秋水出，春向赤山尋。
品別羣芳譜，精融百鍊心；端宜君子佩，雅藻重儒林。

燈花

燈紅花暈碧，喜報主人知；蕊綻銅龍裏，光燃錦帳時。
挑來緣起草，落處爲敲棋；博得清宵興，盈盈照酒卮。

消寒雅集賦得李太白酒樓長歌

同作不拘韻（樓在濟甯南城上，李

太白客任城時，縣令賀知章觴之於此。）

我騎鸞鳳東南遊，碧落倒影蒼溟浮；綠雲萬里紛糾不可住，天風吹入縹緲之飛樓。樓上有狂客，乃千古詩酒之豪，風流之伯。知我好奇多奇跡，招我登樓浮大白。劈麟脯烹龍肝，雲液煖，玉漿寒。漿寒液煖傾不竭，興往情來猶未歇。忽然天半起朱霞，衆仙飛下五雲車。金支翠旗紛騰拏，飄然流出雲中花。雲中之君一長嘯，海天愁芬如麻。楊花歷亂如飛沙。我前爲壽，酌以大斗，但願先生笑開口。先生口能吸盡千萬川，騎鯨一去不復還。何不摘取列星當酒錢，逍遙於此年復年！

聊齋獨坐自遣

予取予求不女瑕，春風儘自玉壺賒；詩懷盡日清如

水，一樹寒梅幾點花。偶然疊石都成趣，隨意栽花爲探春；對面看來應更好，團茅坐個畫中人。

寄唐豹巖太史

園林風物迭相更，不盡蒼茫感慨生；去日堂堂都失意，停雲片片總多情。自憐筆墨催人老，底事功名與世爭？還有天涯幾知己，殘鱗賸羽每縱橫！

大明湖冶春詞用阮亭前年紅橋

冶春絕句原韻（中缺第七、八、九、十

四首）

大明湖上好風景，梵宇兩載不曾來；今朝相見猶相識，我佛多情笑口開。

魚鳥親人不避人，提壺况復勸沽春；嫩苗膠芽燒肉糜，勝他鯖尾與猩唇。

夕陽倒浸綠波中，儻得桃花分外紅；待看月明應更

好，酒船歸去莫匆匆。

江南詞客庾蘭成，白髮飄蕭百感生；莫怪看花倍惆

悵，紅橋回首不勝情。

客亭低露楸桐罨，亭外客來人已知；不識誰家年少

子，春風隄上騁殘離。

萬家煙火隔重城，湖上春來未見飭；（馬上逢寒食，

春來不見飭，見唐沈佺期詩。）天氣半晴還半雨，女

牆四市不分明。

大明寺中花似錦，大明池上草如煙；平生遊屐都難

忘，腰脚輸前祇自憐。

攜酒看花且目前，西湖春色自年年；（大明湖，一名

西湖。）人生聚散渾無定，不見飛鴻共一天。

天心水面亭（在大明湖上，有湖山花

竹之勝，宋李溉之作。）

蒔花種竹饒幽勝，千古斜陽賸此亭；一片野雲流不
去，即天即水兩冥冥。

范文正舊廬（在長白山，文正讀書處）

長白山前話夙因，茅廬指點認堪真；凱風聖善哀哉
母，孤露飄零著此身。秉節威靈新過客，扶笻父老舊
遊人。先憂後樂推名世，一片煙霞萬古新。（文正二
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既長知其家世，
乃感辭母去，貴後過長山，老父迎拜於道，公賦詩，
有長白一寒儒，榮歸三載餘，及煙霞指舊廬之句，
長白山跨四縣界，抱朴子謂秦山之副嶽。）

夢

邯鄲道外盡邯鄲，不獨邯鄲一枕安；歲月兩閒皆泡
影，文章千古總疑團。青天有恨身難補，碧海無情淚
暗彈。夢裏不知還是夢，醒時誰當睡時看？
黃昏白晝每沈酣，咫尺華胥豈妄談；蕉雨一窗鹿共
覆，松風半榻鶴同甘。箇中往復憑誰主，世上平陂可
悟參；色即是空空即是，乾坤豈另有包函！

款款莊周蝶影纖，階前爲語漫投籤；黃梁甑上炊初熟，黑漆壺中味正甜。休咎早從官禮判，吉凶奚藉大人占。此閒若道無憑准，花信緣何到筆尖？
最關情處最分明，醒後追維倍有情。頃刻仙妃疑作雨，立時故友晤如生。境因惆悵多奇想，事入虛無總易成。五十年來頻播弄，睡魔也覺太紛更。

韓邑侯貽當魷一器喜邀歷友同

餉聯句（爾雅釋魚鱧當魷注海魚也似鱸而大鱗肥美多鯁江東人呼其最大長三尺者爲當魷又類篇一曰出有時吳人以爲珍名鱧魚）

海國舞馮夷，歷春潮竟幻奇。腥風浮鱗魷，留蟹雨長鯤。鮪應候原同鮪，歷俾形亦類魷。綠楊波乍暖，留紅雨網頻移。美已憐拋玉，歷肥還訝染脂。魷鱓難比並，留鱧白易猜疑。測影剛三尺，歷呼名卻兩宜。鯁多兼丙乙，鱗巨映之而爭向江東買，歷非關洛下思負。

蘋翻繡褥，留穿苕館新絲。好借山經譜，歷詳從爾雅披。筠籃登市早，留蒲筍入筵遲。試詠梁山什，歷還吟蹶父詩。煙波垂釣客，留獨趁落花時。歷

勵志一首示箬兒

道重韋布尊，學荒鐘鼎辱。讀書僅獵名，陳編俱可束。董子三年餘，杜老萬卷足。何憂業不精，所患行不篤。淳古賢聖流，道德留芳躅。勉旃勿再遲，窗隙白駒促。

冬夜擁鑪課箬兒讀

霜氣逼虛檐，紙窗淡生色。鑪煖楷柀紅，鏡寒煙燄直。坐擁一床書，豈竟爲兒息。起看屋角梅，數點寒尙勒。

古從軍行

十載征人苦刁斗，玉門直北古涼州。故姬對月枯紅淚，老将占星愁白頭。蕭蕭木脫關山畔，血甲血裳槍半段。水咽長城戎馬疲，雪消古戍哀鴻斷。出塞人多

入塞稀，刀風割面塞塵飛；何當奏凱貔貅帳？一醉蒲
萄卸鐵衣！

登華不注山（山在濟南府東北，一名

金輿山，左傳齊頃公與晉卻克戰於鞏，齊
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李白詩，昔我遊
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
蓉）

列國爭強日，齊師敗績年；三周餘勇賈，巖翠馬頭前。
山翠矗芙蓉，攀登又一峯，齊都詩可憶，太白此扶筇。

石窳古祠（長清縣，齊石窳邑廢祠，舊

祀辟司徒妻）

問訊辟而奔，君與吾父免；女子受寺邑，千古一曠典。
頽垣露草，無假雙扉掩，枯樹夕陽中，歸鴉來幾點？

讀杜工部秋興詩

中興心事幾曾酬，滿眼風塵况未休；三峽寒雲生暮
色，五更殘月起邊愁。詞臣夢寐猶青瑣，名士江湖易
白頭。多少秋懷消不得，至今人尙憶夔州！

錢

方圓輕重細平章，九府初開法自詳；世上事原由汝
辦，生前人總爲兄忙。青雲可羨終難附，白水能流豈
合藏？我自不辭作廉士，那愁無物壓空囊。

夏夜疊前韻

一天星斗煥文亨，探索璇衡七政詳；噪罷蟬聲回吏
酷，撲歸螢火笑兒忙。爲延微月燈先滅，喜挹清風扇
欲藏。不畫折枝偏染翰，莫教幽興負書囊。

放鶴招鶴歌（有序）

昔東坡在彭城，爲雲龍山人作放鶴亭記，末
系以歌。人樂誦之。浙之西湖，有林和靖放鶴

亭。濟南大明湖，一名西湖，湖上有亭，亦曰放鶴。爰作是歌。他日東遊，或更爲處士贅筆焉。先以是爲券，而爲之歌曰：

鶴飛去兮濟南之南，憩秦松兮躡岱嵐；飲則有汶水兮，浴則瀟潭。彼其稻梁兮，慎勿貪曳縞衣以遐舉兮，謝弋人之耽耽。

鶴歸來兮，明湖之前。翼然一亭兮，容汝踟躕。楸桐寒兮，夜不眠，抗浮屠以羽化兮，餐煙霞而俱仙。歸來歸來兮，毋流連！

擬白香山想東遊五十韻（有序）

白太傅，太和三年春作想東遊詩。其序曰：「

予病免官後，憶遊浙右數郡，兼思到越。一訪德之故，兩浙之間，一物已上，想皆在目。吟且成篇，不能自休。盈五百字，亦猶孫興公想天台而賦之也。一齡年五十，腰脚頗健，輒思遊浙而未之。果然六橋三竺，夢寐不忘。既訪

蘇子作放鶴招鶴歌，遂觸西湖之興，復成此篇。景行前哲，湖山有約，儻或不負吟筇乎？

洛下分司日，江南望遠秋。舊遊懷蚤歲，昔仕憶賢侯。疆城吳連越，星辰斗共牛。鱗騰開萬井，鼎足峙三州。秀挹川原美，來無寂寞憂。管絃深巷聚，燈火夜船流。住可誇蓮鳥，人誰憐故邱。松篁懷遠嶺，臺榭問長洲。隄草青描黛，湖波綠瀉油。楊花迎夾岸，菱葉縮通溝。古寺香飄桂，空池劍隱湫。蕭疎聞爽籟，清淺沒驚虬。已悉林泉趣，還覩物產幽。果珍霜後橘，枝擅棘端猴。酒趁梨花釀，綾裝柿蒂稠。天機工點綴，匠巧逞雕鏤。曉騎移鞭影，荷花送棹謳。舟程牽錦纜，馬遞送前騶。北固朝陰散，東城暮靄浮。行廚供小膳，妓樂奏圓甌。賓御從談讌，謳歌緩勸酬。分催消短晷，杯動遲輕籌。翠袖欺園柳，紅裙妒石榴。膏環炊作字，鱸膾斫成毬。照席燈雙炬，侵筵月半鉤。塵飛歌韻切，拍緊舞斂愁。良會真堪賞，餘歡且漫收。招尋仍彳亍，選勝任優游。蕙圃褰芳入，蘭畦得氣柔。興酣聊自適，樂在好徐謀。

始被才名誤，難言老病休。含香宵默默，領郡道悠悠。
世路猶艱險，平生畏罪尤。久悲魚近網，何日兔離罟。
幻滅看朝露，虛無悔海漚。乞閒優詔許，慰我素心求。
隨分身瀟灑，關情事鬱攸。嬌兒空望眼，霜鬢已盈頭。
待結忘形侶，兼營理釣舟。辭家將永泛，念子又遲留。
惜別吟江月，多時怨塞修。郵筒幾度到，義馭七回舟。
舊雨縈今夢，停雲憶曩儔。尙期親跋涉，相與展綢繆。
預掃河濱艇，先調岸上驢。浣紗溪並訪，採芣迹同搜。
劇飲傾春甕，題詩滿郡樓。終年諧杖履，竟夕話衾裯。
朱拔吾拋矣，金魚爾戀不。毀勤意不極，檢點付神遊。

原作

海內時無事，江南歲有秋。生民皆樂業，地主盡賢侯。
郊靜銷戎馬，城高逼斗牛。平疇七百畝，沃壤二三州。
坐有江湖趣，行無風浪憂。食寧妨解纜，寢不廢乘流。
泉石諳天竺，煙霞識虎丘。餘芳認蘭澤，遺詠思蘋洲。
菡萏紅塗粉，菰蒲綠潑油。鱗差漁戶舍，綺錯稻田溝。紫洞

藏仙窟，元泉貯怪湫。精神昂老鶴，姿彩媚潛虬。
靜閱天工妙，閒窺物狀幽。投竿出比目，擲果下獼猴。
味苦蓮心小，漿甜蔗節稠。橘包從自結，藕孔是誰鏤。
逐日更潮信，隨風變權謳。遞夫交烈火，候吏次鳴騶。
梵塔形疑踊，闌門勢欲浮。客迎攜酒榼，僧待置茶甌。
小宴閒談笑，初筵雅獻酬。稍催朱蠟炬，徐動碧牙籌。
圓瓊飛蓮子，長裙曳石榴。柘枝隨畫鼓，調笑縱香毬。
幙颺風飄檻，簾褰月露鉤。舞繁紅袖集，歌切翠眉愁。
絃管寧容歇，杯盤未許收。良辰宜酌酎，卒歲好優遊。
膾縷鮮仍細，葦絲滑更柔。飽餐爲口計，穩睡是身謀。
名愧空虛得，官知止足休。自嫌猶屑屑，衆笑太悠悠。
物表疎形役，人寰足悔尤。蛾須遠燈燭，兔勿近罟罟。
劫世春來夢，浮生水上漚。百憂中莫入，一醉外何求。
未死癡王湛，無兒老鄧攸。蜀琴安剗上，周易在床頭。
去去無程客，行行不繫舟。勞

君頻詢問，勸我少淹留。雲雨多分散，關山苦
阻修。一吟江月別，七見日星周。珠玉傳新什，
鸞鸞念故儔。懸旌心宛轉，束楚意綢繆。驛艇
妝青雀，官槽秣紫騮。鏡湖期遠泛，禹穴約冥
搜。預掃題詩壁，先開望海樓。飲思親履鳥，宿
憶並衾裯。志氣吾衰也，風情爾在不應須。相
見後，別作一家遊。

擬陶靖節移居

田家自有樂，讀罷亦復耕。曾無車馬至，不煩勞送迎。
世事一以疎，嘯傲足此生。東皋堪望遠，倦鳥亦關情。
百年會有涯，閒居歲月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逢僧話溪口，一笑青山橫。
南村有佳境，亦有素心人。新詩初賦罷，樂與共芳辰。
芳辰何所樂？白雲長相親。春釀隨意酌，薄醉人亦醇。
菊英紛可餐，籬下秋色新。委懷在琴書，屢空何憂貧。
天地一蘧廬，可許得吾真！

原作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
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敝廬何必
廣，聊足蔽床席。鄰叟時時來，抗言談往昔。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
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
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爲忽去茲。衣
食當須記，力耕不吾欺。

謁張石年邑侯生祠（名帽、浙江仁

和人、貢監、康熙二十五年宰澹川、有政聲、閱
三年、陸鞏昌府同知、澹人立祠尸祝焉、）

決獄如神世共驚，三年政績話分明。萑蒲歸化樽蒲
淨，百里般陽風月清。

正本清源植治基，醇風直進古皇義。當年借寇曾無
計，留徧甘棠繫去思。

廉吏聲名洵不虛，空庭聞說有懸魚。閭閻謳頌有功

德治續昭然邑乘書。

生佛裝嚴祝萬家，最宜供奉是香花；合龕好配東陽令，多占清官大可誇（祠並祀故明沈邑侯琦）

柳泉消夏雜詠（似有缺）

閒雲應與鶴同巢，林密從教暑不交；一曲清泉數行柳，此中可許我誅茅。
小有風來便覺涼，簾垂不捲晝猶長；兩三乳燕飛初定，捎落銜泥上筆床。
輝流夜月廣庭寬，自取瑤琴斷續彈；一奏碧天愁思曲，雲廊水榭不勝寒。
簾紋如洗碧陰澄，沈李浮瓜解暑蒸；月黑忽來星一點，流螢飛上讀書燈。
樹頭風歇柳垂垂，聊爲宵來啓一卮；佐底枯蟬聲又起，昏黃新月上高枝。

柳絮詞

綠柳何年插海東？春來飛絮點遙空；紅花落盡黃鶯老，舞向高樓一笛風。
輕於飛雪薄於綿，瀟撲長隄曲水邊；莫被東風吹不定，游絲惹處兩情牽。
春暮楊花作意狂，春泥黏著也生香；多情只有紅襟燕，銜入盧家玳瑁梁。

題龍泉橋碣

壞虹欹頑苔，不戒輒傾跌；驅石架爲梁，姓氏磨短碣。
瀉囊復釀金，誰運廣長舌；青蓮已古人，（謂翠石）
六如亦永訣。（謂豹巖）猶有二孫在，（謂伯嗣仲延）濟人邁往哲；孔道關康莊，流澤波三折。

聊齋詩卷下

登岱

鬱鬱秦松萬古留，滿山風雨未全收；日高三丈天雞唱，練繫一條匹馬遊。梁父成吟催暮色，天門倒景瞰河流。與時俯仰並身世，感慨蒼茫兀自愁。
岱色蔥蘢望杳然，層雲擁翠接空天；吸餘東海一杯水，辨得齊州九點烟。石徑紆盤迷輦道，峯形翠嶺挾飛仙。欲憑秦觀瞻王氣，未必吟筇到絕巔。

同王西樵先生渡黃河

曉色蒼蒼鼓櫂來，河流九曲自紆迴；日翻龍窟金鱗動，風掃鯨波紫貝開。擊楫心情餘壯氣，倚鏡身世歎微才。此行漫作蹉跎感，但勸王郎歌莫哀。

旅館春夜雨

淄川蒲松齡留仙著

銀釭花苗凝青烟，旅館薄寒人未眠；芭蕉初展雨聲碎，春陰欲溢湘琴絃。銅龍暗滴夜心峭，鶯燕都應盼春曉，多恐開簾春已深，一院落花紅不掃，紅曦綠怨濕春影，空階跳落珠璣冷，幾痕燭淚暗重幃，一片煙光迷萬井，著屐明朝何處村，杏花枝上明朝暎桃笙，擲罷碧簾捲，楊柳萬條青到門。

謝王之巽惠墨

一片廷珪墨，珍之數百年；濡毫媿珠玉，落紙想雲煙。蘭臭夙同契，松心古更堅；雪蕉餘馥在，未忍便磨研。

陽曲道中

不覺行行遠，蒼茫欲暮天；山腰明夕照，車蓋落寒煙。倚劍心猶壯，褰衣意自憐；風塵于役苦，愁思起吟鞭。

春日四詠

鳩

天雨欲冥冥，聲流幾樹青；
鵲居惟守拙，鷹化已忘形。
夕照桑陰晚，春風客夢醒；
聚民稽少皞，催種出前町。

鶯

幽谷春風滿，羣鶯歷亂飛；
曉來紅樹曉，坐到綠楊圍。
一曲歌曾妒，雙柑聽未歸；
拋梭休織柳，公子是金衣。

燕

芳草城隍路，梨花冷食時；
歸心多眷戀，雙影故參差。
相識人家好，平分節候宜；
辛勤營室計，鴻鵠漫猜疑。

蝶

萬紫千紅處，飛來栩栩然；
形骸圖畫幻，樂趣夢魂仙。
草綠前隄舞，花香一徑憐；
肯將輕薄態，飛逐洛陽鞭。

古意

芳草綠於鬢，長隄曲似眉；
東風二三月，無日不相思！

聊齋詩 卷下

擬古秋閨

泪裏羅衿斑，塵生鏡奩厚；
殷勤問梅花，春風定來不？
有夢到遼西，垂楊路不迷；
冰簟涼於水，祇怕亂蛩唳。
風掃葉聲乾，平沙路渺漫；
妾能持寶劍，飛夢斬樓蘭。

己未除夕

終歲著書無一字，今宵飲酒有千杯；
三萬六千場過半，蜉蝣身世土成坯。
五十知非遽伯玉，昏愚敢比古人賢；
居諸兀自如流水，膏盡書燈又一年。

寄孫給諫

除將疎懶百無能，偏愛書來奮未曾；
千里長安縈遠夢，一輪紅日映觚稜。
春深左掖獨吟詩，最是風流杜拾遺；
已有封章回聖主，莫將焚草避人知。

擬鮑明遠行路難

君不見太行突兀橫蒼煙，黃河浩淼波連天！東西南北險阻不可極，天荆地棘長漫漫。壯士悲歌慷慨，拔劍向空星斗寒。出門四顧安所之？躑躅歧途行路難。行路難，傾金尊，羅玉盤。使我一飲千日醉，中心抑塞知何言？

長安車馬何紛紛！冠蓋絡繹多風塵。君獨何爲久躑躅？意氣磊落無由伸。美人四望碧雲端，欲濟無梁河無船。舉杯不飲歌路難，世途巉岩良可歎。嗚呼！安得夸娥二子平險道，荆榛一洗天地寬！

晉中喜晤西樵先生寄懷令弟阮

亭司寇

客裏悲歡渾不知，異鄉風月耐人思。喜聆伯氏墳邊韻，遠盼先生日下詩。雁落平沙望秋遠，鯉來汾水得書遲。天涯還有幾知己，問取離亭遂一枝。

送歷友東歸

同來何獨往？異地感離羣。亂山秋雨歇，孤驛暮煙分。送客整歸笈，思家生白雲。湯湯汾上水，回波爲留君。

晉中同人消暑故作違時之舉以

雪爲題分題得袁雪團雪

團冰翳水莫寒天，洗滌煩襟此最便。禪榻閒參千劫火，梅花香馥一簾煙。茅簷竹屋清於畫，酒膽詩腸澹若仙。情絕蛾眉偏暗喜，淺斟低唱證前緣。夜
仙姬遊戲出瓊林，著手晶瑩濕印深。細意一團揉軟玉，寒光百鍊鑄堅金。幻同點石冷生指，淨比還丹圓到心。好是捏成獅子樣，更留球樣在牆陰。團

消暑再集分詠賦得碧筩杯與程

石鄰少尉聯句

萬柄田田葉，石湖波四面深。碧筩如截竹，留蒼玉訝

抽簪。翡翠連枝輓，石鷓鴣舊夢，尙餘青靄濕。仍帶綠雲侵。象鼻彎彎肖，石蛛絲縷縷沈。香能通藕竅，留苦不到蓮心。壺腹宜虛受，石瓶眉莫誦箴。黃嬌欣作伴，留紅友喜相臨。蟻飲如吹管，石鴛穿可引針。酣將鬆蕙帶，留清亦沁蘭襟。茵菖香纔送，石葫蘆月正侵。戰瓜浮李會，留坦腹裏頭吟。漫笑茶鐺折，石須防酒肆森。芙蓉都捲幔，留桐梓盡調琴。蓋愧徒飛玉，石鉤真似屈金。東來參盛會，留消夏試同斟。石

擬唐人詩八首（庚中秋日客中作）

擬張曲江望月遠懷

海上生明月，清光到鬢華。客愁長似水，秋夢不離家。南國遠無信，東籬寒有花。最憐兒女大，都解憶天涯。

擬杜荀鶴送人入吳

君向蘇臺去，吳門我夢遊。層樓都壓水，別港盡通舟。花氣春塘重，燈光夜市浮。歸與須蚤賦，短檝莫夷猶。

擬孟浩然早寒有懷

昨夜北風緊，滿山黃葉飛。鄉心隨雁盡，旅夢帶雲歸。江迴吟身隻，霜寒短鬢稀。家書馳遠道，應寄客中衣。

擬李白渡荆門送客

落日荆門峽，西風萬里舟。與君同作客，對酒且消愁。長嘯楚天碧，獨行湘水秋。可知今夜夢，能到故園不？

擬杜甫江亭

殘日江亭莫，忘憂獨坐時。落花隨水遠，飛絮逐風遲。偶爾觀諸物，欣然得自私。故鄉音信絕，無計且吟詩。

擬王維觀獵

日落渭城東，千山獵火紅。旌旗遮暮靄，狐兔走西風。雕落穿流矢，猿號避勁弓。將軍歸去晚，縹緲冥烟中。

擬李商隱晚晴

幽居近洛城，入夜氣尤清。餘景留芳草，殘年戀晚晴。影添三徑滿，光射半窗明。繡戶雙雙燕，翻飛體自輕。

擬劉長卿尋南溪常道士

幽人在何處，山淨綠無痕。好鳥鳴深隴，斜陽射洞門。歷窮青嶂路，行到碧溪原。清磬數聲動，道心誰與言？

交城道中

雞聲催起行人早，馬蹏送盡行人老；自笑勞人何草草，
餓驅計在梁與稻。枳花櫛葉交城道，鄉關回首心如擣；
客中風月雖然好，年年搔首首欲皓！

紅橋和孔季重韻（孔名尙任，曲阜人，

官戶部郎中）

楊柳千條又一村，紅橋風月至今存；青迷的略疑無路，
綠護招提不見門。桃葉渡邊迎畫舫，杏花帘底覓芳尊；
春深南浦情無限，不是江郎也斷魂！

原作

紅橋垂柳裊煙村，隋代風流今尙存；酒旆時遮看竹路，
畫船多繫種花門。曾逢粉黛當筵舞，未許笙歌避吏尊；
可惜同遊無小杜，撲襟絲雨總銷魂！

折楊柳行

細雨纖纖風拂拂，門外長條愁百結；蝶夢朝縈碧玉條，
馬蹏春動黃金埒。春來陌上色青青，少婦牽絲餞遠行；
花下開尊勸郎醉，離歌一曲短長亭。亭短亭長飛絮滿，
隨雲散去隨蓬轉；天涯一望碧無垠，萬縷千絲誰復管。
恰恰鶯兒嘒嘒，臨歧景色轉蕭條；相思別後知何處，
濃綠陰中舊板橋。煙寒日暮難分手，紅淚雙垂只低首。
那堪一葉報秋風，芳菲無復妝臺柳。

壯士行

壯士入山不畏虎，橫行青塞立威武；書功竹帛圖凌煙，
至尊含笑賜金錢。一朝反眼起權貴，鐵鎖琅璫付廷尉；
低眉下氣黥奴行，猛虎束縛如羣羊。吁嗟乎！男兒死耳肯屈節，
可惜不出英雄之刀，而出權奸舌！

漢瓦硯歌爲王西樵先生作

何處飛來一片玉，瞥見斑斕土花綠；甘泉之餘未央遺，
總入昭陵金石錄。晴窗潑墨恣流連，題字可辨西

京年鎮日貯水水不滲，龍賓十二時磨研。憶昔漢宮秋未老，鴛鴦瓦上霜華皎。星移物換散如雲，千載詞林傳珍寶。摩挲三復挑銀燈，時見一室精光凝。零珣切莫經風雨，常恐化作蛟龍騰。王郎守之藏行笈，每壓輕裝占利涉。由齊之晉亦復然，海若望氣馮夷懼。埽埴之工問何人，毀方而合疇陶甄。方之球琳稱奇寶，操觚安得名其珍。

書屈陶合刻後

變風以後數靈均，彭澤天然見性真。對酒不忘書甲子，懷沙空自歎庚寅。滋蘭九畹心偏遠，采菊東籬句有神。五柳三閭異醒醉，何妨千載德爲鄰。

聽蟋堂消寒以時食爲題賦得爆

栗煨芋

園風山雨栗零辰，兒女燈前笑語頻。撥淺盆灰和火種，響低爆竹迸星勻。紅爐炭煖添寒具，黃玉膚香泥

酒人借取鳳凰將，餞臘還應餽歲餉。比鄰爆栗，
郇廚幾日獻瓊糜。正是山田芋熟時，薦向辛盤知類
雀煨來午竈列，蹲鴟懶殘偈等傳。薪悟坡老羹曾糝
玉炊，莫道河東風物少，齊東人亦快吟詩。煨芋

歲暮回家（逸存）

終歲離家歲莫回，入門一路踏莓苔。奚奴解事爭先問，喧道書齋開未開。
終歲離家歲莫回，一年兩度看寒梅。牆陰還有南天燭，點點珊瑚煊染來。

齊頭臘梅盛開詩以榮之

別傳巧樣化工裁，不數紅梅與素梅。奇句記憑雞趾寫，幽香真作麝臍猜。九英聲口葦芳譜，三弄琴心獨種開。金萼花經居一品，玉堂好並占春魁。

春日感賦

識而春風頻試暖，無關酸子一身寒；不飛身似沾泥絮，自賞心同空谷蘭。暗長松圍量舊帶，依然山鳥怪儒冠。泉石生成有吾分，綠楊陰下一盤桓。

臨流待月獨飲感賦

明月何處有？臨水一徘徊；夜涼得清興，家貧餘舊醅。清光浮淺瀨，倒影入深杯；老蟾莫驚走，酣哈反行來。

蒼龍寺（潘川縣東南三十里有蒼龍峽、

古寺存焉）

一路松箐裏，深翠寒可凝；雲林落清磬，梵座隱佛燈。足疲客欲憩，耳聾僧無應；寺古地亦僻，清曠得未曾。

淄東采桑詞

稚綠環村倚矮牆，家家閉戶育蠶忙；小姑陌上提筐去，留得貓奴伴曲房。

祝其山下翦蒿來，依舊山腰滿綠苔；留臘樹頭高絕

處，待奴歸去泥郎來。

烏雲亂挽不勝釵，餉食初忙攪妾懷；生怕門前泥滑，滑彎弓新樣試蒲鞵。

占盡淄東十畝陰，紮山看火叫林禽；縷車響處郎知否？一寸新絲一寸心。

蠶婦

收蠶先洗手，採桑猶雀口；瓦卦不須占，蠶花奴命有。

禰衡

氣奪奸雄魄，千秋禰正平；漁陽三擊鼓，慷慨有餘聲。

望女郎祠作（祠在章邱縣東南，女郎

山，王維詩有山木女郎祠句）

千載詩傳王右丞，叢祠山木白雲層；誰將彤管標巾幗？欲爲紅妝設豆登。高閣有風聞古鐸，遠山無月見

疏燈；明朝應蠟一雙屐，腰脚依然健可能。

答歷友

兩鬢蕭疎太可憐，等閒林壑傲高眠；功名已分拋書卷，生計依然仗硯田。偶錄幽奇伸短紙，強拈險韻讀長篇；青山此地連齊魯，勝似崑崙崑石一拳（自號崑崙山人）。

登李白酒樓

（昔年同人消寒會賦得此題，長歌一首，一瞠數載，輒自惘然。）

任城風月足千秋，靈傑長應話此樓；盡日壺觴拌爛醉，當年笠屐委清遊。登臨騁興欲窮目，倡和吟詩最上頭；想見當年賓主樂，忘機一樣是閒鷗！

寒食稷下道中

韶華百五太匆匆，况復光陰是客中；楊柳千條作寒食，三眠三起送人風。

清明卽事

聊齋詩 卷下

薺菜芹芽總碧鮮，摘來山曲擔輕煙；兒童偏愛柔荑好，一把青青嚼柳綿。

水態風情處處佳，小隄人試踏青鞵；魚兒躍出如開鏡，燕子飛來欲上釵！

春晚歸家同宣四

一櫂歸來路不迷，鄉音糅雜小橋西；岸迷柳色春將盡，帆壓雲陰天欲低。細語蓬窗人促鄰，他鄉萍水客留題。繁花縱是藏林屋，芳草芊綿識舊蹊。聯轡春風作勝遊，行程猶得記從頭；夕陽邨裏烏啼樹，亂草灘邊人泊舟。半擔輕煙書卷壓，一襟餘瀋酒痕留；海棠滿樹春風晚，卻爲相看未休。

戊寅歲蝗不爲災誌幸（康熙三十

七年）

海岱惟青州，夏書詳可考；民以食爲天，所慮惟旱澇。今年暘雨時，嘉禾旣方阜，不圖四五月，蝗蝻忽滋擾。

飛空蔽關河，集地盈城堡；驅之詎能去，捕之不見少。
鄉人各驚惶，日夕憂心擣；此爲田祖祈，彼向社公禱。
眼看田中苗，岌岌勢難保；之蟲竟何知，乃獨鑿芹蓼。
無何遘風雨，遂爾蹤跡杳；西成慶豐登，轉比往年好。
是惟吾后德，至誠格蒼昊；因之我有感，爰謂鄉父老。
爾茲歲有秋，驪然際黜醜；不聞晉豫聞，赤地嗟枯槁。
閭閻半死亡，鬻賣及襁褓；大吏上書言，痼瘵帝在抱。
發粟更輦金，庶幾沐再造；試爲易地觀，性命已磨草。
又聞當道者，手自具疏稿；謂除蝗與蝻，收子尤要道。
去惡莫如盡，價買須及早；苟能搜采勤，自必根株掃。
爾勿憚胼胝，爾勿惜蓬葆；力田乃逢年，稼穡實惟寶。

戊寅仲夏時明府將赴沂州任同人

人以詩贈者皆用坡公石鼓歌

韻予辭不獲因亦勉成一首並

送畢韋仲之黔劉乾庵入都沈

燕及往九江

丙戌生年改己丑，（明府年五十三，生於順治丙戌，而官册則書己丑。）時子志不甘呼叟，謁來捧檄向沂州，東裝欲冒炎氛走。漫吹玉簫轉愁腸，且倒金尊開笑口，東隣簡翰邀占先，西舍杯盤治恐後。僕隸招延輒再三，賓客團圍常八九，共喜春栽蔽苦菜，不辭醉折婆娑柳。嗟余老大誤儒冠，文章詎足償升斗。移帶從寬沈約腰，捉衿頻見原思肘。由來樛櫟本凡材，祇合芟夷等稂莠。差幸林泉占勝區，恣談風月多良友。親於昆季許肩隨，慰比嬰媿得乳穀。郵亭夢詎識彭蠡，岩洞書曾辨蝌蚪。天涯文字契因緣，前輩典型見者著。漢學宋學富胸臆，古事今事供指嘖。揮灑千言琳若琅，寶貴一時瓊與宙。揚扞真堪繼風雅，箴賦無嫌及師腹。底須問道歷嶠峒，儼已探奇涉岫嶼。前于後唱興不孤，晨往夕還意良厚。分襟那得不依依，判袂奚堪更某某。人生聚散竟靡常，世路平陂復何有。黔陽萬里役舟車，保艾同庚賦山紐。（韋仲年五十，與明府册年符。）潯江夜吟聽曉鵲，燕市秋高訪

屠狗；異時隨地著想思，今朝此會殊非偶，休辭翦燭更談心，猶勝搖鞭屢回首，爲告諸公慎起居，毋使俗流恣攻培處，士虛聲固足羞，才人喜事尤無取，惟期瘠土起瘡痍，好酌廉泉洗塵垢，晚節宜從籬菊看，寒盟願共同梅守，別來作惡姑勿論，自顧殘年欲衰朽，（齡今年六十八矣）會當重認雪泥痕，滿座飛鴻各稱壽。

彗星見有感疊用東坡石鼓歌韻

周正建子殷建丑，夏時斷自魯中叟，分至啓閉序無愆，一任烏飛與兔走，甘石家言我未諳，談天妄縱懸河口，略從箕翼認張舒，還有參觜別先後，二十八宿泊三垣，推測剛能知八九，今年六月偶當風，仰見彗星出井柳，每日常行一度餘，竟欲光芒凌北斗，一時休咎互猜疑，我獨無言攜雙肘，憶昔李賊窺朱明，中土而還徧稂莠，聖人奮迹起瀋陽，瞻彼中原定羣友，南服西陲次第收，四海鶉居安穀穀，武功底定載干

戈，國史書垂古蝌蚪，彈指星霜五十年，昔時將帥無耆者，上將上相各正朝，積卒騎官聽指麾，宗人誕德媿姬公，租粵明禋享，二酋歸邪夜炯列國降，功成作樂宜矇眊，欽惟吾后謙弗居，甘讓禹碑峙岫嶼，有時水旱告偏災，輦金發粟皆從厚，燕秦晉豫不勝書，年月都難記某某，至誠自可格蒼穹，漸起瘡痍成富，有太平始基在得賢，君子樂只歌栲杻珠聯璧合早呈祥，盡殄天狼及天狗，茲彗之見胡爲乎，除舊布新恐非偶，指星有木覓不得，深宮憂惕頻翹首，或言災異免三公，故事可援異攻培，敷陳剴切動朝廷，雖不行猶節取，三階九列震天威，咸誦盤銘思去垢，從茲玉燭四時和，天下安然睦相守，庶民惟星各自好，六馬馭之懷案朽，會見合譽格澤民，年穀豐登人上壽。

擬杜工部重過何將軍山林五首

名園成小別，風雨憶琴書，山水餘閒客，乾坤舊草廬，倦遊疎跨鶴，望信喜烹魚，今日春風度，重來過竹居。

舊雨芳尊潔，清風畫舫移；巢尋新燕子，徑熟老鶯兒。
花記紅連岸，波看綠滿陂；斜陽橋認否？拄杖到疎籬。
磴滑徑餘翠，垂楊纔幾時？鳥迎新到客，花欲再催詩。
石繡苔成字，魚穿荇亂絲；坐來衣露濕，文酒似前期。
莫惜千行酒，將軍故意長；辛盤餘菜甲，午榻試茶槍。
籬迸新栽竹，鐙留未熟梁；相看幽興足，花事付東皇。
翦燭西窗下，傾心溯昔年；論交期朗月，話舊響飛泉。
寒茈千間屋，寬增一頃田；再來幽興愜，杖履總陶然。

食菱（章邱白雲湖產菱最佳）

湖上雨初收，紅菱帶葉稠；半艘新采得，唱出白雲秋。

詠牆陰鳳仙花

碧樹追涼院，紅樓乞巧家；記曾和露搗，織甲一痕砂！

納涼詞

桐陰蓋屋瀟瀟雨，蕉葉捎窗故故風；從此歐陽常夜

坐，一簾涼露聽秋蟲。
松篁滿徑不勝情，水穀風漪眼更明；天際笙簧終日
奏，九霄原有鳳鸞聲！

廣寒步虛詞

瓊樓高處占清寒，境入層霄眼界寬；一片紅霞和露
嚼，滿天星斗轉闌干。
六銖衣薄想瑤京，按徹雲璈倚玉笙；何處丁丁青桂
下，遙聆仙斧響分明。

擬唐人宮詞

芙蓉帳冷度春宵，空使珍珠慰寂寥；鸞輅不來花自
落，月明何處奏瓊簫？
梨花一院月黃昏，花落花開總閉門；前夜霓裳新製
曲，昭陽歌舞孰承恩？
竹葉羊車別院通，玉顏憔悴怨秋風；長門深鎖淒涼
夜，自碾硃砂養守宮。

題張石杉敬亭山頂放歌圖 (張

名崑旌陽人康熙甲辰進士)

皖南勝境推宣城，奇峯四面芙蓉擎；就中敬亭獨傳
播，身雖未至心嘗傾。一夜山靈忽見詔，云從何處來
狂生；逕造巔頂發浩唱，白雲欲裂天為驚。將扁岫峴
請回駕，兩耳免聒轟雷聲。我謂山靈勿孟浪，一爾知
狂生何姓名？石杉先生旌陽籍，傳家京兆超羣英；耽
吟酷如李供奉，慣攜謝屐青山行。爾得一顧足光寵，
是豈宜拒惟宜迎？山靈唯唯倏而去，我亦推枕措雙
睛。癡人由來善說夢，急向張子輸前情；身後裹糧躡
遊屐，慎毋亂作洪鐘鳴。萬一遭逢不解事，下逐客令
顏其赧；此時幸藉排解力，居然芥蒂歸淪平。一笑詢
君何以報？春醪五斗猶嫌輕；會當乞取濟勝具，唱酬
同結騷壇盟！

佛手柑同石杉聯句限柑字韻

聊齋詩 卷下

名是祇園種，留生來徧海南；手文成佛果，石物類並
霜柑。吉貝林中見，留縹羅樹下探；熟時當藻夏，石垂
處蔭茅庵。指點炎風扇，留飄零法雨覃；摘應和翠葉，
石探欲滿筠籃。染就黃金彩，留盛來白玉龕；瓜疑緇
寶錄，石花合放優曇。近蒂拳如響，留連梢掣似簪；未
能空運五，石祇便演伸三。法印何須握，留慈雲若爲
窟；聞根超渺渺，石鼻觀覺醜醜。妙得玲瓏樣，留虛揮
寂滅談；錄因明月指，石香共木樨參。片片消茶渴，留
微微豁夢酣；品原高竺國，石味早壓壺甘。嘉植殊橙
橘，留孤根傍杞相；經窗安位置，石芳氣幾人諧。留

擬左太冲詠史

少小讀書史，落筆爲文章；慷慨弔前古，滿目多蒼茫。
孤松值冬勁，芝蘭當戶芳；大尊浮江湖，瑚璉登明堂。
胡爲一朝謝，年命不復長；我欲叩閭闔，呼之下大荒。
昔人席富貴，謙謙慎持躬；天道多往復，約者有時豐。
農夫耕草宅，力田詎終窮；豪子住華屋，斷碑埋羣雄。

花落不上樹，絲黑難再紅。野草何離離？掩映西南風。
 西南有高山，山與浮雲齊。英雄埋骨處，至今有餘悽。
 名稱豈不偉？身沒草萋萋。策馬登崇岡，草深沒馬蹏。
 揮戈效魯陽，東牽不使西。鄧林化爲杖，半夜聞猿嗥。
 馬卿常善病，千金爲長門。獻賦受上賞，下士亦感恩。
 况其依傭保，出身若不尊。一朝擁高節，悔悟重結婚。
 至今酒壚下，猶復說王孫。讀書三歎息，斯事難細論。
 在昔周室衰，獲麟迺有歌。我欲東入魯，涕泣空滂沱。
 泰山豈不高？仰首望若何！恨不千載上，洙泗載酒過。
 中天無倒景，黃河無頽波。願得五銖衣，被服綠薜蘿。

大明寺古銀杏樹歌

一株銀杏撐青空，梵刹不驚烽火紅。五百尺高十圍大，
 枝柯擎擢看猶龍。真龍聞之下與鬪，急雨橫飛風怒吼。
 霹靂聲中一爪摧，開花結實還依舊。（去夏雷雨劈去一枝）

哭劉孺人（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八月二十六日歿）

歷盡艱辛七十年，老來喪偶更悽然。相依爲命爭先死，
 作婦如卿熟比肩。元相有詩都是淚，莊蒙無夢不成仙。
 清光滅盡嫦娥影，貧賤夫妻絕可憐。了無纖憾作歸真，
 悟徹不迷來去因。片語留遺獨佛事，一生知足異庸人。
 縮衣節食躬爲率，量米稱鹽手必親。白髮相催吾亦老，
 那堪回首到前塵。

杖頭錢同歷友作

富莫富於杖頭錢，樂莫樂於小遊仙。杖頭百錢取不竭，
 遊水遊山都稱便。水行沽美酒，乘風放輕船。山行沽美酒，
 獨酌古松邊。今日百錢醉，明日百錢醉。徜徉盡日總酣然，
 一食萬錢不足道。膏梁之子飮華筵，食前方丈恣豪縱。
 熊掌駝峯駭蟬聯，一朝墜落泣路隅。殘羹冷炙誰其憐，
 杖頭百錢富莫富。仙乎仙乎取不

竭方之騎鶴揚州十萬之腰纏

張作

富莫富於杖頭錢，貧莫貧於嚴道之銅山；銅山鑄錢萬千，到頭不得名一錢。杖頭百錢真我有，取自杖頭且沽酒；今日百錢今日醉，得錢沽酒常酣睡。君不見何曾一日食萬錢，便欲下箸心茫然。洛陽雖亂救不得，縱饒沽酒無顏色；眼看荆棘埋銅駝，錢乎錢乎奈若何。

贈歷友

選政親操日杜門，窮搜八代溯淵源；一編肪截傳名著，高士同教兩漢尊。

山左推君第一人，蒲輪空谷賤紅塵；相嬉猿鶴輕軒冕，花落山房春復春。歷友學植淹博，揮灑千言，同時諸前輩，稱爲冠世之才，不虛也。試輒冠曹時宮定山中丞爲學使，以明經薦山左第一人，就京兆試不遇，歸而處崑崙山，不復出，杜門著書，有八代

詩選、班范肪五代史、肪截兩漢高士贊、崑崙山房集等書，卓然可傳，豈以名位之有無爲輕重耶？

哭宣四兄

清才合羨孝廉船，劇切相資大有緣；燕子東風空話雨，墜權拾取已成煙。孤燈寒雨劇傷心，玄藁遺存一檢尋；刪定文章後死責，縱橫涕泗感人琴。

無題（集唐）

斷腸煙柳一絲絲，（韋莊）說著瑤臺總淚垂，（韋應物）秋草獨尋人去後，（劉長卿）閒雲似妒月明時，（司空圖）天星墜地能爲石，（張籍）流水無情自入池，（白居易）爲問蓬萊近消息，（鮑溶）鮑溶迢迢何處寄相思，（馮延巳）

寒窗燈影月斜暉，（許渾）南斗闌干北斗稀，（曹唐）寶鏡塵昏蟬影亂，（溫庭筠）博山鑪煖麝煙微，（魚元機）管

絃樓上春應在，(羅鄴)杜若州邊人未歸。(趙嘏)咫尺

畫堂深似海，(韋莊)離魂空伴越禽飛。(韋莊)

星河渺渺淚絲絲，(白居易)風景依稀似去年。(趙嘏)

蠟燭有心還惜別，(杜牧)明珠無類亦羞圓。(陸龜蒙)

曾經滄海難為水，(元稹)願作鴛鴦不羨仙。(盧照鄰)

祇是教人添怨憶，(孫光憲)孤燈挑盡未成眠。(白居易)

朱門半捲擬重關，(戴叔倫)誰省春風見玉顏。(李郢)翠

幄密籠鶯未識，(李中)畫梁幽語燕初還。(孫光憲)猿嘯

鶴怨經年事，(李商隱)雨散雲飛一晌閒。(慎三史)驀上

心來消不得，(殷堯藩)夢魂何處訪三山。(曹唐)

水精簾捲近秋河，(顧况)腸斷風流奈別何。(趙嘏)向

日似矜傾國貌，(韋莊)春風不改舊時波。(賀知章)一

鈎冷霧懸珠箔，(馮延巳)百尺清潭寫翠蛾。(李白)語

少漸知琴思苦，(盧綸)彩鸞曲裏怨聲多。(劉元淑)

花落花開淚滿膺，(羅隱)曲闌愁絕每長憑。(唐彥謙)

天長地久時相憶，(盧照鄰)粉薄香殘恨不勝。(來鵠)

夢裏行雲還倏忽，(徐鉉)夜來明月為誰升。(胡曾)欲

知腸斷相思處，(趙光遠)蟋蟀聲中一點燈。(李呂符)

斜日朦朧照半牀，(施肩吾)卻來閒處暗思量。(薛昭韞)

風前颺影疑迴雪，(武三思)樓上殘燈半曉霜。(關盼盼)

明鏡嬾開長在匣，(白居易)羅衣欲換更添香。(薛逢)春

風澹蕩無人見，(孫逖)不信年華有斷腸。(李商隱)

別夢依依到謝家，(張泌)病來簾外是天涯。(裴夷直)

誰能攬鏡看愁髮，(李白)且盡芳樽戀歲華。(杜甫)百

草香心初罩蝶，(鄭惜)一羣嬌鳥共嘵嘵。(盧照鄰)因嗟

往事拋心力，(釋貫休)深掩妝窗臥碧紗。(王渙之)

照花明月影侵階，(喻鳧)應得將身作錦鞵。(段成式)神

女生涯原是夢，(李商隱)仙郎杯渡為誰排。(白居易)數

枝紅蠟噉香淚，(黃滔)十載游絲滿素懷。(元稹)人面

不知何處去，(崔護)泥他沽酒拔金釵。(元稹)

香囊高掛任氤氳，(胡果)晚捧金爐祝又焚。(劉兼)別

後相思人似月，(李治)夢來何處更為雲。(李商隱)涼

簪墜髮春眠重，(溫庭筠)花樹留歡夜漏分。(許渾)自

歎馬卿長善病，(崔峒)錦衾深愧卓文君。(陳陶)

依依殘月下簾鉤，(王昌齡)春入眉心兩點愁；(白居易)
白日放歌須縱酒，(杜甫)好雲何處不遮樓；(羅隱)
芙蓉力弱應難定，(溫庭筠)桐樹心孤易感秋；(曹鄴)覺
後始知身是夢，(徐凝)再來南國見風流；(洛中舉子)
攬衣推枕起徘徊，(白居易)幾度閒眠卻覺來；(皮日休)
仙路迷人應有術，(李涉)玉書無字莫頻開；(曹唐)春
風夜染羅衣薄，(許景光)紅粉春妝寶鏡催；(孟浩然)
別恨轉身何處寫？(李端)任從蛛網任從灰；(張仲素)

日觀峯和顧俠君韻 (顧名嗣立)

南長洲人，康熙壬辰進士。

五更諸天驅列缺，紅雲起沸天爲裂；著身峯頂天四
垂，擁出金輪驚喋血。天雞一聲清風來，盪出諸峯開
塵埃；舉頭四顧豁心目，疑是神仙登蓬萊。俯瞰下界
天地曉，獨立蒼茫思悄悄；疇其司之羲和馭，往古來
今同縹緲！

原作

羣山向背東南缺，一聲雞鳴海波裂；黃雲下
墜黑雲浮，金輪三丈鮮如血。當日李白平明
來，風掃六合無纖埃；精神飛揚出天地，口吟
奇句招蓬萊。我今黯黹失昏曉，雙石凌虛自
悄悄；安得快劍開煙雲，直指扶桑窮杳緲。

李孝婦詩 (約庵族)

秋霜慘慄彫庭梧，小樓人靜聞夜烏；樓居者誰婦若
姑，婦年三十將殉夫。有姑白髮兒呱呱，勉茹冰蘖留
須臾，長齋一食身其劬，無何遘疾姑云殂。撫棺慟哭
思與俱，竟越兩月從冥途；傷心風木孤兒孤，籲請旌
典制曰俞。煌煌綽楔輝通衢，小子逃聽生嗟吁；緬懷
祖德若合符，(柳泉本支)先七世繼祖妣張孺人亦
以守節事姑，請旌如例；闡揚未遂心區區。漫言暇
豫分菹枯，春暉寸草情無殊！

哭阮亭先生

尙書門第重山東，文采風流迥不同；入蜀詩堪齊杜老，歸田錄早著歐公。盛名一代揄揚遍，軼事千秋措撫工。梁木泰山楹奠日，新城耆宿肅清風。

霧淞同宋謹涵孝廉作（雨雪著樹）

嚴寒鬱之久而不燥，凝結成顆似珠似沫，黏連一片曰霧淞。昔人詩有千樹萬樹梅花開之句，卽詠此也。宋名照江南長洲人。

是冰是雪兩朦朧，并入嚴寒一氣中；著樹密凝珠顆小，黏枝遙認玉光融。凍肌生粟應相似，老眼看花覺不同。喜聽隔鄰儲飲瓮，可知佳兆叶年豐。

宋作

風寒霧下成銀沙，徧穆林木垂鬚髻；天公知我太岑寂，先遣萬樹開梨花。梨花一望杳無際，應是碧城慣遊戲。東方漸見升陽曦，遙憐化作輕雲飛。

齋頭紅綠梅相對，試花其媚吾老人耶抑傲我老人耶各系一絕

會將丹骨換冰霜，花萼翻新別樣芳；卻被捲簾人一笑，癩仙今日也紅妝。流水空山結靜緣，綺羅衫子逞新鮮；花神似向東皇奏，管領春風讓碧仙。

擬曹唐小遊仙

洞口桃花春復長，有人曾訪白雲鄉；而今門外蒼苔掩，惆悵東風憶阮郎。家在東南最上峯，饑餐霞石倦依松；興來獨向江邊立，戲把筠竿釣白龍。一朵紅雲映海霞，無邊雲水便爲家；莫嫌蓬島芳鄰少，昨夜新邀綠萼花。蕊珠宮闕認依稀，一飽胡麻那識饑；白玉闌干閒倚

虞，天風涼透五銖衣。

銀榜高懸玉篆文，樓臺一半濕春雲；碧桃花下紅蝴蝶，原是麻姑舊日裙。

團團璧月照層臺，玉女明窗次第開；第一芙蓉城闕好，丁郎去後石郎來。

原作

偷來洞口訪劉君，緩步輕擡玉綠裙；細壁桃

花逐流水，更無言語倚彤雲。

昨夜相邀宴杏壇，等閒乘醉走青鸞；紅雲塞路東風緊，吹破芙蓉碧玉冠。

絳闕夫人下北方，細環輕佩響丁當；攀花笑入春風裏，偷折緋桃寄阮郎。

九霄天路入雲長，燕使何由到上方；玉女暗來花下立，手拖裙帶問昭王。

萬歲蛾眉不解愁，旋彈清瑟恣閒遊；忽聞下界笙簫曲，斜倚紅鸞笑不休！

絳節笙歌繞殿飛，紫皇欲到五雲歸；細腰侍

女瑤花外，爭向椒房報玉妃。

明妃

馬上琵琶塞上風，玉顏憔悴怨何窮！畫師有意防傾國，不遣佳人寵後宮。

八十述懷

莫爲儒冠悔本初，柳泉故里足匡居；箕裘綿衍先人澤，風月清幽處士廬。還喜甕中儲米粟，休教邨下負詩書。春秋佳日迭相過，杖履翛然樂有餘。

甲子重經又廿年，健全腰脚勝從前；論交差喜多名士，箸錄新成祇短篇。春到東菑催力作，（淄東有薄田數十畝）夏長北牖傲高眠；恬熙幸際承平日，與世無求便是仙！

懷歷友

考槃聲響應巖阿，相望清微竟若何？如此才人天下

少，由來名士濟南多。箸書直並崑崙壽，觀禮時從闕
里過。杖履翛然無物我，春風還比昔年和。

假山石感賦

匠心何玲瓏，疊石作山穴；取彼嶄巖勢，盡向階前列。
中有幽人居，絕塵自高潔；處士抱頑石，椎礪持清節。
變化藏煙霞，蘚深青草茁；長藤引月上，小窟就雲滅。
願我固無言，五嶽曾遊閱；老來閉戶坐，對此邱與垤。

促織吟

蕭蕭秋風起，薄薄秋陰垂；夜來促織聲，閨人動愁思。
呼燈照籬落，寡月棲眉彎；天涯起涼色，破鏡何時還。
草木日漸殘，天氣日漸寒；寒服及時理，清砧響正酸。
妍袂擢素手，蕙心出新裁；炭貼遠將寄，幽絨候君開。
遙知征人心，感此獨徘徊。

讀吳梅村詩

麥秀歌成淚涕潛，北堂有母鬢毛班；辭官早作陶元
亮，避地難爲庾子山；公論應教青史定，初心祇乞白
衣還；新詩讀罷增長歎，有客西田自閉關。

秋感

忽忽乘秋感，年華似水忙；沈腰非舊帶，潘鬢早新霜！
木落無邊急，江流不盡長；西風容易度，誰爲挽韶光？

明月

明月復明月，清光懸孤獨；圓時何太遲？缺時何太速？

杖

倚人終仗汝，扶老最宜君；獨立松陰下，吟詩挂白雲。

七夕詩

一片微雲淡不收，銀河依舊影悠悠；昨宵尙憶多風
雨，往事何堪問女牛；飛鳥已辭穿綫榭，好花仍傍曝
衣樓；遙鄰人世癡兒女，永爲雙星夜夜愁！

聊齋詩卷下終

聊齋詞卷上

▲鶯囀序

丁未春日濟城感賦

惱他一聲鶯鳩，把花魂喚醒；畫闌曲閒，殺雙鴛，尋香
 慵步苔逕。算過了清明寒食，棠梨滿地，飄愁影，倩餘
 寒勒住茶蘼，緩催芳訊。春色年年，自來自去，那知
 人瘦損！香篆裊，窗掩文紗，雨絲風片，銷凝露花梢，斜
 陽一抹，隱深隴，斷紅將暝，爭而今天也，慳晴替增愁
 病！誰家院落，一樹緋桃，頽霞依斷井，自點綴，傷心
 春色；紅淚偷拋，寂寞閒庭，悄無人問，呢喃燕子，雕梁，
 難覓舊時王謝，今何處？便尋常巷陌，殊風景！此情莫
 訴，怕他妝閣人知，黛蛾蹙損，明鏡！繡裙簇，玉管
 調鸚，正韶光似錦。道是處珠簾翠幕，綵柱鞦韆，花壓
 闌干，畫長人靜。春風十里，司助夢，勝梢頭豆蔻，音塵
 冷。况樓臺灌莽，添凄警，那堪斷送繁華，楊柳青青，荒

聊齋詞卷上

靡不盡。

▲清平樂

題黃子厚柳外倚聲圖（黃名培，即

墨人，康熙癸卯舉人）

垂楊樹，舊是聽鷓處，拍板一聲花欲舞，紅豆拋殘無
 數。闌干閒倚斜曛，悲秋何似傷春，拈得銷魂句子，
 尊前合付朝雲。

▲木蘭花曼

早春聽雨和袁松籬（袁一字宣四）

又風風雨雨，淒淒切切，綿綿怪燈暗深宵，霧迷清曉，
 愁赴新年，青天不應有恨，泣銅龍清淚，滴珠圓，篆壓
 猊金香重，夢回鴛錦寒添。愁兼風影蕩，苔煙吹綠，
 度空簾，算纔得春來，便如春莫，情緒慳慳，梅邊翠禽

潛川蒲松齡留仙著

何處聽鳩聲酸楚似唬鵲待覓茆檐相賞玉壺無買春錢

▲前調

新月和松籬

傍黃昏弄影分明恨有誰知正珠斗橫斜碧天寥廓銀海迷離相思團圓甚日且低回宛曲待佳期心事深含淺露無言閒度花西依稀簾低斂蛾眉高閣與雲齊記寶玦初分金鈎暗送弓履輕移經時漫憐銷瘦怕一回相見一回遲况是刀環夢遠玉釵敲斷空聞

▲前調

殘月再和松籬

漸冰壺漏歇無聊懶度虛窗鎖夢斷重衾香銷沈水燈盞銀釘宵涼倦扶病起却為誰顛顛減容光便有一天風致無人辭惜餘孃誰將金鏡剖鸞皇淒絕

怨蛾長做弔影情懷斷魂身世落魄形藏吳剛不應脩削待彌縫缺陷費商量莫問二分消息話揚州問般陽

▲沁園春

戲作

鬢髮已催頭顱如故悵悵何之想溷邊花朵今生誤落塵中福業前世或虧齷齪庸奴跳梁僉父舉足能教天意隨思量偏欲做他行徑魂夢先遠常期勉改前非須索把小人一偽為要啁啾善語憐人似燕笑號作旤迕世如鴟賺得蒼蒼拋來富貴鬼面方除另易衣旋回首向天公實告前乃相欺

▲前調

歲莫唐太史留飲

錦繡人家深沉院落不染塵埃看千章樹外君公第敵萬竿竹裏書舍門開雪煮團茶座延國士何數淺

樹低唱哉？尤難處，在世人欲殺，我意憐才。登堂相與徘徊，喜值蒲萄潑綠醅。念窮途不偶，我狂似絮，幽芳自喜，君淡如梅。盼睽承寵，留連不盡，爭奈城頭落照催！毋留我樂談不厭，數日還來。

▲水調歌頭

飲李希梅齋中作

爲問往來雁，何事太奔忙？滿斟一瓊春酒，起舞勸飛光。莫要匆匆飛去，傳得英雄傑士，鬢髮已凌霜。夢亦天休管，不許謁槐王！昨日袖，今日舞，已郎當。便能長醉，誰到三萬六千場？漫說文章價定，請看功名成否，有甚大低昂？只合行將去，閉眼任蒼蒼！

▲前調

希梅生朝譜此爲壽

平頭將六十，今歲預稱觴；華年纔是五九，來日喜方長。窗外寒梅香淺，掌上金尊酒滿，歌咏協宮商。自和

醉翁操，花下古琴張。舞時樂，眠時倦，醉時狂，誰將石湖，仙壽我獨媿堯章！信有金焦玉友，何必玉人金縷，松柏歲寒芳，永與樂今夕，三萬六千場！

▲捉拍醜奴兒

閨思

長病似離魂，非痛癢，無處堪捫。闌干倚遍，嬌無力，欲眠繡榻，生愁鴛被，獨抱難溫。簫鼓鬧千門，人團圓，共對芳尊。家家逐隊尋歡去，憐儂獨自寒蟄聲裏，消盡黃昏！

▲風流子

元宵雪

金吾不禁夜，誰教玉屑糝迴廊？想天女散花，將花撚碎，搏來粉手，拋落青蒼。亂飄泊，灑樓飄細細，入竹響鏘鏘。第一月明，無雙燈火，天真好，笑爲甚倉忙？多應嫦娥意，招滕六，偕來並賞燈光。彷彿射殘素雁，獵

罷銀鑾。料人閒歲始，天宮春暮；瑤池楊柳，飛絮顛狂。
獨惜梅花冷落瘦，損寒妝。

▲驀山溪

雪珠同李希梅作

雨條風片，點綴春明媚。一桁繡簾垂，聽打上簾鉤細。
粹。麝宮人去，飄下五銖衣。收不住，撒花鈴。戛戛聲情
脆。樓東岑寂，無限淒涼意。梅影正孤寒，問一斛盈
盈誰寄。陽春吟就，天外覓歌喉。人不見，素雲低，空灑
冰綃淚。

▲惜餘春曼

春怨

因恨成癡，轉思作想；日日爲情顛倒。海棠帶醉，楊柳
傷春，同是一般懷抱。甚得新愁舊愁，剗盡還生，便如
青草。自別離，則在奈何天裏，度將昏曉。今日箇蹙
生春山，望穿秋水，道棄已拚棄了。芳衾妒夢，玉漏驚

魂，要睡何能睡好？漫說長宵似年，儂視一年比更猶
少。過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

▲鼓笛曼

詠風箏

尋常竹木無奇骨，有甚底扶搖相繫；長繩撤向春風
裏，頃刻雲霄飛上。多少紅塵客，望天際一齊瞻仰。念
纔同把握，忽流星漢，真人世非想。得意驕鳴不了，
似青冥無窮佳况。我從人衆，憑空翹首，將心情質向
不識青雲路，去塵寰幾多尋丈。得何時化作風鳶去，
呵看天邊怎樣！

▲玲瓏四犯

前題

貼紙如屏，共道是風箏始備；誰作萬丈天衢，條爾乘
風飛度。但見一點蒼茫，卻又被白雲留住；莫輕將闔
闔排呼，恐惹豹鬬驚妒。扶搖一擊南溟路，俯人閒

河山無數。喁喁斷續無休歇。想其飛鴻語。又似停翼
饑鶩。繞村舍。迴翔審顧。幸長繩繫著。留得不教仙去。

△掃花游

晚春石隱園坐雨

小池漲碧。正病柳搖波。影兒低泣。嫩寒院宇。又殘紅
亂落。滿庭煙雨。魚鳥窺人。伴我闌干倦撫。怕春莫待
努力愛春。春已歸去。幽思縈毫素。早畫漏沈沈。隔
花吹度。味酸意楚。看梅胎漸滿。綠陰芳樹。甚處雕梁。
著箇泥香燕乳。遠懷誤盼。天涯濕雲遮住。

△賀新郎

王子異續絳卽事戲贈

喜就三生約。憶當時迴廊瞥見。疑真疑錯。及至相逢
無人處。欲語寸心先炸。一別後相思如渴。誰料赤繩
早繫。定引雕弧射中金屏雀。感佩煞。填橋鵲。洞房
重結。鴛鴦索。枕頭邊端相仔細。芳容如昨。疇昔狂言。

上場頭。依樣葫蘆要作。切切語。脂香盈幕。囑郎休蹈
從前過。蕩天涯歲月久。拋卻。須記取。郎曰諾。
高髻雲翹顫。綺東風。濃脂膩粉。熱香盈院。凌波一曲
紅花簇。顛倒豔。輕踐。憶曩昔。鏡花空羨。從此相逢
秦管會。懷抱中。夕夕延嬌盼。真將衷情說。相思千
萬。乍見人人沒。是處。上下接莎欲遍。此際信巫山不
遠。幾年不到陽臺路。恐生疏。未必行雲善。第一夜。費
調轉。

△兩同心

前題

長髮頻刪。黑髭漸短。青帳裏玉貌如花。紅燭下秋波
似翳。將檀郎數數偷睃。靈心暗轉。別有弓腰。旖旎
蓮鈎。膩。新妝近。熟粉香生。秃衿解。小幃春暖。銷魂
處。秀項微豐。略聞嬌喘。

△鶴冲天

前題

郎有意，妾多情，豆蔻結深盟。聞時懽愛見時驚，總是趁緣生。芳城路，隨蓮步，曾邀秋波一顧。請教菩薩看麻胡，猶然認得無？

▲西施三疊

戲簡孫給諫

秀娟娟，綠珠十二貌如仙。么鳳初罹那年翅，粉未會乾。短髮覆香肩，海棠睡起柳初眠。分明月窟雛妓，一朝活謫在人間。細臂半握，小腰盈把，影同燕子翩跹。又芳心自愛，初學傅粉，纔束雙鬢。那更笑處嫣然，嬌癡尤甚。貪喫曉妝殘，晴窗下輕舒玉擘，做寫雲煙。聽吟聲嚦嚦，玉碎珠圓，慧意早辨嬾妍。唐人百首，獨愛龍標西宮春怨一篇。萬喚纔能至，莊客佇立，斜睨畫簾。時教吟詩，向客音未響，羞暈上朱顏。憶得顫顫如花，亭亭似柳，嘿嘿情無限。恨狂客兜塔千千遍，垂粉領繡帶長拈。數歲來領袖仙班，又不識怎勝當年趙家姊妹道，「斯妮子我見猶憐！」

▲菩薩蠻

前題

長霄瘦損腰圍小，日間又恐人知道。此情付與郎，眼語送流光。笑啼俱不敢，俛仰隨人轉。何悲怨天天，妾難郎亦難！

衷懷欲向郎君道，從旁妒眼知多少；密意託新章，欺他姊妹行。郎如天際雁，一年兩度見。但願郎心堅，不須共妾眠。

離郎終夜何曾枕，郎來顫倒心難穩；縱體入郎懷，無言淚滿腮。迴廊時一遇，低頭不相顧。恐有妒心人，道郎與妾親。

曉窗細畫遠山黛，不知何處郎心在？插罷鳳紋釵，返身對鏡臺。履依新樣作，著出恐招妒。留待夜中穿，與郎細細看。

▲東風齊著力

前題

對面相思，咫尺懽愛，似隔雲泥。淒涼一夜，銳減小腰圍，苦處怕郎不解。轉疑念，又恐郎知。若知了，和他瘦損，濃意尤悽。倦繡畫屏西，人影動，明明知是伊歸。金針度微，畫黛更堅垂。恨煞渠心未懂，巧兜搭，牽惹羅衣怒。回首秋波一轉，粉頰仍低。

△慶清朝曼

前題

妒眼攢窺，狡心共伺，幾時得個空閒。使如圖中西子，止許凝看，眼尾傳情話，只燈前一笑兩心懽。意惴惴，恐人覷破，急蹴纖纒。別後想，見後愛，挑撥得情緒。有幾千般。誰信溫柔鄉裏，坐臥難安。彷彿舍人腸痒，搔爬恨不到心肝。無人處，儼儼一抱，不類人間。

△露華

消夏四詠分得珠蘭

墜樓恨結，歎玉碎魂歸，影弄華月。翠羽步搖，零亂幽

香清絕。素心渺隔湘泉，夢縈彙宮仙闕。晶簾外，垂垂露蕊，暗惹騷屑。璇璣製錦員潔，似怨蕙當年，清淚凝咽。欸睡暗吹芳氣，隨風飄瞥。更愁淪茗人來，拈與乳花同說。葳蕤意，相憐鬢邊瘦蝶。

△清波引

題徐大拙白雲湖夜泛圖（徐名振

華安邱諸生

遠天秋迴，正風捲殘荷不定，碧空雲淨。老蟾破煙暝。翠幟迤相屬，靚出湖光如鏡。繞隄垂柳陰，祇漁火一星炯。飄汗泛梗，遺幽興來趁夜靜。素波流影，問塵夢誰醒。脩桐泫清露，可覺夫容衫冷。遮莫蓮子湖邊，鷺盟同證。

△頭解連環

己酉七夕

碧桐飄井，隔離愁一片，暗傳秋信。奈袖羅輕不勝涼，

有花外冰蟾，伴人孤影。拏雪鬢雲，料添得幾分銷凝。
向宵深，倚遍十二畫闌，驀地幽恨。娟娟露華冷暈，
想凌波漸溼，偷拜香徑。算密約過了佳期，看簾捲斜
河，怨波千頃。鴉鵲樓空，定不似那回酒醒。儘唯有素
雲恨，疊夢遙漏永！

▲大江東

寄王如水

天孫去矣，顛倒了天下幾多傑士！蕊宮榜放，直教那
抱玉卞和哭死。病鯉暴顛，飛鴻鍛羽，同弔寒江水。見
時相對，將從何處說起。每每顧影自悲，可憐骯髒
骨銷磨如此。糊眼冬烘，鬼夢時，憎命文章難恃。數卷
殘書半窗寒燭，冷落荒齋裏。未能免俗，亦云聊復爾
爾。

▲望遠行

戲贈劉乾庵

殘冬小雪風如翦，呵斷江郎彩筆。董狐良友，柱下功
臣，事業還追左國。况聽風生塵尾，獨創新機，四座茫
然失色。念生平歷落，嶽崎難測！奇特十載，衾裯斷
愛直，恁剛腸拋得。若箇畸行遠絕情理，此竅誰人能
識。異日倘然歸去，逢人陌上，切要端詳盡悉。莫一時
孟浪，炫金路側。

▲畫錦堂

閨情

坐盡鶯昏，眠殘燕曉，終朝不捲珠簾。人在寒更聲裏，
瘦影纖纖。不爲春愁困帶減，非因閒惱黛痕添。知何
故，嬌花寵柳，目中觸類皆嫌。慵瞻風月，節記團圓。
自知薄命難兼，獨恨行人雁字，歲歲常淹。去年春日
魂曾斷，舊衫袖上淚猶沾。今年裏，又是杏花時節，抱
病慳慳。

▲金菊對芙蓉

綽然堂詠白芙蓉

蒨冷牆衣，苔寒砌褥，何來仙珮裁雲？對鏡屏，悄立深院無人。斜陽難繪，娉婷影，算祇宜秋水爲神。盈盈池畔，凌波瘦狹，羅襪生塵。愁紅褪盡，衫痕傍銀牀金井，耐過黃昏。鴛帳寒如此，誰與溫存？懷人木末霜華重，夢難通江上仙城。有褰裳楚客，荃噉蘭怨，一例銷魂。

▲前調

甲寅辭竈作

到手金錢，如毛燎火，烘然一焯完之。值祀神時節，莫備肴馐，瓦爐僅有香煙繞，酬竈前濁酒三卮。料應神聖，不因口腹，捏是成非。况復盃盤相依，念區區非吝神所周知。倘上方見帝，幸代陳詞，奩箱討得千種粟，從空墮萬鈔朱提。準爾年此日犧牲豐潔，兩有光輝。

▲一落索

跳竈王（滯俗除夕，乞丐裝竈神，沿門乞化）

又聽聲聲臘鼓，漸催寒去。醉來司命不朝天，偏走向街頭去。反作媚人好語，世情良苦。裝神學鬼復何爲？只託鉢沿門取。

▲喜遷鶯

歲莫作

葵煙嫋嫋，正濃點茶湯，熱煮鮑鮓。官租不催，宿糧未盡，又喜妻孥安樂。終歲不知肉味，歲莫妄思饑嚼。雞兒縛，兒童歡喜，磨刀霍霍。一噓紅燭下，濁酒新菘，喧笑盈簾幙。嬌女攜壺，老荆滌盞，痒處倩兒搔著。穉子着燈不寐，榻上瓶甌亂擲。此時料銷金帳裏，低斟淺酌。

▲如夢令

春夏閨情

滑逕難爲纖履，屢仗東風扶起。女伴怪行遲，回首斜凝秋水。如此如此，爭奈煞人婢子。

扇子芭蕉風颺，茉莉雲鬟新樣。出浴不勝情，故故緩歸羅帳。低唱低唱，荷院月來清亮！

▲大江東

新秋月夜病中感賦呈袁宣四

韶華易逝，歎鳧沉鷗泛，年年落魄。四十衰同七十者，病骨秋來先覺。夢鳥驚籠，吟蟲弔砌，多是眠難著。梧桐知否？一宵冷透簾箔。悲矣秋之爲氣，露顆秋零，情緒早先惡。西子傷心眉黛願，又被月明偷學。愛水留光，惜花印影，絕似人蕭索。此時此夜，可憐繞樹烏鵲。

前身何似？想半生貧賤，不償業果。春去秋來常是病，辜負柳絲花朵。未聽新鶯，早驚客雁，瘦影愁千裏。煎心自急，便同鸚鵡罵鎖。試看良夜沈沈，碧天無際，風促行雲躲。玉露暗溥銀漢潔，河畔星星細瑣。枕上支頤，床頭抱膝，甚處猶差可。仰呼明月，卿卿願汝憐我。

我狂生耳！自摸索今世，已拚寒窳。老大止求耀骨健，猶似蒼蒼未允。爛漫花朝，團圓月夕，俱向枕頭盡。攬衾長歎，韶光空擲虛牝。堪憐多病沈郎，頻移帶扎，未覺腰圍緊。憔悴那禁秋氣烈，但恐露驕風忍。禾稼不詢，妻孥總置，真似無腸蚓。伶仃病鶴，搏秋暑羨鷹隼。

論交疇昔，每西窗翦燭，常愁遽捨。及至座中香跡近，又值抱疴犬馬。數武門庭，兩重院落，似隔雲山者。淒涼月夜，銀河耿耿高瀉。曩年日日窺園，探春子熟，拋向遊魚打。蹀躞池亭高興盡，歸去摘花盈把。塵尾風清，石紋秋綠，翻乃游踪寡。嶽崎歷落，於今可笑人也！

▲滿庭芳

中元病足不能歸

戶折桑麻，盤登瓜果，匆匆又是中元。家家散福，兒女列壺殮。最是堪憐此夜，臥榻上有個人存。今宵也，年

年作客，冷月笑征魂。閉門更漏靜，微雲黯澹，亂樹
 黃昏。歎軀中痛癢，隔襪常捫。貧病皆由夙業，遭顛跛
 敢怨天孫，無端處黃州。妻子風雨罵章惇。
 梧葉飄黃，荷花賸粉，遙村漸有疏砧。夕陽紅冷，院落
 晚沈沈。僕本情中癡客，逢秋社幽恨難禁。天涯外，淒
 涼鬼節，况復患呻吟。嶽崎憔悴甚，是從春日直到
 而今。每聞鐘弔影，見月悽心。挫折祇留餘息，數年來
 消盡雄襟。蹉跎骨固將憊矣！何用更相侵？
 病柳多眠，癡鵝解夢，秋來儘有愁貪。况逢節序，鬢影
 獨鬢鬢。一片蟲聲漏滴，都裝作離緒一擔。非孤另，清
 風明月，並我已成三。家函全不問，愁憑大婦，嬾任
 中男。但已貧又病，情意難甘，莫恠阮生狂甚，途窮處
 不泪何堪？憐今日微花似我，寂寞醉紅酣。
 方月窺牀，扁風入牖，攜來一味清秋。今爲何夕，伏枕
 暗呻。屢把唾壺擊碎，無聊頻拂甚吳鉤。銷魂處，笛
 聲斷續，遙在水西樓。山中廬舍在，鴻妻椎髻，鬻子
 蓬頭。自病中悲憫，家字慵修。落拓從來有恨，思量到

幽怨全收。曾聞道當年杜甫，也是一生愁！

▲金縷曲

形贈影

與我周旋久，感殷勤，除君而外是誰能？月下燈前
 長作伴，豈謂燭行無偶？翻畏爾嗟乎在後。我似梅花
 寒骨相，卻憐卿更比梅花瘦。明鏡裏面相覷，有時
 別去，依誰某，任幾番暗中摸索。先生烏有，驀地昂藏
 花外見，小立斜陽負手。乍隱顯，都能離垢，只恐含沙
 多鬼蜮，慎觀河莫歎容顏縵同命鳥，勿孤負！

▲前調

影答形

一自隨君側，百年閒，壯衰幼老奉爲型式。肥瘦短長
 俱畢肖，只是難伴顏色，但知白僅能守黑。滅燭憐光
 花下飲，任舉盃邀月成三益。休覓我當頭夕，聞雞
 起舞，中宵立，問何事悲歌斫地，夜燈搖碧。磊落欽崎

誰拔汝，攬鏡共嗟頭白。况冉冉駒光過隙，豈若擁衾長合眼，任低昂造物頻翻覆。黑酣裏，各休息。

▲前調

影贈影

老矣憐君甚；歎行藏非農非賈，非官非隱。一卷殘編長在手，茆屋數椽偃井，算賤子餘生何幸？自是勞君無案牘，向燈窗月榭同賡詠；齊放浪，見真性。怎君潦倒偏多病，便撇了家山亂走，腳根無定。身似繞枝烏鵲倦，何處營巢安穩？把月店霜橋行盡。五十年來嗟尾瑣，賸吳絲千尺堆雙鬢。重晤對，看青鏡。

▲前調

形答影

知己如君最；念此身蹉跎，偃蹇實爲君累。歷盡窮途悲謁蹶，莫歎容顏顛頽，受多少炎涼滋味。羨爾不離還不卽，坐虛堂默默長相對。簾不捲，視茫昧。

何繇脫化如仙蛻，綺爐煙篆紋飄緲，臨風欲碎。畢竟是空還是色，隱隱若明若晦，半掩映畫屏屏背。堪歎塵寰庸俗者，慣勞勞不管微躬瘁。身外相得參未。

▲浣溪紗

秋柳

舊向長隄纜畫橈，秋來秋色倍蕭蕭，空垂煙絲拂橫橋。斜倚西風無限恨，懶將顛頽舞纖腰，離思別緒一條條。

▲烏夜啼

鴛衾軟貼薰籠，半牀慵。壓破耳瑤，不轉怕聞鴻。心欲睡，眼不睡，只朦朧。起坐無情無緒罵寒蛩。

▲釵頭鳳

譙樓鼓，蕉窗雨，聲聲集作相思譜；紅蠟淚，人顛頽，香篝悶倚。柔情如醉，睡睡睡！鄰家女，連肩語，娘行何日蓬懸戶？芳心恚，羞無地，低頭數刻。剛通一字，未末！

聊齋詞卷下

淄川蒲松齡留仙著

▲賀新涼

喜宣四兄扶病能至挑燈伏枕吟

成四闋用秋水軒唱秋韻

枕畔堆書卷，強吟哦，曲肱搦筆，將愁生遣。半夜夢回
窗外雨，惻惻撫膺悲泣。蠶將老，未能成繭。貧病空催
明鏡影，恨三生福業根蕞淺。魂斷矣，如何展？
黔婁命薄，難通顯，顧牀頭黃金垂盡，錯囊成扁。短短
疎籬圍小舍，吠個伶仃瘦犬。無四壁盜憂幸免，煙冷
晨炊巧婦怨。夏服成便，換春衣典，階沒草無人剪。（
首調自謂也自記）

歲月波濤卷，正清秋摺襟僵臥，誰能自遣。桃李開時
人抱病，不覺露華秋泣。抱冷被，纏縈如繭，拚作山中
無歷日，太平人那解愁深淺。心耿耿，爲君展。
名園臺榭紅窗顯，遠心亭鸞驚魚奮，墨文粉扁。幽似

武陵溪畔路，止少村莊雞犬。高士臥塵囂可免。齒上
飛花明月夜，姑妄言不必憑何典。只頃刻膏肓窮。
蕉葉西風卷，要與君加餐相勸。惺惺互遣。七尺匡牀
支瘦骨，那禁妻孥淚泣。百年裏，如蠶作繭，硬捻長繩
繫白日，看麻姑三見蓬萊淺。仙何術，眉長展。
明明造物機關顯，歎月來半欹半坐，村頭壓扁。搔首
自憐貧病客，不及雲中雞犬。胡爲者，高人不免。顛顛
文園宜自愛，酒壚頭自有文君典。小藤葛，急須剪。
驢背裝書卷，將出門男耕女織，盡情分遣。吾輩要除
兒女態，寧屑楚囚對泣。老將至，足跟重繭，前世瞿曇
枯淡骨，寸懷中元自塵緣淺。誰復望，雲霄展。
蕭齋明月秋光顯，笑年年客窗燈火，角巾照扁。歸到
門庭渾似客，驚吠狺狺家犬。口腹累賢豪，不免。戶外
催租能敗意，向卿卿頻乞金釵典。雙黛蹙，彎如翦。

▲金人捧露盤

雨夜

向黃昏，風細細，雨瀟瀟，溼垂陽，慵殺纖腰。簷珠脫串，絲絲點點，楊蕉。悽情處，能添竹瘦，倍益花憔悴。一聲聲，聽不斷，纔急墜，復斜飄，如拋豆，窗外頻敲。寸心滴碎，空庭瑟瑟，可憐宵離人思婦，悲秋客一樣魂銷。

行鄉子

憂病

座上凝眸，枕邊搔頭，苦呻吟似燕啁啾。嘯歌未廢，臨眺全休。有三分痛，七分癢，萬分憂。漏惟五漏，思多千縷，一絲亂緒橫抽。人閒三恨，悽斷無儔。是病中日，愁裏雨，客邊秋。

賀新涼

讀宣四兄見和之作復疊前韻

滿腹珠光卷，羨長才衙官奴隸，任情差遣。灌手薔薇

香露罷，開讀墨花猶泫。書細細，蚓螭藤繭。炫眼秋濤飛白鷺，悔匆匆，疇昔論交淺。頭風愈，襟懷展。愁能速老，真明顯。脫塵情，強顏善飯，勝求盧扁。渴病秋風猶賣賦，不數茂陵呵犬。無聊賴，著書能免。刪定文章千古事，翡翠牀，何敢言分典。書充棟，憑君翦。

前調

喜雨並寄宣四

豆葉秋陽卷，正懨懨臨風顛顛，緣情難遣。可喜一犁時雨足，經宿露零花泫。嫩條嫩，野蠶作繭。滴滴簷聲吹不斷，飄寒釭砌下流清淺。看一夜，蕉心展。三竿時節，樞初顯。荒徑中人來印跡，蒼苔踏扁。從此鳴鳴仍擊缶，不聽花村吠犬。幸八口，嘵號知免。剜肉市頭新穀糶，石壕村肯把膏腴典。終歲苦於今翦。

前調

溼雨綿綿三日不止既復患之

徹曙雲濤卷，響淙淙折花攬樹，雨教風遣。遙想東山
茆屋破，通夕床床漏洩。抽不盡，憂思如繭。獨坐更闌
疑夢寐，燭挑殘，暗壁寒釭淺。意切切，何能展？
人聲寂靜，秋聲顯，念蠶頭逕因草沒。稼隨泥扁。一個
黃昏終一日，無怪蜀南吠犬。穀方熟，朽紅難免。連夜
沈沈天欲老，愁城中儘有閒人典。雲一片，阿誰翦？

▲水龍吟

風雨害稼

無端風雨蕭騷，濃雲長鎖蕉窗黑。連天野水，澎湃四
去，渾渾一色。綠草癡肥，紅花冷瘦，酸嘶無極。聽老農
告主，淫霖害稼，容黯黯，語惻惻。病客越添幽悶，便
狂呼如何了得？凶荒水旱，天何暇論阮家南北！粒顆
摧殘，豆莖搖落，淋零未息。恁颼颼，豈有東山無恙，但
望倘或。

▲長相思

風颼颼，雨颼颼；穀似搓殘豆似揉，如同稼作仇。朝

無休？夜無休；滴滴簷聲不斷頭，聲聲點點愁。

▲一翦梅

戲簡宣四

西風翦翦雨梭梭，朝也滂沱，莫也滂沱。一庭秋水細
生渦，階下成河，床下成河！涉泥踏濘苦蹉跎，炊者
咨嗟，餉者咨嗟。主人張蓋僕披蓑，一憚奔波，一怨奔
波。

▲前調

聽雨

黃昏時節雨如縈，更漏聲聲，屋漏聲聲。珠璣旋聚聚
旋傾，這處砰洶，那處砰洶。狂颼陣陣灑香橙，續也
移情，斷也移情。淒涼多是趁愁生，滴到天明，聽到天
明。

▲虞美人

夜雨

雨聲巧妒鴛鴦夢，又被風吹送；忽飄急陣到窗紗，恰似春江潮水泛桃花。
絲絲滴盡寒燈莫，滴處愁無數；秋蟲不管旅人愁，猶自啾啾唧唧向牀頭。

▲長相思

愁滿箋，苦滿箋；自笑千篇似一篇，揮毫已復然。逢歡難，強歡難；要把憂思一告天，便知病可憐。

▲醉太平

早起自憊已而自嘲

鬢將皤然，軀真儘焉！拈珠合目窗前，似癩僧睡仙。
周妻久捐，何腥尚沾；回頭自笑癡顛，學聖人半邊。

▲大聖樂

自遣

病日聞鶯，來時飛絮，依稀當前。漸綠蘚繡壁成文，碧草臨階欲老，似換新天。燕子久從何日去，見衰柳條

條，細雨牽秋華落也；塵生衣上，寒到身邊。我將披髮遠去，便擬訪喬松萬仞巔。恐桃花流水，漁舟再入村巷別遷。似宋長悲，比江多恨，愛結風花雪月，緣能飛度；怕雲間天上，無此神仙。

▲賀新涼

喜晴復疊前韻

風動雲初卷，看一時白衣蒼狗，紛紛四遣。石破天驚青欲滴，星宿燐如日。稼十畝，似拈獨繭，將引大魚盈一載，操豚躡望，歲元非淺。淫霖息，懷方展。

泥衢水落人蹤顯，喜新晴砌根石底，蛙鳴聲扁。轉笑人無家室計，啣箸毋同癡犬。憂田舍連朝，誰免初霽市塵儲價貴，爰殘禾須把麻衣典。迨天未忙忙翦。

▲慶清朝曼

臥病

老綠衫如，晚紅面似，一時景物蒼涼。又逢連朝風雨，

折碎花牀。臥榻情何寄？只拼將秋月夢中荒。枕兒上
懨懨悶倚，幾度斜陽。酸如許，辛如許，千萬種堆積，
得腹如囊。苦是朝摧莫挫，愁病交相，自分生平強項，
此時那可更禁當？魂飛繞故園禾黍，芳草池塘。

△沁園春

秋懷

瑟瑟涼秋，迢迢勝夕，萬倍纏縈。况炤人星宿，一窗短
燭，斷腸玉漏，六點長更。祇此半停風雨夜，只強撚吟
鬚與病爭。無聊處，惜一卮醇酒，灌破愁城。年來心
太分明，這秋夜何堪問短？歎亂絲抽緒，憶由情起，
離魂出舍，夢自思成。終日沈吟，渾將慣也，回首應憐
太俗生拚長臥，將懨懨醜態，刺斷天晴。

△慶清朝曼

畢萊仲有賞桂之約病足不能赴

吟以志慨

磊落生平，顛狂意致，那堪一病纏綿，可憐迴旋室裏，
坐榻成穿。跛跨三餐後，只尋常橫股短床邊。僕近况
真如楊柳，一日三眠。蒙良友，開勝宴，無翎翅飛不
去到花前。遙憶黃英散馥，綠葉含煙。聞道蟾宮摘贈，
嫦娥脂粉印娟娟。原自分三生薄命，與若無緣。

△沁園春

病中

月逐人圓，草隨意綠，三徑雲封。憐春秋寄跡，踏泥雪
雁，枝莖留宿，愁雨荷蜂。臥久已忘雲外路，恨鸚鵡生
憎閉玉籠。阿誰管，任花開花落，分付春風。已拚萬
慮都空，怎枕上徘徊是病中？嗟伏床半載，睡僂真似
離家數月，蕩子還同。興致不凡，情懷放曠，只苦惱當
頭百事慵。俗未免，是迴腸如水，百折猶東。

△臨江仙

送宣四東歸

且暮不曾長握手，君歸似覺鄰空。桃花潭水意無窮。馬鳴秋樹外，人望夕陽中。臥榻呻吟三四月，塵緣不挂心胸。奇方願與古人同。勿將多病骨，強附少年叢。

△晝錦堂

秋興

紅點苔蹊，翠鋪松逕，晴和絕勝春前。時向平原一望，萬樹含煙。帶露依床花似醉，隨風拂地柳如眠。梁間燕，君家何所？年年暫寄修椽。堪憐今日，否甚當時，天公未有回箋。華髮全無公道，偏上愁顛。月白風清如此夜，良辰美景奈何天。無人處，只對蟾蜍清影，儘意纏綿。

△沁園春

人壽幾何？俟河之清，清於何年？看販兒甕破，雄貨安往？春婆夢醒，短燭依然。易去光陰，儻來軒冕，盡是漚波薤露緣。真堪笑，笑餓夫斷骨，自喫饑涎。鋤雲自

種花田，又歸市兒童。柳貫鮮。學坡仙撥悶，妄談故鬼，清公上座，杜撰新禪。薄抹清風，細批明月，猶恨古人占我。先三杯酒，儘陶陶且醉，半晌高眠。

△滿江紅

夜霽

輾轉銀床，又驚起綠毛么鳳。芙蓉卸僅餘半朵，寒霜猶凍。鴻雁叫雲天氣老，芭蕉零雨秋聲送。隔窗紗，淡月影，腫臃花枝動。雲氣斂，天宇空，燭光短，形影共。歎劍光空倚，梅花羞弄。孽病經年纔較可，鬢魂猶作。呻吟夢，便有時強飲兩三杯，何能痛。

△綠意

詠芭蕉和宣四作

秋心自束，捲翠雲半畝，輕抽寒玉。聽雨人來，卻話巴山，西窗共翦銀燭。十年綺思芳陰誤，但夢影空迷仙鹿。傍畫闌，誰種情根，釀出一天愁綠。偏稱橫陳素

體透香汗，勝薦風漪。瑤竹珠箔斜牽，勾引涼颺，搖曳石華裙幅。箇中妙果成甘蜜，奈苦緒暗縈心曲。寫逸情，祇有零陵會得者，般幽獨。

▲玉京秋

詠牽牛花和希梅作

芳思苦，秋來向籬角，暗縈愁緒。翠翦煙綃，藍拖霧縠，淚零機杼。碧漢迢迢，望眼隔微波，遙夜無語。正悽楚！穿針人立，半庭風露，瓜果筵前偷覷。共相憐，媧媧獨處。天上情根，人閒恨蘂，一般幽悵。弱蕩頻牽，怕影逐榆花，隨風吹去。悵容與，低轉玉繩，漸曙。

▲瑤華

白秋海棠和希梅作

冰綃裏淚，暗灑西風，立苔階人瘦。春醒乍醒，清露浣，葉葉羅衣涼透。唬螢絮語，怎偏說斷腸時候。歎怨閨錦字深緘，莫認玉苞含蕊。碧空寒免斜飛，伴寂寞

閉庭，無數更漏。肌凝懶髓，點素靨，那有吳宮人購。淒涼倩影，化一片行雲吹皺。想玉梅顛顛樓東，誰寄夜珠盈斗？

▲拜星月慢

中秋

影裏山河，雲中宮殿，玉斧合成八寶。雪滿樓臺，喜清光盈抱。可憐處，恨似花陰重疊，非是呼童能掃。湯羨武夷一曲，人閒好。憶年時共藉秋庭草，連宵曙欲蹴崑崙倒。惟識人世求歡，更千金難討。漸鯉魚風起芙蓉老。逢佳期，翻被嫦娥惱。百歲裏幾箇團圓夜，堪如病媪！

▲石洲慢

中秋足患稍瘥不敢縱飲

銀漢橫斜，玉盤高揭，迢迢清夜。臨眺秋原，見琉璃界中，萬家村舍。堪嗟病客，此夕慢對芳尊，方瞻弓影還

疑詫。真似患初平，猶時時夢怕。酒罷冰輪正湧，意興蕭然，荻簾早下。辜負綺筵人聚，良宵天假。廣寒何處，願與擣藥三年，服勞不索傭工價。但乞好嫵娥，賜元霜一把。

▲釵頭鳳

中秋前雨阻宣四不得歸戲作此

將寄之聞已冒雨行矣

西風動，蕉聲弄，門前隔住青絲鞵。團圓夜，千金價；無情淫雨，舉頭相謝，罷罷罷。雲翻覆，連朝宿，紅窗辜負金錢下。稽歸駕，君休怕，再遲三夕，客觴同把，下下。

▲滿庭芳

秋感

花可爲妻，鶴堪當子，閒來日影從容。黃巾帕子，獨坐白雲中。園柳鳴禽，早變秋聲，顫雨滴梧桐。桂花謝，鯉

魚風起，閒煞玉芙蓉。衰慵高臥裏，午牀攤飯，曉枕聞春。這壯心冷淡，灰意窮通。無病休嫌身瘦，家常語始信非空。人閒世，倘能無累，何必羨封侯？

▲浣溪沙

秋柳

舊向長堤纜畫橈，秋來秋色倍蕭蕭。空垂煙雨拂橫橋。斜倚西風無限恨，懶將顛顛舞纖腰。離思別緒一條條。

▲瑞鷓鴣

中秋懷宣四

明河一道界青天，露洗蟾光似鏡懸。愁我有愁將作的恨，他有恨不長圓。

傳言良夜曾無價，賣與離人不值錢。轉憶此時旋里客，妻孥臥對亦堪憐。

▲霜葉飛

望甲山紅葉同子巽作

祝其憑眺；停車處，寒山人愛秋好。不關多事是春風，也不關斜照。但一夜霜華受飽，芳顏依舊同年少。怕負卻新妝，又遠襯眉峯一抹翠，蠟深窈。淒絕，塞上燕支，紫臺人去，夜月環佩歸杳，玉階飛墮，悄無聲，歎故宮誰掃？映鴉背殘暉未了，霎時生恐黃昏到！待看他朱成碧，又是春回，綠雲飄縹。

△花心動

田家樂

百畝山田，買芳鄰，移居白雲鄉裏。播種看星，畊隴聞禽，夜夜讀聲盈耳。養蠶圈豕完官稅，牽蘿補鳩巢燕壘。開三徑，菊籬護葉，足棚纏藟。畜一鬚奴老婢，遇題鳳人來，新菊浮蟻，敲戶不驚，仰屋無愁，任我科頭晏起。東村社罷斜陽晚，兒爭道吾翁歸矣！捉鞭鐙，醺醺扶下驢子。

△無俗念

山居樂

春光幾許，過清明寒食，落紅成陣。人世難逢三美具，恐有花饑月饑。坐占鷗沙，眠分鹿草，嘉境提壺趁。酒尊常滿，勝懸斗大金印。處處閒中有我，蹇驢破帽，鶯燕能相認。老病百年常居半，長樂猶嫌天吝半日狂風，三朝悶雨，似厄黃楊閤。牀頭細語，此時卿膝可枕！友人李子厚云：陰雨閉門，枕妻膝，喁喁細語亦大樂事。

△前調

前題

離奢會促，相逢處難得一聲無恙。落落平生癡點半，浪獲風流佳謗。風月主人，煙波釣叟，待聘爲花相。年年不了，案頭酒籍詩帳。莫道丘壑清貧，琴妻鶴子，美女紅蕉當。但羨梅仙裝滿載，碧海一帆輕颺。菊插

白頭松遮黃帕，頻送嫦娥葬。不知蠟屐，此生可著幾兩？

△齊天樂

前題

窮途返後名心死，但求一身佳耳！細雨灑灘，香杭填壟，秋末晚蕊芳美，兒童好事。捉紫蟹如鏡，白魚盈指。邀取鄰翁，閑談往事濃陰裏。三杯酩酊醉去，又卻教花上鳴禽喚起。攜子看禾，抱孫撲棗，日日蓬頭拖履。此鄉樂矣！恨閒處無人，短筇獨倚，欲載妻孥，僦居彭澤里。

△應天長

貧家樂

雪消插柳，雨後栽花，半畝園中工課，舍繞羣山，山外誰知天幾大。菊千朵，竹萬個，斗室小紅襟，猶賀蜂蝶擾。豆萁重重，疎籬難倚。新補寒衣破，稚子初披，願

影儘無那。月上梧桐，今日遑思明日餓。得尊酒團圓坐，枕松石三竿高臥。寄聲與剝啄人兒，阿翁方隋。

△疏影（四影詞和希梅韻）

颿影

行雲翳日，傍畫橋隱隱，風片飄忽。送客河橋，春水生，煙波倒影千尺。朱樓人倚斜陽晚，看度過關干無跡。隔樹梢，迅若飛鷺，掠破蔚藍天色。曾記孤邨近水，酒旗似畫裏，煙外欲側。短堠長亭，一片離愁，併入數聲風邃。糝糊草黏天遠，悵望眼都迷空碧。恰喜他兩岸潮平，葉葉鏡中浮出。

△前調

橋影

長虹百尺，臥鴨頭波底，低亞闌赤。畫舫匆匆，載過衣香，柔藍蕩起空碧。無聲冷月湖心裏，認司馬留題陳迹。看浸虛雁齒排連，倒映踏青雙屐。偏愛遊魚聚

處，柳陰繫釣艇，如傍蟾窟。記得蓮湖，涼雨初收，廿里水天一色。何當載酒浮杯去，壓鏡裏幽芬堪悒。倩杖藜扶過谿東，人在畫中遊歷。

▲前調

闌干影

迴環屈曲，有箇儂凭久，幽思悵觸。雲破月來，移上花枝，參差掩映簾竹。橫斜未減疏梅態，看亞字苔陰低畫。閣春愁一抹殘陽，鎖住雲廊卅六。何事梨花帶雨，淚痕對鏡裏，若斷還續。畫檻雕楹，紈扇裴裊，垂手纖纖如玉。曾聞解釋春風恨，慣笑倚沈香亭北。最慘切金碧樓臺，度盡冷煙苜蓿。

▲前調

鞦韆影

梨雲院落，正小門閉了，春在牆角。風日暄妍，采柱橫斜，幽闈半捲簾幙。錦繩低共遊絲鼻，又暗惹花梢鈴

索。想步虛一種風姿，漫遣玉容飄泊。鄰院斜陽送過，隔花晝漏永，鶯燕相謔。環佩聲中，裙舞留僊，上下參差交錯。晚來罨畫梧桐月，看帖地不驚烏鵲。恁昏黃聞寂園亭，且伴闌干閒卻。

▲蝶戀花

涉石隱園懷宣四

庭樹蕭蕭秋滿院，菊盼重陽，蓓蕾如珠串。池水斜陽明似練，隔蕉窗戶深深見。蝴蝶落時花影顫，遠舍松陰，空掩門兒扇。黃葉無人飛片片，風欺不在翻書卷。

▲沁園春

聞宣四病篤

鏡映空花，塵棲弱草。何苦營營信天操。鐵籍無勞計，算人如蠶繭，自取纏縈。雁子酸心，魚函墮泪。若聽陽關第四聲，纔分手，遂膏盲至是，使我神驚。始知葉

比身輕，直待結深山鹿豕盟。羨落花深處，白雲結子，鳴禽味裏，紫石含英。門對樵蹊，窗臨漁港，願向此中構草衡。只歲歲憑彩鸞賈韻，度過餘生！

▲念奴嬌

輓宣四

三秋淫雨，日惓惓相與投桃報李。返駕無期，人道是，萌水松籬逝矣！藤繭猶新，筆花似故，誰信人真死？窺園不見，疑疑暫復歸耳！
遐想瀟洒生平，吟髭撚斷了，才思如綺，不道堂前燕子來，回首河山非是。古往今來，茫茫泉路，下曾無雁鯉。夜臺寥闊，知君何處棲止？

▲水調歌頭

臘初稷下雪中遣懷

施中十餘日，十日九常陰。街頭泥滑難度，已自廢登臨。那更瓊英飛處，鋪遍三千世界，回首變遙岑。疊疊

碧山外，人在客窗深。晨光隱，寒意逗，到床衾。終朝簾幕不捲，白晝黑沈沈。蚤旦三杯卯酒，徹夕一場僵臥，何處散雄襟？熬盡長宵漏，碎却異鄉心！

▲前調

送畢韋仲東旋

泥滑不窺戶，盡日一匡牀。亂緒縈迴不斷，得失費平章。可笑人生斯世，些個浮名值甚？不禁九迴腸。苦恨何時了？矯首問穹蒼。
簾前雨，窗外雪，已難當。那堪晨夕良友，客裏送還鄉。聽罷陽關三疊老，却英雄雙鬢，白髮與愁長。數載情能淡，有泪不沾裳。

▲秋蕊香（補入）

王子巽續絃卽事戲贈

君抱兩辜孤睡，妾辜半牀鴛被。前生結就風流配，此夜兩情始遂。千金一刻春宵貴，心如醉，燈昏暗道金釵墜，可似舊人也未？

△妾十九（補入）

前題

妾十九，妾十九，郎二九時妾始有。月老當年蚤記名，
赤繩繫定鴛鴦偶。

聊齋詞卷下終

聊齋詞卷下

欲解決考試問題請備

百科常識問答

教育界鉅子專著

高小初中高中學生

自修投考必需

本社鑒於學校科目之浩繁。學者每週僅憑數小時之講授。不易領悟。故特結合現代教育界鉅子百餘人。各將其專門研究之科目。用問答體裁輯為百科常識問答一書。刪繁擷要。解答明哲。并附中外五彩地圖二幅。不僅足供中小等學校學生自修參考。或準備考試之用。且堪作學校教科科本之需要。故另備單行本分十七科為十七種。以便學者。自由採擇。十七種書名如下。

(全三巨册) (實洋一元二角)

- | | | | |
|------|----|------|--------|
| 黨義 | 問答 | 唐守常著 | 定價一角五分 |
| 國學 | 問答 | 謝章鈞著 | 定價二角 |
| 中國歷史 | 問答 | 王純甫著 | 定價二角 |
| 世界歷史 | 問答 | 潘之寶著 | 定價二角五分 |
| 中國歷史 | 問答 | 車曾訓著 | 定價三角五分 |
| 世界地理 | 問答 | 洪懋熙著 | 定價三角 |
| 動物 | 問答 | 李長傳著 | 定價三角 |
| 植物 | 問答 | 劉慶萱著 | 定價三角五分 |
| 生理衛生 | 問答 | 徐養頤著 | 定價二角 |
| 礦物 | 問答 | 劉慶萱著 | 定價一角 |
| 物理 | 問答 | 劉慶萱著 | 定價一角 |
| 數學 | 問答 | 夏珩藝著 | 定價一角五分 |
| 算術 | 問答 | 夏珩藝著 | 定價一角五分 |
| 代數 | 問答 | 王震保著 | 定價三角 |
| 幾何 | 問答 | 蔡斌著 | 定價四角 |
| 三 | 問答 | 王震保著 | 定價一角五分 |
| 英文法 | 問答 | 蔡斌著 | 定價一角 |
| 英文法 | 問答 | 周海樓著 | 定價四角 |

各省大東書局及各埠大書店

總發行所

東方文學社

分發行所

上海溫州路三祝里

聊齋筆記目錄

卷上

花信風

寒食本在冬

冬至餘日知閏

月忌

載歲祀年

造化次序

雨知秋成

試劍石

靈岩山

躲婆石

第一泉

華不注

廖井

聊齋筆記

目錄

酒香山

泰山側

孝鵝家

輸蓼館

黑金社

流觴曲水

大明寺水

宮市

繡市

市市

貢雲

鵲橋

假山

文字舖

宋體字

百家姓

千字文

銀鹿春秋

相斫書

諾臯記

染指書

穢史

琉球錄

唐詩鄙野

詩碑

瑯琊臺秦碑

薦福碑

丁丁碑

沈碑立碑

周鼎

宣德鑪

孟氏譜

孰哉藩籬

石戶之農

長桑君

秦良玉

海上釣鼈客

子路子報父仇

老子父母

二四皓

三四傑

柳公權大度

六如

四靈

十孩兒

唐時追贈不及第人

歲試六等

明代時文慣習

制舉文

磚塔銘

賣履舍兒

赤脚大仙

曲子相公

呷醋節制

門生天子

雕青天子

真宰相

溫柔旦

管子妾

金石人

劉伶妻

黔婁妻

慶天子

酒狀元

鹿皮翁

黎丘夫人

尺餘老人

安濟夫人

湘君

炳靈公

五聖

石敢當

石獅

河上姘女

馬頭孃

唐賽兒

定婚店

馬當山神

驪山老母

碧霞元君

紫姑

劉三妹

麴秀才

女秀才

女童應試

走無常

三茅君

成都十二市

蜀中八仙

卷下

司馬溫公軼事

裴行儉軼事

伊川先生軼事

呂公著軼事

裴休軼事

嚴君平軼事

曹彬軼事

富弼軼事

王旦軼事

沈麟士軼事

尊大人可稱母

尊夫人係稱母

小姐

老先生

君避臣諱

醜媚

奸恣

死待天刑

碎沉香首

奉聖夫人

河東獅

抱佛脚

妻有三可畏

老人有十拘

怕後生笑

酒胡

歌馬杯

駐色酒

五熟釜

腕闌

安哉

寡女絲

古貝

節日翁

文章貨

筆公

釘坐真人

盃脫

紅刺

句欄

邊巡

嬾版

碧玉露漿方

嚇殺人香

口數粥

詰多珠

身邊人

穩婆

婆婆兒鼓吹長

饑魚燈

馬蹄金

折封刀

枯楊樹根

馬石

簷馬

幘頭

喝道

南無

急急如律令

客到客到

將將朵朵

駝馱馱

皮樹是獸名

子路是熊名

貓鬼

金蠶

喚起

蠶種

鑿齒乃惡獸

義獻同義

寄庫

對牛談經

手勢酒令

康了

王八

沒前程

不相干

司空見慣

吉人天相

滑稽

空拳

行李

措大

是勿兒

鈴音

束縵請火

暹邏獅

分蜂

門霹靂

官妓

弓腰

臭棋

總足
辮髮
穿耳
戒指
鴛衾
體語
蘭閣
脫空
黃六
張三影
喫煙
嗜茄
嗜爪
虎殘
虎酒
餽餽不熟
換形

聊齋筆記

目錄

岱宗密雪圖

歲乙未丙申間，從東石師遊時，東師讀禮家居。杜門授課，昕夕親炙，意頗愜如。丙冬歲莫，輟課師，命整理書帙，偶於塵笈中得紙裹一展，視之，乃柳泉太夫子筆錄也。師命綜錄之，而紙幅參錯，斷續不一，未遑部別第次，略事梳櫛，成上下兩卷。錄既竣，并以還之。師師曰：「此先君子晚年病足，書一床，床一椶，偶有得而筆之者，其著作之餘緒，爾姑戾之，備他時附梓可。」時康熙丁酉三月，小門人黃斑搢方氏謹錄並

識。

▲師生必備 文字指正

謝葦豐著

全書一册 定價六角

非。本社有鑒於此，特請小學專家編成是書，辨形，辨聲，辨義，辨詞，分析毫芒，且每字下，加以辨證，例證，一覽便明，學者得此，時時翻閱，不僅下筆無魯魚亥豕之失，兼可收修辭之助焉。

▲師生必備 虛字指南

沈伯經著 (廿三年十二月書出)

本書敘述不嫌求詳，務使不道虛字之人一覽便明，循是書寫，無不意順言宜；且多

設例句，文言與白話並列，尤足通二者之郵。凡小學教員，及初中高小之學生商店之練習生，備此一編，月之內，無不豁然貫通而有左右逢源之樂也。

○學生作文描寫辭典 時希聖著

全書一册 定價六角

學生所需，編成兒童作文描寫辭典一書：舉凡一切事物之描寫，莫不週備！尤切兒童實用。兒童備此一書，作文時當不復有描寫困難之感！

▲算術難題五百問詳解 王震保 著

全一册 實價八角

八折出售

▲應用算術一千題詳解 陳元亨 編

全一册 實價一元

八折出售

▲現代初中幾何習題詳解 陳元亨著

全書一册 實價八角

近教學名家陳元亨君逐一加以詳解。書中題式簡明。圖解清晰。證法新穎。說理淺顯。俾教師省複演之勞。學生省耗腦之苦。誠教學界中人人應備之書。

▲最新化學工藝指導 劉鎮定著

洋裝一册 實價八角

營之大工藝。無不燦然俱備。如欲以少數之資本。創穩妥之實業者。或學生參考者。備此一書。即不啻獲一忠實之化學顧問。為君永久服務矣。

○青年白話書信 謝曼著

謝曼著

全書一册 定價六角

使讀者了唔文章的組織；揭示青年切身的種種問題，反復討論，以達到解決的目的。

▲中學投考英文總覽 劉大申著

劉大申著

(在排版中)

十二月出版

花信風

宋王達蠡海集說花信風云：「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棗棠，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按花信風之說，人人知之，文人尤習用之。但云始梅而終楝，能言其詳，則莫此若。

二十四氣

明顧元慶蒼曝偶談云：「二十四氣，其名皆可解。獨

小滿芒種，說者謂皆爲麥。小滿四月中，謂之天氣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讀種如種類之種，種之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又云芒種五月節者，謂麥至是而始可收，稻過是而不可種矣。古人名節之意，所以告農候之早晚也。」按此說未經人道，似亦不爲無理。

寒食本在冬

後漢書周舉傳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舉爲并州刺史，作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則寒食在冬中，非如今所謂清明前一日也。按宋洪邁客齋三筆云：「鄴中記云：『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冷食三日。』又明明謂清明前一日矣。意者舉所改置乎？」

冬至餘日知閏

明顧元慶簷曝偶談云：「冬至後餘一日，則知來年閏正月；餘二日，則知閏二月；餘十二日，則閏十二月；若餘十三日，則不閏。」按：未經考驗，不知確否？

月忌

明顧元慶簷曝偶談云：「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爲月忌，凡事必避之。」其說不經。後見衛道夫云：「聞前輩謂此三日，卽河圖數之中宮五數，且五爲君象，故民庶不可用。」

載歲祀年

明都穆聽雨紀談云：「爾雅謂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予考之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典歲十二月東巡守，則唐虞亦嘗稱歲而不專曰載。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則夏亦嘗稱載而不專曰歲。」

太甲三年，復歸於亳，則商亦嘗稱年而不專曰祀。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周亦嘗稱祀而不曰年。蓋載歲祀年，古人通用之耳。按詳人所略，可見前人讀書之用心。

造化次序

元劉壎隱居通議載云：「道家言天地初闢，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蓋賤者易生，貴者難育，故今人以建寅之月一日起至七爲人日。」按：正月七日之爲人日，人盡知之，孰知天地造化之次序，本於道家之說耶？

雨知秋成

宋張知甫可書云：「白露節前早晚得雨，見秋成之厚薄。如人在白露前一日，得稻一分，前十日得十分。白露後得之，則無及矣。」按：此事有人驗之，果確。蓋天理誠不可得而知也。

試劍石

廣西桂林縣之伏波岩，懸石如柱，去地一尺。相傳漢馬援試劍於此。見桂海岩洞志。蘇州吳縣之虎邱，亦有石名「試劍」，相傳秦王試劍於此。與「千人石」〔點頭石〕等，並爲山中勝景。（見吳郡志）丹徒縣之北固山，亦有試劍石，相傳爲吳大帝試劍處，則未見載於書也。

靈巖山

吾濟長清縣靈岩山，峯巒奇秀，縣互杏邈，爲泰山之北谷，並爲岱宗羣峯之冠。上有「朗公石」，相傳爲佛圖澄弟子竺僧朗講經之處。名勝所在，志乘燦然。蘇州吳縣西南亦有山曰靈岩，爲吳王館娃宮故地。上有西施洞、浣花池、採香徑，及琴臺諸勝，與洞庭諸峯相對峙，風景自可想見。惟周圍不甚廣，其大小與長清懸殊矣。

躲婆石

明季日華紫桃軒雜綴云：「右軍爲蕺山老姥書扇，今越中戒珠寺有躲婆石，謂此嫗旣得厚直，數來求書，義之厭苦，嘗避於此石之後。」按躲婆二字，俚俗難堪，或是諧音之譌。果爾，真古今人不相及也。

第一泉

唐人煎茶，善品泉水。劉伯芻云：「揚子江南零水第一；無錫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蘇州虎邱寺石泉水第三；丹陽觀音寺水第四；揚州大明寺水第五；吳淞江水第六；淮水最下第七。」陸羽云：「廬山康王谷水簾水第一；無錫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蘄州蘭溪石下水第三；峽州扇子山下有石突然，洩水獨清冷，狀如龜形，俗云蝦蟆口水第四；蘇州虎邱寺石泉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見張又新煎茶水記。按二人品第優劣，出入頗有

不同。一揚子江南零水。一則冠之，一旦殿之。口有同嗜，不知何爲也。

華不注

吾濟華不注山，一名金輿山。卽左傳所云「齊頃公與晉卻克戰於鞏，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按不讀如跼，與詩鄂不之不同。言此山孤秀如花附也。李白詩云：「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則山之秀美可想見矣！

廖井

晉葛洪抱朴子云：「臨沅縣有廖氏家，世世壽考，人疑其井水殊赤，試掘井左右，得丹砂數十斛。此丹砂汗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按蘇軾詩曰：「廖井窖丹砂，紅泉湧尋常。」卽謂此也。

酒香山

酒香山在君山上，山有美酒，飲者不死。漢武帝使欒巴求得之，未進御，東方朔竊飲，帝怒欲殺之，對曰：「使酒有驗，殺臣亦不死，無驗，安用酒爲？」帝笑而釋之。相傳每春時往往聞酒香，尋之莫見其處。

泰山側

禮檀弓記孔子過泰山側，婦人哭虎事。今泰山西桃峪上源，有老虎窩，猛虎溝，云是當日遺跡。山深林密，過之輒自懷然。

孝鵝冢

宋樂史寰宇記云：「唐天寶末，德清縣沈朝宗家母鵝因育卵，而腸出以死，其雛仰天號切，銜芻草母前，若祭奠，長呼數聲而死，沈埋之，名曰孝鵝冢。」

輸蓼館

相傳涓子至平固縣山中，扣石忽開，中有宮室，額曰：

「輸蓼之館。」有石筍，發之得祕書十二卷，讀之欣然，遂著天人經四十八卷。按涓子古仙人，名輸蓼，不知何義。

黑金社

宋陶穀清異錄云：「廬山百鹿洞，遊士輻湊，每冬寒，釀金市烏薪爲禦寒備，號黑金社。」

流觴曲水

王右軍蘭亭序云：「引以爲流觴曲水。」按古人修禊曲水，與會者散列兩旁，投觴於水之上游，聽其隨波而下，止於某處，則列坐於其處之人取而飲之。晉武帝嘗問三日曲水之義，束皙對曰：「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見玉海。」蓋蘭亭序所用，非無本也。

大明寺水

唐太保令狐相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游大明寺，觀廊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點去冰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樑四柱，烈火燃，添却雙鉤，兩目全。」諸賓幕皆莫辨，班支使曰：「一人大字，二曜明字，尺一者寸土，寺字，點去冰旁，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樑四柱，烈火燃，無字，添却雙鉤，兩目全，比字，謂大明寺水天下無比。」衆皆恍然曰：「黃絹奇智，」降歎彌日。詢之老僧云：頃年有客獨游，題之而去，不言姓氏。

宮市

漢靈帝作列肆於後宮，使采女販賣，帝著商賈服，飲宴於其間。見金樓子，齊東昏侯使宮人屠酤，潘氏爲市令，帝爲市魁，執罰爭者，就潘氏決。見南齊書。唐德宗於宗內爲市肆，以宦官主之，宦官取物都市，酬以賤值，人不堪其擾。見唐書。前蜀後主，命大內造村坊市肆，令宮嬪著青衫，懸帘鬻食，帝與妃嬪輒爲笑樂。

見新五代史。後無聞者。淫昏奢靡。誠不足法！

繡市

元氏掖庭云：「淑妃龍瑞，嬌貪而且妒，帝賜金帛以巨萬數，嬌乃開市於左掖門內，發賣諸色錦緞，時呼爲繡市。」按此宮市也，而以妃主之尤奇。

布市

宋司馬光涑水紀聞云：「太祖謂諸將曰：『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縱兵大掠，謂之布市。汝曹毋得布市及犯府庫。』」按布讀若抗，謂用力舉物也。

貢雲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宣和中，艮獄初成，令近山多造絹囊，以水濕之，曉張於絕巘危巒之間。旣而雲盡入，遂括囊以獻，名曰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滂然充塞，如在千岩萬壑間。」按周密，吾濟人也。

鵲橋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鵲橋之說，洪景廬辨之精且當矣。吾友王員外一槐，尹湖之日，七夕停舟劉家溝，見隱隱二條，如旛非旛，如龍非龍，閃耀空中，當驛門數丈之上，或分爲二，或續爲一，往來不定，隱然聞萬鵲噪雜之聲。或時明聞一二聲。飯頃雲氣紛紛，香豔滿空，飄小雨數點而散。」按真有鵲橋其事耶？不然，直天河雲影幻作此形耳！

假山

後魏楊銜之伽藍記云：「司農張倫最爲豪侈，園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岩複嶺，嶽峯相屬，深谿洞壑，邇逶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縣葛垂蘿，能令風煙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野興之士，游以忘歸。天水人姜質，志性疏誕，麻衣葛巾，有逸民之

操，遂造亭山，賦傳於世。」按：造山者，疊石爲山，卽假山也。今人起建園林，必疊假山，觀於此記，所載特詳。

文字鋪

元吳自牧夢梁錄記云：「杭州鋪席，有尹家文字鋪，又有張官人諸史子文籍鋪。」按：此售書之處也。自明以來，稱曰「書坊」，以標尊貴。

宋體字

北宋刊本，俱能書之士，各隨字體書之。元人刊書，盛仿趙松雪字體。明隆萬時，有書工專寫膚廓字樣，謂之宋體。刊本有宋體字，蓋昉於此。

百家姓

村塾雜字書以姓氏編爲韻言，其數有百，曰「百家姓」。是書無作者姓名，或云是兩浙錢氏有國時，小民所著。趙乃國姓，錢氏奉正朔，故以錢次之，孫乃忠

懿王之正妃，其次則南唐李氏。次句周吳鄭王，皆武肅而下嬪妃也。王阮亭先生云：「宋人別有千姓編，末云嘉祐八年采真子記。明人亦有千家姓，以『朱奉天運』爲起句。」又今上更有御製百家姓云。

千字文

尙書故實云：「武帝於鍾王書中拓千字，召與韻韻之一日綴成。然梁書南史皆以爲王羲之書。或云魏太守鍾繇千字文，右軍將軍奉敕書，起四句云：『二儀日月，雲露嚴霜，夫貞婦潔，君聖臣良。』結二句與周氏同。是此書原有二本矣。」按：梁子範爲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郎王使製千字文，文辭甚美，王因命記室蔡蓮注釋之。見梁書。則此書不特有二本，且有三本矣。今所傳者，惟周本。

銀鹿春秋

明陸嘉穎有銀鹿春秋一卷，蓋編載古來義僕事。按

銀鹿人名。唐顏峴家僮，事顏真卿終身，至禍患不避，誠義僕也。嘉穎放假以名書。

相斫書

魏書云：「魚豢嘗從隗禧問左氏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傳相斫書耳，不足精意。」按左傳多言戰事，故云。王安石嘗為斷爛朝報，不意先有此名，尤奇。

諾皋記

明顧元慶簷曝偶談云：「酉陽雜俎有諾皋記，按諾皋意義難解。春秋左傳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墮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之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

染指書

宋馬永卿嬾真子云：「溫公私第，在縣宇之西北，諸處榜額，皆公染指書。其法以第二指尖抵第一指頭，指頭微曲，染墨書之。」按今人有指書指畫，蓋此法傳之久矣！」

穢史

北齊魏收奉詔作魏史，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升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於是衆口喧然，號為穢史。見北史。按闕文借馬大聖歎為僅見，如收者世尙有信史耶？」

琉球錄

前明嘉靖時，郭給諫汝霖琉球錄中，有一條云：「舟中艙數區，貯器用若干，又藏棺二副，前刻天朝使臣某人之柩，上釘銀牌若干兩，倘有風波之惡，知不可

免則請使臣仰臥其中，以鐵釘錮之，舟覆而任其漂泊，庶使見者取其銀物，而置其柩於山崖。使後之使臣，得以因便載歸。」奉使者其危若此，亦可畏矣。

唐詩鄙野

宋劉攽中山詩話云：「古人平易句，而不能得其意義，翻成鄙野可笑。盧仝詩『不啣溜鈍漢』，非其意義，自可掩口，寧可效之耶？按俗稱敏捷曰『啣溜』。盧仝詩『不啣溜鈍漢，何由通姓名』。攷『啣溜』或作『卽溜』。宋景文又作『鯽溜』。五燈會元作『啣溜』。發音字本無一定也。」

詩碑

歷城縣東三十里，有地名王舍人店。明萬歷初，掘地得魏國王臨詩碑，云：「熙寧逸老舊門牆，少日窮經歷水陽。負笈便爲稽古地，躬耕兼是養親堂。已將賢業歸青史，尙有陳編祕縹囊。嗣子穀難承世學，至今

人愛鄭公鄉。」後題元豐庚申五月二十一日，興德平易堂大觀書。碑今移置縣庠，字石完好。

琅琊臺秦碑

史記載秦始皇二十八年作琅琊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又二世元年，東行郡縣，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又從李斯等請，具刻詔書，遂至遼東而還。按琅琊臺在吾濟諸城縣東南百六十里，臺三成，成高一丈許，三面環海。秦碑在西南陽，至今猶存。

薦福碑

施尙白師閩章云：「饒州薦福寺碑，李北海撰，歐陽率更書。相傳范文正公守饒日，欲搗于本，一夕爲雷擊碎，故蘇軾有『運去雷轟薦福碑』之句。據寺僧傳述云：『當日吏督搗碑，工役騷然，極爲僧累。一夕乘大雷雨，僧衆碎之，詭言雷擊云。』」

丁丁碑

葉有道碑，唐李邕書。其碑文止於丁字下數點，故俗稱「丁丁碑」。處州府志載：「葉法善求邕爲其祖有道先生國重作碑，邕從之，文成請并書，弗許。一夕夢法善再求書，邕喜而爲書，未竟，鐘鳴夢覺，至丁字下數點而止。法善刻畢，持墨本往謝，邕驚曰：『始以爲夢，乃真耶？』世又稱此碑爲『追魂碑』。』按：夢中書碑，誠是奇事。

沈碑立碑

晉書杜預傳云：「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按：好名之心，世俗不免，何征南亦復乃爾。

周鼎

丹徒焦山寺有古鼎，銅質多剝蝕，篆文半可辨。王阮亭先去，屬程邃釋文，定爲周宣王時物。此可與「石鼓」並寶，何淪沒以至於今也。

宣德鑪

明宣德時所鑄鑪，其製有魚耳、蛇耳等式。色以蠟茶、鏐金二者爲最佳，火蒸之，燦爛善變。相傳宣廟欲鑄鑪，問鑄工銅何法煉而佳？工奏煉至六，則現殊色寶光。上曰煉十二，煉已條之，置鐵網篩格，亦炭鎔之。其銅之精粹者先滴，則以鑄鑪。其時禮部尙書呂震等奉敕撰宣德鼎彝譜，凡八卷，所記皆當日鑄器圖式、工料及供用名目。末附釋名二卷，具列仿古規模尺寸，記載尤詳。

孟氏譜

孟氏譜云：「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卽今之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卽今

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此爲史記孟子列傳所未載。「鄒邑里人。至今遇冬至日廢賀節之禮。蓋有自來矣。」又按譜云：「孟仲子名畢。孟子之子也。」朱子注以孟仲子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與譜不同。四十五代孫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於公孫丑者。明都穆聽雨紀談亦嘗辨之。是。可爲紫陽作一勘譌矣。

孰哉藩籬

史紀索隱系本曰：「吳孰哉居藩籬。宋忠曰：『孰哉仲雍字。藩籬今吳之餘暨也。』」按古孰熟字通。雍是熟食。仲雍之字就哉。殆取此義。餘暨今蕭山。

石戶之農

莊子云：「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

也。』於是夫負妻戴。攜之以入於海。終身不返也。按：石戶之農。古之高士。曾是雄陶靈甫外。尙有其人。

長桑君

扁鵲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常謹遇之。長桑君乃以懷中藥與扁鵲。並以禁方盡與之。扁鵲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按：長桑君。古良醫也。

秦良玉

明忠州人。秦良玉。爲四川石柱土司。石砮宣撫使。馬千乘妻也。饒膽智。善騎射。兼通詞翰。常爲男子裝。萬曆中破賊鄧坎。天啓崇禎之交。屢有戰功。歷官總兵。拜都督僉事。懷宗嘗賜以詩云：「蜀錦征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或云良玉有男妾數十人。然當日川撫嘗遣陸綿州遜之。按行諸營。良玉冠帶飾佩刀。出見設饗禮。

酒數行，論兵事，遜之誤曳其袖，良玉引佩刀自斷之。其嚴肅若是，男妾之說當是誣傳。

海上釣鼈客

明顧元慶嘗曝曝偶談云：「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鼈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鼈，以何物爲釣絲？』白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紅霓爲絲，明月爲鉤。』又曰：『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時相悚然。」按白之言，蓋借所問而託以爲諷也。

子路子報父仇

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初子路仕衛，赴贖蒯之亂，衛人狐繫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仇。夫子曰：「行矣！」子崔卽行。屢知之於城西決戰，其日繫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見宋師覺授孝子傳）

老子父母

老子父李氏名乾，字元果，爲周上御大夫。娶益壽氏女曰「嬰敷」生耳。（見新唐書世系表）按益壽複姓。

一四皓

漢初隱士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丹里先生，稱商山四皓，人皆知之。而南史徐伯珍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則有二四皓矣。

三四傑

唐高宗時，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人，以文章齊名，時稱四傑。又元柳貫與虞集、揭傒斯、黃潛濟，號儒林四傑。又明高啓、楊基、徐賁、張來儀，皆以詩名，稱吳中四傑。是古文人有三四傑矣。

柳公權大度

唐書柳公權傳云：「凡公卿以書貺遺蓋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嘗貯盃盂一筥，滕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按古人度量真不可及！

六如

明解元唐子畏號六如，自謂取佛氏之說。乃蘇門公嘯有六如：一如深溪虎，一如大海龍，一如高柳蟬，一如巫峽猿，一如華邱鶴，一如瀟湘雁。此袁宣四爲余言。

四靈

宋詩家徐照號靈暉，有芳蘭軒集。徐璣號靈淵，有二薇亭集。翁卷號靈舒，有西巖集。趙師秀號靈秀，有清苑集。皆永嘉人，稱爲永嘉四靈。同時同縣同號，可謂

天然巧合！

十孩兒

明信州鄭仲夔耳新云：「附魏闈者有虎彪之目，號十孩兒。五虎：崔呈秀、吳淳夫、倪文煥、田吉、李夔龍，俱文臣。五彪：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俱武弁。」

唐時追贈不及第人

唐撫言載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孟郊、李賀、皇甫松、李羣玉、陸龜蒙、趙光遠、李甘、劉得仁、陸逵、傅錫平、曾、賈島、劉稚珪、顧邵孫、沈珮、顧蒙、羅鄴、方干，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辭，徧在時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爲冥路之人。但恐憤氣未銷，上衝穹昊，伏乞宣賜中書門下，追贈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明代。惟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級。」按方干身後及第，輒相傳說，餘人罕有歷指其名者，故筆之。

歲試六等

各省設立學道，定歲科二試，科試秀才至三等而止，歲試則分爲六等。文理平通者一等，亦通者二等，平常者三等，有疵者四等，荒謬者五等，不通者六等。一等補廩，二等幫增，三等回家，四等戒飭，五等廩降爲增，增降爲附，附降爲青，青降爲社，社生黜爲民。六等廩降爲附，增降爲青，附降爲社，青社皆黜爲民。國初尙仍明制，後則漸以四等止矣。

明代時文慣習

明楊慎升庵集云：「近時舉子之文，冗贅至千有餘言，破題謂之馬籠頭，處處可用也。又謂之舞單鎗鬼，一跳而上也。起語百餘言，謂之壽星頭，長而虛空也。其中列用「存乎存乎，謂之謂之，此之謂此之謂，有見乎無見乎」，名曰救命索。不論與題合否，篇篇相襲，師以此授徒，上以此取士，不知何所底止也。」按：

此等文字，正嘉爲盛，及隆萬後，或幾乎息矣！

制舉文

明鄭仲夔耳新云：「子史談事，在數千百年以前，而能使數千百年以後之人，讀之燦若指掌。今四子家言，童而習之，閱近日制舉文，并其題亦茫然不可識矣！所謂青天白日，故興妖霧，使對面不見者也。乃作者自謂子史而競爲之，觀者亦誤以爲子史而競收之。生心之害，莫知所底，吾爲茲懼也。」按：胄師此言，的是至論。

磚塔銘

唐豹巖太史嘗貽新拓磚塔銘一本，字體瘦勁類褚。按：此爲唐王居士墓銘，居士名公，字孝寬，以顯慶元年卒。從浮屠法，收骸起塔，蓋火也。塔銘立於顯慶三年，上官靈芝撰文，敬客楷書。明季出土，磚裂爲三，然可拼合，拓本完好。銘磚今存長安城南百塔寺云。

賣履舍兒

魏略云：「太祖在漢中，劉備棲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賣履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乎？』」按先主微時，嘗賣履，故云。封其寄子也。

赤脚大仙

宋仁宗幼年，每穿履襪，卽亟令脫去。宮中皆呼爲赤脚仙人。赤脚仙人，古之得道李君也。（見揮麈後錄。）後閱養痾隨筆云：「真宗名方士拜章上帝，上帝遣赤脚大仙爲嗣。」豈赤脚亦有前因耶？

曲子相公

北夢瑣言云：「和凝少年時，好爲曲子詞，布於汴洛。泊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爲豔詞所玷。契丹入夷門，號爲曲子相公。」按一售之微，足掩大德，小節之不可不慎也如此！

呷醋節制

任迪簡爲天德軍判官，軍讎後至，軍吏誤以醋酌。迪簡以軍使李景略嚴暴，發之，則死者多矣。乃強飲之，吐血而歸。軍中聞者皆感泣。及景略卒，軍中請以爲主，後遂爲節度使。時人呼爲呷醋節制。按呷醋二字，有類譏笑，然言道其實，勝於歌功頌德之文者多矣。

門生天子

唐僖宗崩，宦者楊復恭迎立壽王，是爲昭宗。復恭擅權，昭宗令致仕。復恭曰：「吾於荆榛中援立壽王，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旣得尊位，乃廢定策國老。」按國朝重科舉，人稱狀元。榮之曰：「天子門生。」若「門生天子」，其名特奇。

雕青天子

後周太祖郭威，少賤，黔頸爲飛雀，世目爲郭雀兒。仕

北漢既弑劉承佑，迎立太原尹劉明子贊嗣位。指頸謂明使曰：「世豈有雕青天子耶？幸歸語公，無以我爲疑！」明信之。威後弑贊自立，是足以見奸雄之巨測矣。

眞宰相

唐書：武后嘗季秋出梨花，示宰相以爲祥。景佺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卽爲災。今草木黃落而木復華，瀆陰陽也。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而不和，臣之咎。」頓首請罪。后曰：「眞宰相。」按景佺所云，蓋寓有諷諫意也。

溫柔旦

旦之色目，宋已有之而未盛。元雜劇多用妓樂，名妓李嬌兒爲溫柔旦。又張奔爲風流旦，張亦妓也。時旦色直以婦女爲之耳。

管子妾

甯戚每見管仲，亟稱曰：「浩浩乎，育育乎！」管子不覺少妾解之曰：「管子殆欲室也。古有白水之詩曰：『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召我安居。』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見古詩紀）按管子有妾不之異，而古時女子多文，於斯可見。

金石人

宋金安節爲給事中，直諫不屈。時有以潛邸舊恩擢官者，奏罷之。張浚語人曰：「金給事眞金石人也！」（見宋史）

劉伶妻

劉伶飲酒一石，至醒復飲。妻責之，伶謂妻：「卿可置酒五斗，並脯饑之類，吾當咒而斷之。」妻信之，遂設酒肉，致於夫前。伶咒曰：「天生劉伶，以酒爲生，一飲

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不足可聽。（見語林）按：伯倫所言，令人忍雋不禁，可見晉人之善談。

黔婁妻

明顧元慶簷曝曝偶談云：「黔婁卒，會西來弔，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會西曰：『斜其被，則殮矣。』其妻曰：『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非先生之意也。』西曰：『何以爲諡？』妻曰：『諡康。』西曰：『先生存時食不充飽，衣不盡形，何以諡爲康？』妻曰：『昔先生君欲用爲國相，辭不爲，是有餘貴，賜粟，辭不受，是有餘富。甘天下之淡味，下安天之卑位，諡爲康，不亦宜乎？』東坡詩曰：「但令有婦如康子。」卽指黔婁也。

廢天子

南史戴法興傳云：「廢帝未親萬幾，凡詔敕施爲，悉決法興之手。尙書事無大小，專斷之。廢帝年已漸長，

欲有所爲，法興每相禁制。道路之言爲法興爲真天子，帝爲廢天子。」按此與「巨君假皇帝」可作絕對，道路之言，蓋刺惡也！

酒狀元

勝國永樂朝，有夷使善飲，舉朝無能勝者。或曰：「曾學士榮。」遂召與飲，竟日，夷使已醉，而榮穆然無酒容。成祖聞之，曰：「只這酒量，亦堪作我朝狀元。」按七修載寧波陳敬宗，性善飲，一日召宴，預使內侍鑄銅人如公軀，雖指爪中皆空虛者，如其飲，注銅人中。內侍報曰：「銅人已滿。」遂使令歸，令內侍隨其後，以觀。至家散堂，復與內侍飲焉。語曰：「酒有別腸，其信然歟？」

鹿皮翁

滌邑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到。相傳漢時有鹿皮翁者，精木工，於泉上作轉輪閣，又於山巔作祠舍，留止

其傍七十年。一日下山呼宗族六十餘人，上山半，俄而澗水盡漂一郡。後人常見翁賣藥於市，今岑山上有鹿皮祠云。

黎丘夫人

呂氏春秋云：「黎丘有奇鬼，善效人子姪昆弟之狀。邑有丈人醉於市，鬼效其子而道苦之，丈人歸而責其子，子曰：『無之。』丈人知爲鬼所苦，欲遇而刺之。他日又醉於市，其真子恐又爲鬼所苦也，往迎之。丈人望之，必其爲鬼，拔劍刺之。夫惑於似士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按：觀其結語，頗似厲言。

尺餘老人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季通判本云：嘉靖甲午在寶應時，有事於所屬新寧縣。未至五十里，宿於山中民家。堂前架一庑，置木匣其上。中有老人，長可尺餘，立則露首，聲唧唧如燕子語，乃其遠祖也。年已百八十

歲矣！能言元朝事。日不食，或進一盂水而已。」按此人不生不死，不知其得天何如也？

安濟夫人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本朝開寶中，真州有漁者，釣得木刻婦人，背刻『丁氏』二字。既歸，神事之，輒有靈驗。立廟江上，舟過其下者，必祠而後濟。州爲保奏，封安濟夫人。」

湘君

洪興祖楚辭注云：「秦博士對始皇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陳元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湘君爲水神，而湘夫人爲二妃。以余考之，堯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爲夫人也。」按：洪說近是。

炳靈公

唐明宗不豫，有泰山僧言，於山中覩嶽神，謂曰：「吾第三子威靈，可愛，未有爵秩，師爲我請之。」帝因贈東嶽三郎爲威雄大將軍。（見五代史）宋眞宗時，敕封炳靈公。（見建康志）按聰明正直之爲神，其乃有類龍斷之爲耶？抑山僧之神，其說以欺世耶？皆未可知。

五聖

相傳明祖大封功臣，夢兵卒千萬羅拜殿前，曰：「我輩從陛下四方征討，雖沒於行陣，夫豈無功？請加恩卹。」高皇曰：「汝固多人，無從稽考姓氏，但五人爲伍，處處血食足矣。」因命江南家立尺五小廟祠之，俗稱五聖祠。日漸蕃衍。蘇州上方山尤極淫侈，娶婦貸錢，妖詭百出。吳人驚信若狂，簫鼓畫船，報賽者相屬於道。睢州湯公斌巡撫江南，深痛惡俗，奏於朝。

毀之時。康熙二十四年也。數百年淫祠殲滅，於一旦，聞者快之。

石敢當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云：「慶歷中，張緯宰莆田，再新縣治，得一石，銘其文曰『石敢當鎮百鬼厭災殃官吏福百姓康風教盛禮樂張唐大歷五年縣令鄭押字記』。按『石敢當』三字，始見漢史游急就篇。顏師古曰：『敢當』言所當無敵也。顏謂急就之例，首陳諸姓，其名字或是新構義理，非實相配屬，真有其人。是『石敢當』云者，亦虛構二字，與石姓相配成文耳。後人鑄諸石以爲禁厭之用。」

石獅

今宮殿衙署門外左右所峙石獸，卷髮巨眼，張吻旋爪，俗稱爲石獅。按王惲有牴牾贊辭云：「衛郡譙門西下根有獸，左曰牴，右曰詭，爲狀特異，隱其齒而吻。」

張，崩其角而顛兀，頂髮雲禿，垂卷兩膊。世傳殷宮中故物，自衛縣移置於此。集韻曰：「秉性甚靈，忠直獸也。」今之石獅常卽此獸。

河上姽女

參同契云：「河上姽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注河上姽女者，真汞也。見火則飛騰。」按漢書云：「河間姽女工數錢，則別以少女爲姽女。」參同契書名葛洪神仙傳稱魏伯陽作假借爻象以論作丹。其名參同契者，謂以周易黃老爐火三家相參，同歸於一方，契大道也。宋儒朱子及蔡元定皆嘗治之。

馬頭孃

高辛時，蜀有蠶女，父爲人掠，惟所乘馬在，其母誓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馬聞言振迅而去，數日父乘馬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飲齧。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蹶然而起，卷女去。旬日，皮棲於桑上，女化

爲蠶。每歲祈蠶者雲集，蜀宮觀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孃」。以祈蠶焉。（見蜀圖經）今東省鄉廟往往有之，祝爲蠶神，範美女狀，紅衣白馬，惟不披皮耳！

唐賽兒

明永樂十八年，妖婦唐賽兒作亂，爲安遠侯柳升所敗。相傳賽兒得妖書通諸術，凡衣食財物皆能以術運致，從之者至數萬。朝命集數路擊之，捕賽兒下獄。三木被體，鐵絙繫足，俄皆自脫，竟遁去。世傳爲女仙云。

定婚店

俗稱媒妁爲月下人。相傳唐韋固旅次宋城南店，有老人向月檢書，固問何書，曰：「天下之婚牘耳！」入米市，有眇嫗抱三歲女來，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磨小刀付奴殺此女。奴於衆中刺之而走。又

十四年，相州刺史王泰妻以女，容色華麗，眉閒常貼一花鈿。固問之曰：「昔在襁褓，乳母陳氏抱行市中，爲狂賊所刺。」固曰：「陳氏眇乎？」曰：「然。」因述前事，相敬愈極。宋城宰聞之，因題其店曰：「定婚店。」按韋固此事，與京兆眉嫵相類，而尤爲奇特。

馬當山神

王子安馬當風助事，人人知之，不意馬當山神竟有靈應。乃爾者，閱唐鄭還古博異志云：開元中，瑯琊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當謁廟以祈風水之安。」乃命使齋酒脯紙馬，獻於大王，兼有一兩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詩一首，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匹崑崙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怪莫昌齡不下船。」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舟中，呼侍者烹之。旣剖腹，

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按：今人犯神多用紙馬草履之物，觀此知唐人已有之。但不知大王夫人曾何須乎草履耶？

驪山老母

驪山老母，女仙名也。按漢書謂殷周之際，有驪山女爲天子，意其爲人，必有非常材藝，爲時所推服，故傳聞於後世。迨唐宋以後，遂以爲女仙，尊曰姥，或曰老母。唐李筌曾遇驪山姥，爲釋黃帝陰符祕文，自言授此符已一千八十年。（見集仙傳）神仙感遇傳，亦有唐少室書生遇驪山老母事。宋鄭所南有驪山老母磨鐵杵欲作繡針圖詩。後世稗官家往往稱之，知其有由來矣。

碧霞元君

碧霞元君祠，其神古以爲東嶽大帝女。稗史云：「元君者，漢時仁聖帝前有石琢金童玉女，至五代殿圮，

像仆童泐盡，女淪於池。宋真宗東封泰山還，滌手池內，一石人浮出水面，出而滌之，玉女也。命有司建祠奉之，號爲聖帝之女，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山東考古錄云：「碧霞元君封號雖自宋時，而泰山女說，西晉前已有之。」張華博物志云：「太公望爲灌壇令，暮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一婦人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東海泰山女，嫁爲西海婦，明日東歸灌壇，令當吾道，令有德，吾不敢以暴風過也。」明日文王召太公望歸，已而果有驟雨疾風去者。世傳泰山女，殆據張志與。

紫姑

宋劉敬叔異苑載：「紫姑姓何名媚，字麗娘，壽陽李景之妾。不容於嫡，常役以穢事，於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是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亦謂之坑三姑。」按：新年之中，兒女子戲迎其神以問休咎，如扶乩然。此風行之甚遠，間有應驗，蓋其法

相沿久矣！

劉三妹

閩谿志云：「劉三妹，苗俗所祀之善歌者，不知何時人游戲得道。通曉諸谿方言，皆依聲就韻，作歌與之，以爲諧婚跳月之辭。後人奉以爲式。苗俗之善歌始此。相傳同時有白鶴秀才，與三妹在粵西七星巖絕頂相酬唱，聽者數千人。歌已，兩人皆化爲石。諸苗等遂禮劉於洞中。」按：苗俗未婚男女，每於仲春之月吹蘆笙以和歌辭，謂之「跳月」。今尙沿之。劉三妹其作俑與？

麴秀才

開天傳信記云：「葉法善有道術，一日與朝士會玄真觀，忽有一人叩門稱麴秀才，未及延接，已突入座。中少年美風姿，語論不凡，葉飛小劍擊之，應手墮地，乃一酒榼，中有美醞。」按：「麴秀才」之爲酒之別

名，盡人知之，而不知其有所本也。且其事特奇。

女秀才

明初，識字婦女得舉女秀才，入尙功局。萬載縣志載：「縣民敖用敬妻易淵碧，洪武二十六年舉女秀才，以疾還鄉。」按女子之有文才者，輒譽之曰「女秀才」，特虛稱耳。此則實有其事，後無所聞，殆即廢耳。

女童應試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云：「自置童子科以來，未有女童應試者。」淳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玉求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四月辛酉詔特封孺人。」按此曾創聞。

走無常

祝允明語怪云：「酆都走無常事，彼中以此爲常。人行道路間，忽擲跳數四便扑，冥然如死。途人家屬但

聚觀以伺之。比其甦，扣之，則多爲冥府勾攝。」按：生人攝鬼卒事，曰「走無常」。東俗亦言「走陰差」。

三茅君

周末有茅濛者，字初成，入華山得道。其孫三人，長名盈，仲名固，季名衷，皆得仙，居江南之茅山。老君拜盈爲司命真君，固爲定錄真君，衷爲保生真君。後世遂爲道流所奉祀，於是三茅宮偏國中矣。

成都十二市

成都古今記載：「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按隨時成市，繁盛可知矣！

蜀中八仙

三國蜀譙秀蜀記云：「蜀之八仙，首容成公，隱於鴻

濃，今青城山也。次李耳，生於蜀。三董仲舒，亦青城山
隱士。四張道陵，今鶴鳴觀。五莊君平，卜肆在成都。六
李八百，龍門洞在龍都。七范長生，生青城山。八爾朱
先生，在雅州。好事者繪爲圖焉。」

聊齋筆記卷上終

聊齋筆記卷下

淄川蒲松齡

司馬溫公軼事

溫公爲西京留臺時，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宰相，乘馬或不張蓋，身持扇障日。伊川程先生謂曰：「公出無從騎，有未便者。」公曰：「光惟求人，人不識耳。」

裴行儉軼事

裴行儉有瑪瑙盤，廣三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觸盤碎之，惶懼不自勝，叩頭流血。行儉笑呼之起曰：「爾豈故哉，何乃至是！」

伊川先生軼事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惶遽失度。至有號者。先生正襟安坐如常。迨至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何也？」先生曰：「

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曷無心之爲愈哉！」先生欲與之言，逕去不顧。

呂公著軼事

呂公著，宋熙寧中，起知河南尹。賈昌朝、溫公、程伯淳、錢之溫、公與公辨論出處不已。伯淳以詩解之曰：「二龍閒臥洛波清，此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元祐中，與溫公並相，歷事四朝，簡重清儉，出於天性。冬不附火，夏不用扇。寡嗜慾，薄滋味，無聲色之好。宋帝御書其墓曰：「純誠厚德之碑。」

裴休軼事

裴公美，讀書誦經，終日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裴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嚴君平軼事

嚴君平賣卜成都市，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子無儋石，何謂有餘？」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吾賣卜不下床，而錢數百埃塵厚寸，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

曹彬軼事

曹武惠嘗自謂爲將以來，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傾壞，子弟請加修葺，曰：「時方隆冬，牆壁瓦石之閒，百蟲所墊，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平江南還，詣閣門入見，榜子稱曰：「奉敕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富弼軼事

宰相自唐以來，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

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降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踧踏起退。鄭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上馬，乃還。有詬之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矣。」曰：「恐同名者。」

王旦軼事

王文正公器宇充曠，言行忠厚。一日有貨玉帶者詣門，公之弟因持呈。公繫之，問弟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玉亦石也，得不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也？我腰閒寧稱此哉！」亟還之。

沈麟士軼事

沈麟士，齊人也。其所著屐，爲鄰人所認。麟士曰：「是卿屐也。」卽跌而返。鄰人後得屐，以前誤認之屐還。麟士曰：「非卿屐也。」笑而受之。

尊大人可稱母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載：「陸士龍答車茂安書稱其母曰尊大人。」今用於父而不用於母，蓋古稱父母曰大人。顏氏家訓云：「稱人父母宜加尊字，故有尊大人之稱。」今若用於母，傳爲笑談矣。

尊夫人係稱母

唐書鄭善果傳云：「竇建德將王琮獲善果，誚之曰：『公隋室大臣也，自尊夫人亡，清稱益衰。』」昌黎孟東野墓誌亦稱其母爲尊夫人。宋韓元吉答朱元晦書：「聞尊夫人已畢大事。」皆指其母而言。蓋後人以之稱人妻誤也。

小姐

今通稱女子曰小姐，按說文蜀謂母曰姐，故稱未嫁者加小字，猶小娘、小姑也。古時宮人多從此稱，玉堂

老先生

逢辰集有掌茶酒宮人韓小姐，朱有燉元宮詞：「簾前三寸弓鞦露，知是嬈嬈小姐來。」其後亦以之稱姬妾。程史太湖洪恭順有妾曰：「小姐。」陶朱新錄陳彥修有侍姬曰：「小姐。」蓋以宮人爲榮寵，如待詔供奉之類，故有此稱。後又沿爲貴家女子之稱矣。

漢書賈誼傳云：「每詔令下議，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此爲老先生見於書籍之始。至用以相稱，則宋始通行。如劉元城語錄曰：「老先生居洛，乃至司馬君實、渭南集東坡像贊：「是老先生玉色敷腴，」俱以稱已故之前輩。至乾淳起，居注上謂史浩曰：「當爲老先生一醉。」則稱及同時之人。後凡對於年位高者皆稱之。明王世貞觚不觚錄云：「老先生明初以爲極尊，京師自內閣九卿皆稱之，門生於座主亦然。外則二司自方伯至僉憲，稱撫按曰：『老先生。』萬歷後，同官座主改稱老師，撫按均稱大

人，而老先生之稱遂廢。」

君避臣諱

明皇雜錄云：「元宗嘗器重蘇頌，欲以爲相，不欲令左右知夜艾，乃令草詔訪於侍臣曰：『外庭直宿誰命秉燭召來！』至則中書舍人蕭嵩上，卽以頌姓名授嵩，令草制書。旣成，其詞曰：『國之瓌寶。』上尋釋三四，謂嵩曰：『蘇頌瓌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爲判削之。』嵩慚懼流汗，筆不能下。久之，上以嵩扞思移時，必皆精密，不覺前席以觀。惟改曰：『國之珍寶。』他無更易。嵩旣退，上擲其草於地，曰：『虛有其表耳。』因嵩長大多髯，故云。」後人以之稱外有餘而內不足，本此而君爲臣下避諱，則又在所罕聞。

醜媚

明鄭重夔耳新云：「天啓年間，凡一切奏章，不敢斥魏忠賢姓名，而稱廠臣。稽古迄今，對君之言，從無此

體也。忠賢擅竊威福，建祠幾徧天下，祠極壯麗莊嚴，不但朱戶雕梁，甚有用琉璃黃瓦，幾同宮殿。不但朝衣朝冠，甚且垂旒金像，幾埒帝王。至迎像行九拜禮，稱呼用九千歲，或九千九百九十九歲。北京一地至數祠，敢與文廟並峙。南直至建於皇陵側，有司鄉紳一意媚璫，往往以賤直買人墓地，甚至侵佔舊祠，如周茂叔程正叔澹臺滅明三先生祠堂，都被拆毀。一時天下如狂，廉恥節義掃地，至此已極也。」

奸恣

明鄭仲夔耳新云：「魏忠賢廣置緝事之人，密布天下。丁卯，余邑有徐生者，偶過渡，逢一京師人同舟。生問曰：『魏監茶毒朝紳，今復何似？』其人怒曰：『魏尙公舉朝奉爲天生聖人，汝一小書生，敢妄詆毀，何膽大如斗也！』時南昌書肆中有一生閱三朝要典，偶發不平之慨，忽一人攘臂直前，欲挾以見楊撫院。衆爲解救，俾生於多金始獲免。」

死待天刑

明鄭仲夔耳新云：「魏忠賢縊死阜成店，當時暫行埋掩，後三月發塚，凌遲身尸未化。及臨刑，似猶有微息，鮮血迸流，此若留以待天刑。然時李朝欽亦同縊死，發尸，惟骸骨一堆而已。」

碎沈香首

逆祠在蘇州者，聞有旨拆毀。有一人當先入，劈碎魏忠賢首，懷之而去。衆阻之，其人曰：「吾生不能啖其肉，寢其皮，今將沈香首碎碎劈開，燃向各忠臣面前，庶快人心耳。」見耳新。按事已極此，快亦徒然。

奉聖夫人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宣宗乳母李氏，穆宗乳母柴氏，並封奉聖夫人。」按人但知熹宗乳母客氏爲奉聖夫人，不知尚有二奉聖也。豈乳母封夫人，一以奉

聖稱耶？

河東獅

蘇軾詩：「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嘲陳季常懼內也。河東用杜子美詩：「河東女兒身姓柳。」季常妻蓋柳氏也。傳燈錄云：「釋伽佛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獅子吼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季常好談佛，故借佛家語以爲戲耳。

抱佛脚

宋劉放中山詩話云：「王丞相喜諧謔，一日論沙門道，因曰：『投老欲依僧。』客遽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詩一句。』客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諺全語。上去投下去脚，豈不的對也。』按夷人悔罪，則抱佛脚，世俗以譏事未預籌，臨時失措者。

妻有三可畏

唐語林云：「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妒，談畏如嚴君。嘗謂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及兒女滿前，視之如九子母；安有人不畏九子母？至五六十，薄施妝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槃荼；安有人不畏鳩槃荼？」按：九子母，鬼女生子最多。鳩槃荼，魔女之醜者。生菩薩者，則俗言活菩薩也。

老人有十拘

明顧元慶簷曝偶談云：「郭功父謂老人有十拘，謂：不記近事，記遠事，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睡，日裏睡，不肯坐，只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子不惜惜孫子，大事不問，碎事絮，少飲酒，多飲茶，煖不出寒，卽出，切中老人之病。」

怕後生笑

明顧元慶簷曝偶談云：「歐陽文忠公晚年，常日竄定平生所爲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噴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噴，卻怕後生笑。』按：文忠文章高出一世，猶復精慎如此，今人不及古人矣！」

酒胡

飲席刻木爲人而銳其下，置之盤中，左右欹側如舞狀，力盡乃倒，視其傳籌所至，酬之以杯，謂之勸酒胡。（見宋張邦基墨莊漫錄）按：「勸酒胡」亦名「酒胡子」，簡稱「酒胡」，今不倒翁之類。

歇馬杯

五代王仁裕開元遺事載：「自昭應縣至都門，官道左右村店之門，當大路市酒，量錢多少飲之，亦有施」

者，與行人解乏，故路人號爲歇馬杯。」

駐色酒

立夏日，俗尙啖李，相傳語曰：「立夏得食李，能令顏色美。」故是日婦女作李會，取李汁和酒飲之，謂之駐色酒。意者詩有「何彼穠矣，華如桃李」之句。後人每以桃李喻婦女之美色，古詩美女篇「繁穠既爲李，照水亦成蓮」，遂以李爲能駐色也。必於立夏啖之，不知所取何義？又或沈李浮瓜，本夏日及時之品，瓜未熟而李已實，故先取而啖之乎？

五熟釜

三國志注云：「絲爲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絲書曰：『昔有黃帝三鼎，周之九寶，咸爲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按：鍾絲五熟釜，一釜中區數格，可同時烹調各物者也。」

腕闌

元氏掖庭記載：「元妃靜懿皇后誕日，六宮以次獻慶禮。時南朝宮人選入宮者，一獻寒光水玉魚，一獻青芝雙虬如意，一獻柳金簡翠腕闌。」按：腕闌，手釧之類。

安哉

漢蘭臺令李尤集有安哉銘。「安哉」盛酒食器也。按：方言孟謂之盞，河濟之間謂之「盞盞」，「安哉」蓋盞盞之轉譌。

寡女絲

昔有寡女獨宿不寐，傍壁孔中視鄰家蠶離箔，明日繭都類之，隱然如愁女。邕見之，厚價市歸，繅絲製絃，彈之有憂愁哀怨之聲，問其女，瑛曰：「此寡女絲也。」（見說林）

古貝

宋書元嘉七年，呵羅單國遣使獻天竺國白疊古貝。南史林邑國出吉貝。吉貝者樹名也。其花成時如鵝毳，抽出緒紡之作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唐書：「吉貝，草也。緝其花爲布，麤曰貝，精曰氈。」按古貝吉貝本是一物，卽棉花也。南史以爲木，唐書則以爲草耳。

節日翁

陸龜蒙有一竹禪床，常用偃息。時天寒，侍童忘施氈褥。龜蒙曰：「此節日翁須與衣服，不然他寒我亦寒。」魯望之溫文爾雅，殊不可及。

文章貨

龍鬚志曰：「羅隱喜筆工毛萇，語之曰：『筆文章貨也，吾以一物助子取高價。』卽贈布頭箋百幅，士大

夫聞之，懷金爭買。或以深羅大組換之，毛萇於是厚獲其利。」按筆稱文章貨，可云創聞。

筆公

北史云：「魏古弼頭尖，太武帝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爲『筆公』。按墨翟著有墨子一書，以墨子對筆公，可稱絕妙。

釘坐眞入

宋陶穀清異錄云：「閩士稱荔枝爲釘坐眞人。」按釘坐之義，蓋猶壓坐，珍其物故不食也。唐崔遠有釘坐梨之稱。宋王應麟玉海云：「今俗燕會，黏果列席前，曰看席。釘坐古稱釘坐，謂釘而不食者。」

怨脫

唐張鷟朝野僉載云：「則天革命，舉人不試，皆與官。時爲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椎侍御史，

盃脫校書郎。」按通鑑注：「脫」者盃之形模，言人如模脫盃，箇箇相似也。

紅刺

明陶宗儀輟耕錄云：「大德間，回回巨商賣紅刺一塊於官，重一兩三錢，估值中統一十四萬錠。用嵌帽頂上，自後累朝皇帝相承寶重。凡正旦及天壽節大朝賀，則服用之。」按紅刺，寶石也。

句欄

「句欄」本宮殿華飾，句，曲也。王建李賀詩多用之。自李商隱倡家詩，有「簾輕幙重金句欄」之句，後人遂稱倡家爲「句欄」。

逡巡

逡巡二字有四解：一行不進也，賈誼文：「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一月暈也，見明楊慎丹鉛錄。

一酒名，韓湘詩：「解造逡巡酒。」一刀名，蜀王建初起軍中隱語呼刀曰「小逡巡」（見宋陶穀清異錄）。

嬾版

宋費昶梁溪漫志云：「東坡北歸至儀真，得暑疾，止於毘陵顧塘橋孫氏之館，氣凌上逆不能臥。邑大夫陸元光侍疾臥內，輟所御嬾版以獻，縱橫三尺，偃植以受背，公殊以爲便，竟據是版而終。後蒼梧胡德輝爲之銘。」按今人於大門內左右各置長條，一曰「嫩版」，是其名而非其義矣。

碧玉露漿方

王阮亭先生云：「於中秋前後，用五倍新青布，於百草頭上展取草露，用男乳蜂蜜入參湯總入一宮碗內，將露水攪入宮碗，和勻溫服，令人怯病長壽。名碧玉露漿方。」按俗稱碗之半大者曰「宮碗」。先生製方頗屬新奇，而「宮碗」之名，又不知昉於何時。

嚇殺人香

嚇殺人香，洞庭山茶名也。康熙三十八年己卯，車駕南巡，幸太湖，改名碧蘿春。按洞庭山碧蘿峯石壁產野茶，初未見異。康熙初，土人按候而採，筐不勝載，因置懷閒。茶得熱氣，異香忽發，採者爭呼嚇殺人香。嚇殺人，吳俗方言也，遂以爲名。自後土人採茶，悉置懷閒，而宋元正家所製獨精，價值尤昂。自得今名，傳播遠邇，產日多，銷日暢，並歲定常貢云。

口數粥

范大成詩引云：「臘月二十五日，煮赤豆作糜，暮夜閣家同饗，謂能解瘟氣。雖遠出未歸者，亦留貯口分，至襪襪小兒及僮僕皆預，故名。」按今人於臘月初日煮百果粥爲餌，卽古人所謂臘八粥。若口數粥則已失其傳矣。

詰多珠

大歷中，日林國獻靈光豆，其色殷紅，而光芒數尺，本國人亦呼爲詰多珠。啖一丸，數日不復言飢渴。

身邊人

江行雜錄云：「士大夫探拾娼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劇雜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廚孃等，級截乎不紊。就中惟廚孃最爲下色，然非極富貴者不可用。」按傭人執爨，卽中產人亦易辦，乃云非極富貴不可，殆非尋常所比。身邊人者，其今之所謂貼身媽、貼身奴者與？

穩婆

明蔣一葵長安客話云：「每季就收生婆中預選，名藉在官，以待內庭召用。如選女用，以辨別妍媸可否，如選奶口用，以等第乳汁厚薄。名曰『穩婆』。按今

稱收生婆爲穩婆，因此然於義略不相符矣。

婆娑兒鼓吹長

宋陶穀清異錄云：「鄭遨隱居，有高士問何以閱日，對曰：『不注目於婆娑兒，卽側耳於鼓吹長。』按：謂玩鷗而聽蛙也。」

饑魚燈

五代王仁裕開天遺事云：「南中有魚，肉少脂多。人取魚脂煉爲油，或將照紡織機杼，則暗而不明；或使照筵宴飲食，則分外光明。時人號饑魚燈。」按：此物理之不可解者，或者借食味油脂氣之助歟？

馬蹄金

漢書武帝紀注云：「舊金雖以筋兩爲名，而官有常形。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鑄爲麟足馬蹄之形，以易舊法。」按：康熙十二年，濟人潘大明湖，得金數十塊，

作馬蹄形，製極巧妙，當卽此也。

拆封刀

相傳拆封刀子，起於汾陽書吏。舊用刀之小者，所收文帖既繁，刀刃銷折，不殘寸餘。乃銛以應急，較愈於全時。漸出新意，因削木加拆刀之上，汾陽喜其用心。曰：「真郭子儀之部吏也。」後傳用之，益妙其制。今則或易爲牙角矣！

枯楊樹根

明鄭仲夔耳新云：「山東有小民家，門前置一枯楊樹根，有夷使過，願以百金售之。其人既受值，乃曰：『鬻則鬻汝去，但須爲我道所以可寶之故耳。』夷使因略取樹根置火，煙氣成雲，忽有白鳥飛集。蓋此樹爲白鶴所棲，吸其精久故也。」按：此根不知幾許年，物筆之以備吾東之故實，惜鄭君未詳其地名耳。

馬石

明鄭仲夔耳新云：「粵中有老人業屨者，坐旁置一大石。一日有一收寶者見之，欲出厚值買去，其人不省所以，堅不與。自後因藏其石，已而悔之。閱數月，收寶者復至，乃出以觀，遂連稱可惜。其人問故，答曰：『此中有異馬，無價之寶，以子日對之業屨，有草以爲養，故得活，今餒死其中矣。』其人不信，剖碎之，果有馬死其中。」按木石等物偶感精氣，剖見幻理，固亦有之。所奇者，得養能活耳！脫於活時剖之，又不知如何也。

簷馬

晉陸翹鄴中記云：「元帝作薄玉龍數十枚，以縷線懸簷外，夜中因風相擊，聽之與竹無異。民間效之，不敢用龍，以什駿代，故曰簷馬。亦曰鐵馬。」

幪頭

朱子語錄云：「唐人幪頭，初止以紗爲之，後以其軟，遂斫木作山子，在前襯起。其說以爲其始起於魚朝恩，一時人爭效之。先則幪頭四角有脚，兩脚係向前，兩脚係向後，後來遂橫兩脚以鐵線張之，然惟人主得裹此。其後藩鎮僭用，士大夫因此亦皆用之。」按幪頭卽前朝之紗帽，此爲展脚幪頭，別有交脚幪頭，兩脚交叉於後，梭尉之冠也。

喝道

金史儀衛志云：「正一品邀喝四人，正二品邀喝二人。」按官府出行有呵道者，謂之邀喝。俗謂吆喝，蓋古者游徼之遺，爲之先驅者也。韓文公詩：「不覺中丞喝道來。」注：喝道自古有之，卽孟子所謂行辟人也。古今注云：「兩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卽喝道也。」

蓋此制由來久矣。

南無

明都穆聽雨紀談云：「釋氏稱佛菩薩名號，皆冠以南無二字。宋葉少蘊謂夷狄謂拜爲膜，穆天子傳：『膜拜而受。』蓋三代已有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耳，既譌爲膜，又因之而爲南無南摩。予聞之一儒者云：『佛居西方，西方金也。至南方而無，火克金也。』又云：『釋氏稱比丘比丘尼，皆冒吾先聖名字。』此說有理，殆必有所據。」

急急如律令

明都穆聽雨紀談云：「道家符咒，其末皆曰：『急急如律令。』說者謂律令，雷部鬼神之名，而善走，用之欲其速也。此殊不然。急急如律令，漢之公移常語，猶宋人云符到奉行。漢米賊張陵私創符咒以惑愚民，亦僭用之。道家遂祖述之耳。」

客到客到

有鳥狀如鳩，毛色淺黃，其聲若人語，曰：「客到客到。」名不可知，因即呼曰：「客到鳥。」南方山中多有之。

將將朵朵

世俗以手引小兒學行，謂之將將朵朵。（見雞肋編。）按：將將朵朵，爲流俗之恆言，但不專指一事。凡事之得以慢緩者，皆言之。雞肋編，宋莊季裕著，蓋此語由來久矣。

駝駝驪

太平廣記載唐令狐楚酒令云：「水裏取一驪，岸上取一駝，將者駝來駝者驪，是爲駝駝驪。」按：今孩兒有駝駝驪之謠，本此。

皮樹是獸名

皮樹人面獸形，以刻於木，鑿背爲口，射中則納算其中，以記數也。（見儀禮。）按古禮射用以盛算之具，曰皮樹中。

子路是熊名

宋劉敬叔異苑云：「熊有居於大樹孔中者，東土呼熊爲『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按熊稱『子路』，不知何解。

貓鬼

隋書獨孤隨傳載：「隨婢徐阿尼，言本從隨母家來，常事貓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貓鬼每殺人，所死家財物，潛移於蓄貓鬼家。」又獨孤后傳載：「異母弟隨，以貓鬼巫蠱咒咀，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爲之請命。」按貓鬼蠱毒之類，能殺人，至今世

俗猶相傳貓死能爲鬼，實因此而誤。

金蠶

宋李石續博物志云：「南方人蓄金蠶，飼以蜀錦，取其遺矢，雜飲食毒人，多以金銀藏篋置蠶其中，投路，偶人或收之，蠶隨往，俗稱嫁金蠶。」按此亦蠱毒也，今黔桂間苗人猶行此術以害人云。

喚起

本草載：「鷓鴣，今俗謂之鴛鴦。五更輒鳴，曰『架架格格』。至曙乃止。」按古有催明之鳥名喚起者，蓋卽此也。韓愈詩：「喚起窗前曙。」注：「喚起，禽名。」

蠶種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引唐法書要錄所載，蕭翼取蘭亭事云：「翼微服至越州，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入寺稱賣蠶種。」按賣蠶種而因得山

東書生之體。知吾省之出蠶種，自唐初而已然也。

鑿齒乃惡獸

漢劉安淮南子云：「堯之時，獺、豸、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害，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明張宣疑耀云：「鑿齒，乃惡獸名，與擣杓同類。余怪晉習主簿以之爲名，未審其意。」按命名之法，古人言之詳矣。豈晉人漫不加察也？

義獻同義

明張萱疑耀云：「晉人善書，不甚解字。如王氏父子，父名義，子名獻，尤可笑。禮含文嘉曰：義者，獻也。漢書王莽傳立斗獻，獻音義，禮器義尊，卽周禮獻尊。父子立名，豈可苟者？」義獻名雖異而義則同，晉人真不解字也。

寄庫

遼志載：遼俗十月內，五京進紙衣甲器械，十五日，國主與押番臣密望木葉奠酒，用番字書狀，同燒化以奏山神。曰「寄庫」。按令人焚冥錢於生前，作佛事，寄屬冥吏，以冀死後取用，蓋遼俗也。

對牛談經

俗語以對愚人言深理，謂之對牛談琴。按齊東野語載：「姚鎔喻白蟻文物之不靈，告以話言而不聽，俗所謂對牛馬而誦經是已。」今彈琴二字，或卽談經之譌。又莊子郭象注有「對牛鼓簧」之語，其意相同也。

手勢酒令

唐皇甫松有手勢酒令，五指皆有名目。大指名罇鷗，中指名玉柱，食指名鉤棘，無名指名潛虬，小指名奇兵，掌名虎膺，指節名松根，通五指名五峯。按今之拇戰，俗稱豁拳，頗類於是。則唐時已有此戲矣。

康了

士人落第曰「秀才康了。」康，落也。遯齋閒覽云：「柳冕應舉多忌諱，謂安樂爲安康，榜出，令僕探名，報曰『秀才康了。』」按樂落音同，故諱之。

王八

世俗詈人之通辭，輒曰王八。五代史云：「王建少時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或謂孝弟信禮義廉恥，恥第其八，忌八者，忘齒也。此則別爲一說，亦屬近理。

沒前程

世目薄行人爲沒前程，此語亦有所本。柳子厚作非國語，人以爲子厚平生作文，得國語最深，固知其短長而持之，故謂子厚爲沒前程。

不相干

漢劉安淮南子云：「前後不相撚，左右不相干，本謂不相犯也。」于疑當作關，蓋關涉之意，殆于關音近而訛耳。北史趙綽傳：「上斬用惡錢者，綽諫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置臣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則作不相關是也。然南唐李璟謂馮延巳曰：「風乍起，吹縵一池春水，干卿何事？」是借干作關久矣。

司空見慣

唐劉禹錫爲蘇州刺史，李司空紳罷鎮，慕禹錫名，邀飲命妓侑酒。劉於席上賦詩云：「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蘇州刺史腸。」按今凡數見不鮮者，輒曰「司空見慣」，本此。

吉人天相

今凡頌美於人，輒曰：「吉人天相。」左傳石葵曰：「媿，吉人也。媿，媿偶，其子孫必蕃。」又「天方相晉。」按：吉人與天相，本是二文。元曲云：「吉人天相。」蓋合二文爲一語矣。

滑稽

明顧元慶簷曝偶談云：「滑稽古今說不同。揚子雲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應劭注史記：『鴟夷革，是以皮爲酒榼。』崔浩漢記音義云：『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日不已，故語之響應無窮者，取象。今之注子，是其遺法。』」

空拳

漢書司馬遷傳云：「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注李奇曰：「拳，弩弓。」師古曰：「讀者迺以拳擊之權，大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李陵傳作空拳，弓拏拳也。按空

拳，蓋有弓無矢也。

行李

左傳：「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注：行李，使人也。唐李浩曰：「岑字山下安人，人下安子，蓋古使字也。傳左氏者，誤書岑爲李。」宋程大昌演繁露：「謂浩語未必可據。引左傳昭十三年，鄭會晉於平邱，子產爭承，曰：『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注曰：『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因謂行理正指使人。古字多通用，理李同也。』宋方勺泊宅編：「李理義通，人將有行，必先治裝，如孟子之言治任，理亦治也。」按：訓李爲使，行使字義似嫌重疊，不若訓理爲長。

措大

唐李匡又資暇錄云：「窮措大，眼孔小。」又云：「世稱士流爲措大，言其峭醋而冠四民之首。一說衣冠儼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如醋之酸而難飲也。」

故又謂之酸子。」或云：「往有士人，貧居新鄭之郊，以驢負醋巡邑而賣，邑人指其醋駝而號之。新鄭都衣冠所居，因總被斯號。」又云：「鄭有醋溝，其溝東尤多甲族，以甲乙較之，故曰醋大。」然則措大當作醋大，或以爲不然。曰：「謂其能舉措大事也，因酸子誤以爲醋大耳！」按合此數說以觀，則措大、醋大、酸子，皆非惡名，世以之嘲文人，誤矣。

是勿兒

唐趙璘因語錄云：「元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憐，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時楊妃寵極中宮，號祿山爲子。肅宗在東宮常危，上聞幡綽言，俛首久之。」按是「勿」當是「什麼」之對音。

鈴音

晉書佛圖澄傳云：「石勒將攻劉曜，以訪澄，澄曰：『聆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

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後果如其言。」按此不過適逢其會耳，不然，亦可言軍出被曜捉也。不意高行僧人亦能解趣如此。佛圖澄本天竺僧，少學道，妙通元術，歸石勒，勒尊信之，稱爲大和尚，卒於鄴。

束縑請火

漢書蒯通傳云：「客謂通曰：『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之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其家追女矣。』即束縑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婦家遽追呼其婦歸，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縑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事有適可，理有相感，臣請乞火於曹相國。」按縑，麻也。束縑請火，言束麻爲炬以乞火也。後人引爲求助於人之喻。

暹邏獅

暹邏本二國，在海南。暹土瘠不宜耕稼，邏土平衍稼多穫。暹仰給焉。元至正間，暹降邏，明初暹邏國王始遣入貢。國朝康熙十二年，遣使請封。朝廷以海道遙遠，令以敕印封付其使，臣帶往。至二十三年復入貢，獅產其國，見者言其形狀與世繪繡者迥別。毛黑黃，長數寸。聖王不寶遠物，惟以常畜蓄之而矣。

分蜂

甌粵之南某山，其民老死不知歲歷，惟戶養蜂，四時且暮悉候之。蜂之分也，其日必吉，人家無大小貿易，皆趣成之。事未及辦，則以待後之分日。至於婚嫁與作，皆候焉。有販者至其地，留一年，書蜂分之日。凡百有奇。歸取歷驗之，皆黃道紫薇天德月德吉曜也。阮亭先生爲余言。

鬪霹靂

北史薛孤延傳云：「神武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觀之，延按稍直前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神武歎其勇，曰：『延乃能與霹靂鬥。』」按此其勇氣真不可及。

官妓

明陶宗儀輟耕錄云：「古稱妓爲官婢，亦曰官奴。漢武帝始設營妓，爲官妓之始。唐宋時尤爲盛行。如唐之教坊女妓，宋太宗以官妓賜將校，並見正史。名宦如白樂天、蘇東坡等，皆有所狎。至明尙有教坊司之設。」按今不聞有官妓教坊之名，蓋我朝開闢盡廢之矣。聖世誠無藉乎此也。

弓腰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有士人醉臥，見婦人踏踏。」

曰：「舞袖弓腰渾忘卻，蛾眉空帶九秋霜。」問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

臭棋

宋沈括夢谿筆談云：「林君復多所學，惟不能著棋。嘗言吾於世間事，惟不能擔糞著棋耳！」按擔糞著棋，本是兩事。今俗嘲低棋曰「糞棋」，亦曰「臭棋」，誤矣！」

纏足

南唐後主宮人宵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命宵娘以帛纏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蓮花中。由是人皆效之，爲中國婦女纏足之始。按史記：臨淄女子彈絃踣躑，又云：「揄修袖躑躅，利屣。」利者，以其首之尖銳而言也。疑古時，舞人已有纏足者。唐人詩賦如溫庭筠「綵織女之束足」，白

居易「小頭鞦履窄衣裳」之類，似此事已不始於五代。然其初決非盡人皆纏足也。至宋以後，習染日深，幾視爲婦女非此不可。國朝定鼎，下令各直省革除錮習，竟鮮有應者。聖上寬仁，以順民心爲政，遂亦弛禁焉。

辮髮

古者中國男女皆挽髮爲髻，四夷多被髮。孔子所云：「被髮左衽」是也。漢時南夷皆椎髻，而西夷如襍昆明之屬，則皆編髮。見漢書。晉時吐谷渾婦人辮髮，縈後綴以珠貝。見晉書。南史載高昌男子辮髮垂之於背，女子辮髮而不垂。此皆西夷之俗。至於匈奴，據顏師古漢書比余注，則爲辮髮。依北史般悅國俗，則爲剪髮。蓋般悅本匈奴裔，西遷者。東胡如鮮卑、拓跋、蠕蠕等，在六朝時已有辮髮之俗。故南朝稱北魏爲索頭，滿洲蒙古之辮髮，從其舊也。我朝入關，下辮髮令，於是辮髮爲縲，徧中國矣。

穿耳

明陶宗儀輟耕錄云：「或者謂晉唐間人所畫士女，多不帶耳環，以爲古無穿耳者。然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爪揃，不穿耳。』自古已有之矣。」按說文謂「珥」卽「充耳」，則詩傳已言之。但充耳雖懸於耳，猶未足爲貫耳之據。釋名云：「穿耳施珠曰瑇。」此本出於蠻夷所爲，中國人效之耳。三國志注：「諸葛恪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杜甫詩：「玉環穿耳誰家女？」明爲漢唐來女子穿耳之證矣。

戒指

明都印三餘贅筆云：「世俗婦女，以金銀爲環，置諸指間，以作裝飾，謂之戒指。」案詩註：「古者后妃羣妾進御，女史書其月日，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旣御

者著於右手。」按今稱指環曰「戒指」，本此。

鴛衾

明陶宗儀輟耕錄云：「孟蜀主一錦被，其闊猶今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作二穴，若雲板樣。蓋以扣從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擁覆於肩，此之謂鴛衾也。」按詩人詠鴛衾，不過曰「繡鴛於衾」耳，不然亦取雙宿雙飛之意而已，不謂其織成衾樣也。宮闈由來淫侈，於此可見一般。

體語

古語如「不律爲筆」、「終葵爲椎」之類，謂之「體語」。按北齊書云：「徐之才好爲劇談體語。」封演聞見記謂「周顒好爲體語」。蓋古人用以諧謔談詭，爲一時之風習。

蘭閣

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云：「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并加需接，人人有悅色。惟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數胡人，爲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復無人。』任大喜悅。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羣胡同笑，四座皆懽。」按蘭閣，西竺譽人詞也。亦曰「蘭奢」。

脫空

宋稗類抄云：「放翁有客蓄妓於別室，偶以病少疏，妓頗疑之。客作詞自解，妓答詞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個先生教底？』是以脫空經爲說謊也。今亦以費盡勞力，一無成就爲脫空。」

黃六

明張萱疑隘云：「今人譚語謂給人者爲黃六，乃指黃巢兄弟六人。巢居第六而多詐，故目詐騙者爲黃六。」

六

張三影

宋張先，字子野，烏程人，工詩詞。有客謂之曰：「人皆謂公張三中，卽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爲張三影？」客不曉。公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嬾起，簾押卷花影；柳徑無人，墜飛絮無影。」蓋三影句皆公得意作也。

喫烟

明張岱夢憶云：「余少時，不識煙草爲何物。十年之內，老壯童稚，婦人女子，無不吃煙。大街巷盡擺煙桌，此草妖也。」按前明以喫煙爲怪事，今則風氣所趨，或且家置其具，無足奇也。

嗜茄

南史劉邕傳云：「邕性嗜食瘡茄，以爲味似鯪魚。嘗

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床，邕取食之。」按：今謂嗜好不當者曰「嗜痂」本此。

嗜爪

宋鄭樵負暄野錄云：「長慶末，權長孺流滯廣陵，將赴闕，羣公餞飲。有狂士蔣傅，言長孺有嗜爪之癖，乃於健步及諸傭保處得爪甚多，洗濯既清，以紙裹候長孺酒酣進獻。長孺欣然，餘涎流吻，連撮啖之。」按此與劉邕嗜痂同一異稟。

虎殘

宋史云：「朱泰家貧，鬻薪養母。虎負之去，朱厲聲曰：『食我不足惜，但毋無託耳！』虎遂棄泰而地，里人以為孝感，醮金遺之，目為虎殘云。」

虎酒

泰山下一虎，酣睡如死。旁有一食殘之狗，識者曰：「

此虎食狗而醉也。」虎以狗為酒，故虎食狗必醉。凡虎不傷醉人。聞人言一村夫入市醉歸，臨崖而睡，有虎來嗅之，虎鬚偶入醉者鼻中，醉者大噴嚏，其聲且震，虎驚躍，落崖斃。

餽餽不熟

宋高宗時，饔人淪餽餽不熟，下大理寺。優人扮兩士人相貌，各問其年。一曰甲子生，一曰丙子生。優人告曰：「此二人皆合下大理。」高宗問故。優人曰：「餽子餅子皆生，與餽餽不熟者同罪耳！」上大笑，赦原饔人。

換形

明季淮安府安東縣關聖廟僧，與徒共居。徒年二十許，會師他往，留徒在焉。有僧來止宿，年七十餘。明日設供祝其徒曰：「欲與師兄假一物，不審見允否？」曰：「須待師來。」越日又設供，語甚至，徒許諾。是夕

同寢，夜半排闥去。徒晨起出汲，鄰衆詫曰：「尊師何利？幾時飛錫到此？」徒曰：「小僧卽本廟某也。施主何以云此？」衆又詫曰：「不意如許少年，一夕遂成老醜。」徒歸引鏡自照，不勝悲憤。數年卒。

岱宗密雪圖

泰安州署廳事前有樓三間，正對泰山。明洪武初，有王叔明者，爲泰安牧，畫泰山之勝，張素絹於壁。興至輒一舉筆，凡三年而成，傅色多了。時濟南經歷陳惟允亦工於畫，與叔明相契厚。一日宵會，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曰：「其改此畫爲雪景乎？」維允以旣傅色難之。叔明曰：「吾姑試之。」以筆塗粉色，殊澁，惟允沈思良久，曰：「得之矣。」爲小弓夾粉筆彈之，粉落絹上，儼如飛舞之勢，皆相顧以爲神奇。叔明就題其上曰：「岱宗密雪圖。」

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八月印行

點標
聊齋全集(全四冊)

定價大洋九角

標點者 王 無 咎

出版者 東方書局

發行人 王 幼 堂

總發行所 上海九州書局

四馬路
中市

出	本	足	點	標	式	新	最
角二元一	冊一			集	全	嵐	紀
角二元一	冊三			集	全	盒	龔
元三洋大	冊四			集	全	石	王
元四洋大	冊四			集	全	明	王
版						陽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9843B



上海書店
冊數
售價 0.30

書店
冊數
售價 0.30

上海書店
冊數
售價 0.30

1615387